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 / 45 / 576
19 Octo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UN LIBRARY
UN/SA COLLECTION

第四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75

JAN 23 1994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 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将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行为特别委员会第 22 次报告递送给大会各会员国。报告是该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 1989 年 12 月 8 日第 44 / 48A 号决议第 20 和第 21 段向他提出的。本报告应与 1990 年 1 月 26 日和 6 月 12 日递送给大会各会员国的定期报告 (A / 45 / 84 和 A / 45 / 306) 一并审议。

目 录

	段 次	页次
送文函		4
一、 导言	1- 6	8
二、 工作安排	7- 22	9
三、 任务	23- 27	13
四、 特别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和证据	28-461	14
A. 一般情况	37-186	17
1. 一般事态发展和政策声明	37- 53	17
2. 与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反对占领有关的事件	54-186	23
(a) 被军队或以色列平民杀害的巴勒斯坦人 的名单		24
(b) 因占领而被杀害的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名单		36
(c) 与起义有关的其他事件	55-186	46
B. 司法, 包括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	187-255	83
1. 巴勒斯坦居民	187-235	83
2. 以色列人	236-255	96
C. 平民待遇	256-420	102
1. 一般事态发展	256-361	102
(a) 骚扰和人身虐待	256-280	102
(b) 集体惩罚	281-345	110
(c) 驱逐	346-353	132

目 录 (续)

	段	次	页次
(d) 经济和社会状况	354-361		136
2. 影响某些基本自由的措施	362-403		139
(a) 行动自由	362-473		139
(b) 宗教自由	374-375		143
(c) 言论自由	376-384		143
(d) 教育自由	385-403		146
3. 有关影响平民的移民活动的资料	404-420		154
D. 被拘留者的待遇	421-436		158
E. 并吞和移民	437-452		166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情况	453-461		171
五、 结论	462-487		175
六、 通过报告	488		187
附件、 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上已经建立、计划建立或正在建 立的移民点示意图			188

送 文 函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阿雷塞·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

先生，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谨随函附上其第 22 次报告，报告是按照大会关于特别委员会的决议，特别是设立特别委员会的 1968 年 12 月 19 日第 2443 号决议和大会最近延长特别委员会任期的 1989 年 12 月 8 日第 44 / 48A 号决议的规定所编写的。

本报告涉及的期间为 1989 年 8 月 25 日特别委员会第 21 次报告通过之日起至 1990 年 8 月 31 日。报告的根据是对被占领土人权状况有亲身经历的人士所作的口头证词以及从不同来源收集得来的书面资料。关于 1989 年 8 月 25 日至 11 月 30 日这段期间的书面资料已编入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44 / 48A 号决议第 20 段和第 21 段于 1990 年 1 月 10 日向你提出的定期报告 (A / 45 / 84) 中；关于 1989 年 12 月 1 日至 1990 年 3 月 31 日这段期间的口头证词和书面资料已编入特别委员会 1990 年 5 月 22 日向你提出的定期报告 (A / 45 / 306) 中。

特别委员会从这些口头和书面资料中择选了有关节录和摘要，已编入本报告。为了收集口头证词，特别委员会在日内瓦、大马士革、安曼及开罗再次组织了听证会，特别委员会继续监测以色列政府官员关于被占领土内的政策声明和为推行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特别委员会还进一步注意到在本报告期间致给你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特别委员会任务的信件，这些信件已作为大会和安理会文件分发，特别委员会还收到了各组织及个人提供的关于被占领土各方面情况的资料。

特别委员会在履行其使命的过程中，得到了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国家的政府和巴勒斯坦代表给予的合作。而以色列政府则继续无视向其发出的给予合作的请求。

在起草这份报告时，特别委员会力图向你展示被占领土上平民人权受到影响的全部真实情况。特别委员会希望通过此函，提请你注意若干值得特别提到的方面。

特别委员会第 22 次报告所载的资料反映由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平民及其斗争采取越来越具镇压性的措施，致使被占领土内紧张和暴力局势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造成这种极端紧张局势的原因是，以色列政府自 1967 年以来，顽固地推行并吞和殖民化政策，从而激起决心反抗这种侵害基本人权的政策的阿拉伯平民的抵抗。应当牢记占领本身就已构成对基本人权的侵害。

在审查所涉期间内，由于以色列滥用暴力，甚至不放过婴儿和老人，致使再次给各阶层的平民造成重大伤亡。自起义开始以来，已有上千人丧生，数万人受伤。为了镇压示威和罢工，驱散掷石的群众，或者仅仅是向无辜的过路者耀武扬威，以色列人经常任意开枪、殴打平民、向狭窄地区——甚至向门诊所或校园内——放催泪弹以及使用其他镇压手段，还有步骤地诉诸集体惩罚的办法，拆毁住宅事件显著增加，三番五次实行宵禁、蓄意推行经济上施加压力的政策，如突然进行税收检查、没收财产、拔掉树木、切断电力供应和电话线，断绝供水等。

除了经济、社会、保健等条件的恶化造成的肉体上的痛苦外，被占领土内的日常生活还伴随着心理上的折磨和羞辱。以色列士兵或移民的侵犯或挑衅行为使得人们经常感到惶恐不安，蒙受屈辱，尤其给较脆弱的年轻一代造成长期的创伤。由于长期和屡次关闭教育机构，这一代人还受到似乎企图故意降低教育和文化成就水平的行为的残害。除了教育自由方面的问题外，严厉的禁令还限制了人们行使其他基本权利，如自由活动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宗教自由的权利。

以色列继续违背《日内瓦第 4 公约》中的有关规定，以所谓的安全为由，推

行把阿拉伯人逐出被占领土的政策。另外，在审查所涉期间，数百名没有有效居留许可证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已被驱逐出去。不过，数月来以色列人以残暴的和羞辱人格的方式大规模推行的这种武断政策，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抗议浪潮的这一政策已停止实施，1990年6月已宣布一项新的军事政府政策，允许没有有效居留许可证的人居住在被占领土内。以色列不顾国际社会日益高涨的谴责浪潮，在审查所涉期间内继续向被占领土移民。

被占领土内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还明显地反映在司法领域内。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其中未成年人和妇女占很大比例，曾被拘留或仍被拘留（至1990年6月中旬，巴勒斯坦犯人达到10,416名，其中包括1,031名被行政拘留者），以色列这种做法常常是一种得不到足够法律保障的预防性拘留或行政拘留措施，而被指控杀人或虐待阿拉伯平民的以色列人却得到与其罪行的严重性极不相称的宽大处理。本已十分严峻的拘留状况仍在继续恶化，越来越多的人控告，囚犯，其中包括未成年囚犯，遭受酷刑和虐待，他们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和拘留所里，有时还被关押在以色列国内。

虽然由于以色列不肯合作，给特别委员会的工作造成了种种限制，但是特别委员会仍力求在这种限制许可的范围内，在定期报告（A / 45 / 84 和 A / 45 / 306）和目前的第22次报告中客观地反映被占领土内的人权状况。审查所涉期间内事态的急剧发展导致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严重威胁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再次努力说服以色列停止其在被占领土内影响人权状况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在此重申，希望本报告能使国际社会对平民的困境更加敏感，同时促使国际社会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改善被占领土现有的人权状况。

我谨以我的同仁和自己的名义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主席

达亚·佩雷拉

1990年9月13日

一、 导 言

1.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是按照大会 1968 年 12 月 19 日第 2443 (XXIII) 号决议成立的。根据这项决议，大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成员由三个会员国组成；请大会主席任命委员会成员；请以色列政府接待特别委员会，与委员会合作，为其工作提供便利条件；请特别委员会尽早并在以后需要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秘书长为特别委员会提供开展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便利条件。

2. 特别委员会成员如下：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委员会主席达亚·佩雷拉先生、塞内加尔驻伯尔尼大使和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利乌内·塞尼先生、南斯拉夫的德拉甘·约万尼奇先生。

3. 在 1990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阿利乌内·塞尼先生作为塞内加尔代表，出席了 5 月 21 日和 22 日的会议，然后，塞内加尔驻埃及特命全权大使沙姆斯丁·恩多耶先生出席了 5 月 24 日至 6 月 4 日的会议。在 1990 年 9 月 10 日至 13 日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顾问马马杜·曼苏尔·迪奥普先生代表阿利乌内·塞尼先生出席了会议。

4. 自 1970 年 10 月以来，特别委员会已呈交了 21 次报告。¹ 这些报告经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特别政治委员会然后向大会提出了报告。² 根据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建议，大会通过了 1970 年 12 月 15 日第 2727 (XXV) 号决议、1971 年 12 月 20 日第 2851 (XXVI) 号决议、1972 年 12 月 15 日第 3005 (XXVII) 号决议、1973 年 12 月 7 日第 3092A 和 B (XXVIII) 号决议、1974 年 11 月 29 日第 3240A 和 3240C (XXIX) 号决议、1975 年 12 月 15 日第 3525A 至 D (XXX) 号决议、1976 年 12 月 16 日第 31/106A 至 D 号决议、1977 年 12 月 13 日第

32/91A 至 C 号决议、1978 年 12 月 18 日第 33/113A 至 C 号决议、1979 年 12 月 12 日第 34/90A 至 C 号决议、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 35/122A 至 F 号决议、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 36/147A 至 G 号决议、1982 年 12 月 10 日第 37/88A 至 G 号决议、1983 年 12 月 15 日第 38/79A 至 H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95A 至 H 号决议、1985 年 12 月 16 日第 40/161 号 A 至 G 号决议、1986 年 12 月 3 日第 41/63A 至 G 号决议、1987 年 12 月 8 日第 42/160A 至 G 号决议、1988 年 12 月 6 日第 43/58A 至 G 号决议、1989 年 12 月 8 日第 44/48A 至 G 号决议。

5. 在第 44/48A 号决议中，大会决定将特别委员会的名称改为“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

6.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以下决议起草的：大会第 2443 (XXIII) 号决议、第 2727 (XXV) 号决议、第 2851 (XXVI) 号决议、第 3005 (XXVII) 号决议、第 3092B (XXVIII) 号决议、第 3240A 和 3240C (XXX) 号决议、第 3525A 和 3525C (XXX) 号决议、第 31/106C 和 31/106D 号决议、第 32/91B 和 32/91C 号决议、第 34/90A 至 C 号决议、第 35/122C 号决议、第 36/147C 号决议、第 37/88C 号决议、第 38/79D 号决议、第 39/95D 号决议、第 40/161D 号决议、第 41/63D 号决议、第 42/160D 号决议、第 43/58A 号决议和第 44/48A 号决议。

二、 工作安排

7. 特别委员会继续按照第一次致秘书长的报告中的议事规则开展工作。³ 达亚·佩雷拉先生继续担任主席。

8. 1989 年 11 月 6 日，特别委员会主席向以色列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电报，转达了特别委员会对以色列当局向贝特萨胡尔镇的巴勒斯坦平民采取镇压措施的深

切关注，以及对以色列国防军禁止陪同亚美尼亚、希腊东正教及耶路撒冷天主教会等主教们的教会人员进入贝特萨胡尔这一事件的关注。

9. 特别委员会于 1990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系列会议。会上，特别委员会审查了大会第 44 / 48A 号决议的通过赋予它的任务。大会按照这项决议请特别委员会，在以色列早日结束占领以前，继续调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和自从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实行的政策和做法，并视情况需要，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商，以确保这些被占领土内居民的福利和人权，并尽早及在以后需要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同时就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现状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10. 特别委员会决定继续实行其监督被占领土内情况的制度，并根据第 44 / 48A 号决议第 22 段，特别注意关于被拘留平民的待遇的情况。特别委员会审查了关于被占领土现状的资料。还收到了各国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寄来的与它的任务有关的一些信函。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了约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和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寄来的与本报告有关事宜的几封信件。

11. 特别委员会听取了被赶出占领区的人士的证词，他们提供了有关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占领区的人权状况的情况。特别委员会还审议并完成了一份定期报告 (A / 45 / 84)，所涉时期为 1989 年 8 月 25 日至 11 月 30 日。特别委员会还就本年的工作安排作出决定。同意致函埃及、约旦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三国政府，以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求得它们的合作。特别委员会还同意致函巴勒斯坦观察员和国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后，特别委员会决定在下一轮系列会议上，它将在该地区召开听证会，以便记录有关的资料或证据。

12. 1990 年 1 月 10 日，特别委员会致函秘书长，请他从中干予，确保以色列政府予以合作。

13. 同样在 1 月 10 日，特别委员会还致函埃及、约旦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请求他们给予合作，并向他们通告了特别委员会将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召开听证会的意图。

14. 特别委员会还向巴勒斯坦观察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出了同样的函件。

15. 埃及、约旦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政府随后复函特别委员会，重申他们愿意继续与特别委员会合作。

16. 特别委员会在日内瓦（1990年5月21-22日）、大马士革（1990年5月24-26日）、安曼（1990年5月27-31日）和开罗（1990年6月2-4日）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上，特别委员会审查了有关1989年12月至1990年3月在被占领土内事态发展的情况。它还收到了各国政府、组织以及个人寄来的与它的任务有关的一些信函。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了约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和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寄来的与本报告有关的几封信件。1990年5月22日，特别委员会主席致电秘书长，就一名以色列平民于1990年5月20日大量杀害巴勒斯坦人，导致7人死亡一事以及随后发生的暴力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众多巴勒斯坦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转达特别委员会的深切关注。特别委员会在日内瓦、大马士革、安曼和开罗听取了刚从西岸、加沙地带和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返回或在那里居住的人就那些地区的局势所作的证词。

17. 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 Dia El-Fattal 先生在大马士革接待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还同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 Najdi El-Jazzar 先生进行了磋商，并收到了一份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人权现况的报告。特别委员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逗留期间，视察了库奈特拉城，在那里会晤了库奈特拉省总督 Abdul Menem Hammoyah 先生，他提供了有关以色列在被占领的戈兰高地镇压阿拉伯叙利亚平民的行为。

18. 在安曼，特别委员会受到了外交部被占领土事务司司长

Ahmed Qatanani 先生的接待，并接到一份该司起草的关于被占领土状况的报告。在安曼逗留期间，特别委员会会唔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特别委员会分别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占领土司、经济事务司、教育和高等研究司得到一系列关于被占领土状况的报告和统计数字。特别委员会还视察了穆斯林医院和巴勒斯坦军队医院。

19. 在开罗，特别委员会受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马吉德先生的接待。它还会唔了外交部国际组织事务司司长 Monir Zahran 先生和巴勒斯坦事务司司长 Ibrahim Mostafa 先生。特别委员会还会唔了加沙总督 Salana 少将，他提供了关于加沙地带状况的资料，特别委员会还会唔了巴勒斯坦在开罗代表 Saïd Kamal 先生。特别委员会还视察了巴勒斯坦红新月医院，在那里会唔了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主席 Fathi Arafat 博士。

20. 特别委员会还审议并完成了一份定期报告（A / 45 / 306），补充了前一份定期报告（A / 45 / 84）中所载的资料。它决定，所有与其任务有关的进一步资料和证据将与委员会的结论一并收入特别委员会目前这份报告之中。

21. 1990 年 5 月 22 日，特别委员会主席将定期报告（A / 45 / 306）递送秘书长，报告所涉时期为 1989 年 12 月 1 日至 1990 年 3 月 31 日。报告的根据是从不同来源收集的书面资料——特别委员会从这些资料中选出有关的节录和摘要并将其编入报告——和委员会在 1990 年 1 月召开的前一轮会议上得到的口头证词。

22. 特别委员会于 1990 年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日内瓦再次召开会议。会上，特别委员会审议了关于自 1990 年 4 月至 8 月被占领土事态发展的资料。它还收到了各国政府、组织及个人寄来的与其任务有关的一些信函以及在前几轮会议上收集的证词记录。特别委员会注意到约旦常驻代表寄来的与它的任务有关的几封信件。它于 1990 年 9 月 13 日审议并完成了目前这份报告。

三、 任务

23. 大会在其题为“在占领的领土内尊重及实施人权”的第 2443 (XXIII) 号决议中决定，成立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个会员国组成。

24. 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正如上述决议和后来的决议所规定的那样，是“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

25. 特别委员会在解释其任务时决定：

(a) 所谓占领区领土是指以色列占领下的各地区，即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以及西奈半岛。1974 年 1 月 18 日埃及——以色列部队《脱离接触协定》和 1974 年 5 月 31 日以色列部队和叙利亚部队《脱离接触协定》实施后，上述占领地区的界线已按各协定所附地图加以变更。根据 1979 年 3 月 26 日签订、1979 年 4 月 25 日生效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国的和平条约》，埃及被以色列军队占领的领土再次变更。1982 年 4 月 25 日，根据上述协议中的规定，仍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埃及领土被归还给埃及政府。所以，本报告内视为被占领土的，是指仍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即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西岸，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加沙地带；

(b) 大会第 2443 号决议 (XXIII) 所涉及的和以及因此成为特别委员会调查对象的人，是指那些居住在因 1967 年 6 月发生敌对事件而被占领的地区内的平民和本来居住在被占领地区、但由于敌对行动而迁离的平民。但是，委员会注意到，大会第 2443 号决议 (XXIII) 提到的是“平民”，并没有限定是被占领土内哪一部分居民；

(c) 被占领土上居民的人权由两个要素组成，即安全理事会 1967 年 6 月 14 日第 237 (1967 年) 号决议所提到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其次是根据国

际法在军事占领下和被俘等特殊情况下应受到保护的權利。根据大会第 (XXVII) 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还必须对以下指控进行调查: 开发和掠夺被资源、掠夺被占领土考古和文化遗产、干涉在被占领土圣地朝圣的自由;

(d) 关于特别委员会调查范围内的侵害人权的“政策”和“行为”, 在这方面, 是指以色列政府作为其公开或隐秘的意图的一部分而有意识地采取和任何行动方针; 而“行为”则是指那些无论是否在执行政策, 但都反映了以色列对待被占领土平民的一种行为模式。

本报告中所使用的地名是原始资料来源所用名称, 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了任何意见。

26. 特别委员会自成立以来, 是依据以下国际文书来解释和执行其任务

(a) 《联合国宪章》;

(b) 《世界人权宣言》;

(c)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⁴

(d)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⁵

(e) 1954 年 5 月 14 日《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

(f) 1899 年和 1907 年《关于陆战法规和惯例的海牙公约》;⁷

(g)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约》。⁸

27. 特别委员会所依据的还有联合国各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经合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被占领土平民状况的各项决议以及联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有关决议。

四、 特别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和证据

28. 特别委员会在执行其任务的过程中, 依据以下资料来源:

- (a) 对被占领土居民状况有亲身经历的人士的证词;
- (b) 以色列报刊有关该政府负责人士言谈的报导;
- (c) 其他新闻媒体的报导, 包括被占领土和以色列的阿拉伯文报刊和国际报刊。

特别委员会还收到了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两国政府以及巴勒斯坦观察员的书面声明。

29. 约旦政府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有关以色列移民行动、没收土地、袭击阿拉伯平民及其财产的各种月度报告。它还提交了一份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侵害人权行为的报告, 报告是由外交部巴勒斯坦事务部起草的, 所涉时期自 1989 年 5 月至 1990 年 4 月底。这份报告载有关于没收土地、建立新移民点、涉及移民的事件、司法、驱逐妇女儿童、枪击阿拉伯居民、影响教育机构的关闭做法等方面的资料。

3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一份叙利亚外交部起草的关于以色列侵害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居民人权行为的报告。这份报告特别讲述了以色列在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行为。报告谈到以色列继续推行犹太化和吞并戈兰高地的政策、切断戈兰高地与阿拉伯叙利亚人民的历史联系, 导致以色列继续建立和扩大移民点, 新移民不断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报告提供了关于最近在戈兰高地建成的移民点以及以色列企图在今后几年中增加移民数量的情况。它还进一步谈到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阿拉伯叙利亚平民土地遭到没收; 此外, 报告还收入了关于以色列掠夺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水资源的资料。报告中有若干章节涉及社会—经济变化, 这些变化给这个地区造成了影响, 导致农业——包括畜牧活动——工业、教育的衰退, 阿拉伯工人得不到公平的工作和就业条件, 健康状况严重恶化等。报告进一步介绍了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发生的各种侵害人权行为, 其中包括酷刑、谋杀以及残忍和非人道的待遇。最后, 报告中还包括一份从被

占领的戈兰高地抓去的 22 名被拘留者名单，他们自 1986 年以来，一直被监禁在以色列国内。

31. 特别委员会还收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各部呈交的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中可以提一下的是被占领土事务部呈交的报告，这份报告收入了有关自起义开始至 1990 年 5 月 20 日死伤和被捕的巴勒斯坦人的资料。报告进一步提供了关于各种侵害平民人权行为的资料，例如宵禁，禁止旅行、切断电话和电源、袭击住宅、驱逐、拆毁和查封民宅、采取有害于农业的措施、没收土地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占领土事务部提供的资料还包括一份分析报告，分析了起义对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宗教结构的影响。特别委员会还收到各种关于被占领土教育状况的文件，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教育和高等研究部呈交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包括一份自 1990 年 2 月 1 日至 1990 年 5 月 8 日被关闭的学校名单，还叙述了其他侵害教育自由的措施，如袭击学校、殴打学生、骚扰教师、把教学楼用作营房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占领土事务部还呈交了一份报告，介绍了被占领土工业部门的状况。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呈交的其他几份文件分别介绍了被占领土平民的人权状况的各个方面，例如起义期间巴勒斯坦儿童的状况、吸毒问题，以色列占领对巴勒斯坦文化机构的影响、被占领土内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保健和社会状况等。

32. 另外，特别委员会还收到政府间组织——如有关专门机构和区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个人和政府关于被占领土状况的书面资料。特别委员会在会议上收到了从被占领土内部来源和世界若干地方直接寄来或由秘书长递交的几封信函。在需要时，特别委员会还注意这些信函中所载资料的发展情况。

33. 特别委员会在 1990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举行的会议期间，分别在日内瓦、大马士革、安曼和开罗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会上，特别委员会听取了 54 名对被占领土人权状况有亲身经历的人士的证词。这些证词载于文件

A / AC.145 / RT.530、532-545，并将反映在下文中。

34. 特别委员会还特别注意依据以色列报刊上所载的那些以色列政府没有予以驳斥或该政府通常认为可靠的消息。

35. 以下段落载有特别委员会审查的资料概要，分列如下：

- (a) 一般情况；
- (b) 司法、包括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
- (c) 平民待遇；
- (d) 被拘留者的待遇；
- (e) 并吞和移民；
-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情况。

36. 这些资料分为口头证词和书面资料。特别委员会为了遵守联合国报告限制篇幅的规定，尽力用最简明扼要的方式编辑这些资料。口头证词已被浓缩为一般反映这些记录的内容，因为证词全文记录已收入文件 A / AC.145 / RT.530、532-545 之中。本报告还力求摘录书面资料。这些书面资料更详细地反映在可在秘书处档案中查到的特别委员会文件中。

A. 一般情况

1. 一般事态发展和政策声明

[37. 1990 年 4 月 2 日报道了自起义开始以来在被占领土上被杀害的人数。据报有 317 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杀害。在同一个时期，10 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 9 名以色列平民被巴勒斯坦人打死。在以色列境内，23 名以色列平民和 4 名士兵被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打死，至少有 5 名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

平民被以色列平民打死。(《国土报》，1990年4月2日)

38. 4月3日，据报以色列国防军决定，将监禁被占领土被拘留者的施的管理权移交给军警官员。受这项措施影响的拘留设施有 Ketziot (该设一名军事警察官员接管)、Dahiriya, Far'a 和安萨尔 2 号 (在加沙) (这些在一个月內由军警接管)。所有这些设施关押着 6, 000 多名被拘留者 (《国土报》，1990年4月3日)

39. 4月9日，据报自从起义开始以来，共有 783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一方面，据报由西岸移民组成的一支后备役部队最近奉命在希伯伦地区的南现役。据报派移民部队在西岸投入现役的决定是中部军区司令 Yifzhak Mo 作出的，并得到了参谋长和前国防部长拉宾的批准。据报这是最近两年里第遣由移民组成的“地区防卫部队”在被占领土投入现役。(《黎明》周刊，报》，1990年4月9日)

40. 5月1日，一名在加沙地带服役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报告，“在贾发生事件后，在过去几天内又开始在加沙地带实行殴打政策。”这位军官说，地两天内前所未有的冲突中，大约有 90 名居名被手持警棍的国防军部队打勒斯坦的消息来源说，几十人因四肢骨折或头部负伤而住进加沙的医院。

41. 5月18日，据报瑞士和美国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起义最初两年中以下的巴勒斯坦儿童伤亡数字报告。据这份报告说，在这段期间，有 159 被杀害。大约 5 万名儿童受伤。据报在被杀害的儿童中，52%并未参加任何行为，而且遇害时并不在抗议活动的现场附近。28%是在观看或路过示威现悬挂旗帜、设置路障等等时被打死的。只有 19%的儿童是在投掷石块时的。据报 5, 000 名儿童在自家被破坏后一直无家可归。根据以色列消息来—美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尚未与国防军掌握的数据加以核对，在发表前也未色列当局。以色列人权活动分子也批评这份报告，说它具有倾向性，其意图

造成一种印象，即杀害儿童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政策。（《国土报》，1990年5月18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21日）

42. 6月6日，Dedi Zucker议员致函总理兼代理国防部长沙米尔，声称以色列国防军在被占领土上使用的包一层橡皮的金属子弹在过去3个月中使6名青年死亡。他要求停止使用这种子弹。据Zucher议员说，从步枪中射出的金属子弹，其速度大于从霰弹筒中射出的橡皮子弹。他写道，这一点以及可能发生的违反射击规定的情况，是这种射弹最近造成伤亡的原因。（《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7日）

43. 6月19日，据报Betzelem（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人权中心）致函国防部长，要求调查1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事件，据说他们是继里雄莱锡安枪杀事件后在1990年5月20日至31日在被占领土发生的冲突中被近距离击毙的。根据证词，包括医生报告和亲属的陈述，许多死者头部和颈部遭到枪击。Betzelem引用的一份陈述叙述了19岁的母亲Shifa al-Hamas被枪击——中了三颗子弹——的情况，她是为救走一名受伤青年，离开在拉法难民营的家去寻找救护车时被打死的。在另一份证词中，来自加沙的Jamil Musbah说，一位边境警察殴打他，并向他射击，他的儿子抗议警察如此对待他父亲，这位警察在25米开外的地方将其子击毙。军方消息来源说，他们正在调查每起事件的情况。（《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9日）

44. 6月24日，据报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增加西岸主要道路上的观察哨所和巡逻队，主要道路中包括耶路撒冷至希伯伦、耶路撒冷至Maaleh Adumin和贯穿撒马利亚的道路。阿伦斯还宣布了在地希舍与Al-Arub难民营和图勒卡尔姆及其附近的Nur Shams难民营旁边修筑道路的计划。据报目前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移民在西岸道路上的安全。（《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4日）

45. 6月28日, 据报以色列国防军已开始执行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宣布的新方针, 即加强西岸四条主要公路的安全, 加强国防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这些公路是贯通撒马利亚地区的公路, Beit-El-Hebron 公路、Maaleh-Adamin-Jerusalem 公路和 Beif-Horon-Givat Ze'ev 公路。与此同时, 军法署署长开始对国防部长关于在犹太人移民点建立一支民防力量——这支力量与在以色列国内存在的民防力量相似——的方针所涉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审查。(《国土报》, 1990年6月28日)

46. 7月1日和2日, 据报国防部当局命令军法署署长审查对起义领导人执行的新惩罚措施所涉法律方面的问题。这项措施被称为“有条件的流放”。根据这项措施, 起义领导人将被从原居住区放逐到被占领土上的另一个区域, 流放一个固定的时期, 家人不得随同。流放期内, 这些人将受到严密监视: 如果他不再从事起义活动, 流放期满后准许他返回家乡; 但是如果他继续进行活动, 他将被放逐到另一个地区。据治安部门的消息来源说, 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已批准这项新措施, 据报这项措施是要取代将起义领导人驱逐国外的措施, 因为高等法院对国防部当局的决定进行干涉, 后面这项措施“已经失效”。另一方面, 据报军法署署长办公室也在审查国防部打算颁布的一项新命令所涉法律方面的问题, 这项命令是责成被占领土上每一位曾从其住宅扔出过石块的房主在房顶上竖立一道2.5米高的围栏。房主必须锁上房顶入口, 如有石块从他的房顶掷出, 责任由他承担。(《国土报》, 1990年7月1、2日)

47. 7月5日, 据报西岸民政管理部门最近试图通过一系列设施, 改善该地区的气氛。民政管理部门领导 Y.Erez 准将7月4日在视察杰宁时宣布, 凡想从军事政府那里获得出国许可或任何其他同意和许可的60岁以上者, 再也无需获取一份表明已缴纳税款的盖有印章的表格。从现在起, 这类表格的有效期将从一个月改为两个月。Erez 准将在会见杰宁市长时说, 为了在穆斯林节日宰牲节之际作出—

种特殊的善意姿态，最近批准了好几份要求家庭团聚的申请。他还说已命令部队在节日期间不实行宵禁，并减少与居民们的磨擦。对于加沙地带的居民，南部军区司令 Matan · Vilnai 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5 日）

48. 7 月 11 日，据报道，大赦国际 1990 年的报告指控说，以色列军队枪杀了 260 多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其中包括儿童，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表明滥用武力和故意杀人情况下”犯下这些罪行的。这份报告发表后，司法部在一份官方性答复中说，“以色列在该地区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而大赦国际“利用以色列这个独特之处，用材料证明它所认为的该政府弊端。”它还说关于被占领土起义的描述“是不完全和令人误解的，”因为它没有指出下令杀死 130 多名巴勒斯坦人并且绑架和虐待其他人的组织正是巴解组织和哈马斯运动组织。司法部断然否认以下指控，即以色列鼓励故意杀人以及对（以色列军队或平民）开枪打死人事件不进行调查并审判肇事者。司法部还否认对既决罪犯使用“政治犯”一词。司法部说：“在以色列，没有人仅仅因为表达非暴力的政治意见，就被监禁或行政拘留。”（《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11 日）

49. 7 月 15 日，以色列人权组织 Betzelem 发表了一份题为“保安部队在被占领土上开火”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所说，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开枪打死了 600 多名巴勒斯坦人，而他们所接到的命令只允许朝腿部开枪，遇武装进攻的情况除外。即使有些人是在符合开枪条件的情况下被打死的，但是仍有数百人的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在提到以色列国防军关于被枪杀的巴勒斯坦儿童的统计数字时，该报告说，以色列国防军队为几乎 50% 的情况属于士兵违反了开枪命令。报告引用的统计数字表明，至 1989 年 12 月底，以色列士兵被指控犯下 12 起枪杀事件，至此以色列军队已杀害了 574 名巴勒斯坦人。报告说，军方对枪杀事件的调查几乎完全根据士兵的口述，而这种口述经常是失实的。关于军队的开火规定，报告说，规

定中有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军官向部队下达的简令和军官所作的说明使得命令乱上加乱，弄不清什么情况下允许开枪，什么情况下禁止开枪。开火政策已扩大到允许向蒙面青年和设置路障者开枪；而这是与军事命令相违背的，军事命令规定只有在试图逮捕重大罪行嫌疑犯时才能开枪。报告引用了目击者的口述，据他们说，巴勒斯坦逃犯在被证实是通缉犯后，遭到枪击。塑料子弹据称不会致命，但在许多情况下证明，它能够致人于死地。至 1990 年 3 月，在保安部队开枪打死的 375 名巴勒斯坦人中，就有 128 人 是被塑料子弹打死的。然而塑料子弹使用条令的规定则比实弹使用条令更宽。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位发言人对 Betzelem 的报告作出答复，断然否认它的调查结果，声称它被“不准确的材料所迷惑”。但由于高等法院正在受理一项对开枪命令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的诉状，因此整个事件正审理中，这位发言人也无法再作任何详细说明。（《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16 日）

50. 8 月 2 日，Betzelem 发表了起义牺牲者的最新数字。根据这些数字，自起义开始至 1990 年 7 月底，共有 676 名巴勒斯坦人被保安部队枪毙和杀害，其中包括 158 名未超过 16 岁的儿童。有 31 位巴勒斯坦人是被以色列平民杀害的，8 人被与以色列勾结的巴勒斯坦人杀害。同一时期内，10 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 9 名以色列平民，其中包括 3 个婴儿在被占领土被杀害。据联合通讯社报导，在同一时期内，有 243 名巴勒斯坦人因涉嫌与以色列当局勾结而被其他的巴勒斯坦人杀害。根据 Betzelem 公布的数据，自 1990 年 1 月以来，在被占领土上被保安部队杀害的人数大量减少。然而，被其他巴勒斯坦人杀害的巴勒斯坦人的数量却有所增加。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说，国防部长关于从难民营撤走国防军部队的命令以及“夏季探望”活动（让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亲属前往被占领土探望亲人）对减缓紧张局势和减少导致伤亡的示威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国土报》，1990 年 8 月 2 日）

51. 8 月 14 日，据报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奉命驱散任何声援伊拉

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示威活动。(《国土报》，1990年8月14日)

52. 8月23日，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宣布了一系列关于取消对被占领土居民限制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允许带进被占领土相当于500约旦第纳尔的货币，无需申报（在这之前允许带入的金额是300第纳尔）。每个人还可以申请另外带入1,000第纳尔。证明居民不负任何税款的表格（以便获得许可证），其有效期将从两个月延长到四个月。国防部长阿伦斯告诉阿拉伯商人一家新银行将获准在这块领土上开业。(《国土报》，1990年8月24日)

53. 8月24日，据报根据 Betzelem 的报告，在过去十年中，向西岸居民发放的建筑许可证数量从每年2,000张减少到400张，由于这个原因，约有1.3万幢住房是未经许可建成的，因此有被拆毁的危险。国防部人士说，最近已决定大幅度增加发放的建筑许可证，并且扩大允许建房的区域范围。至于拆毁非法建筑的住房问题（1990年前6个月内共有115幢住房被拆毁），国防部人士说，每幢房屋将根据不太严格的新规定来处理。(《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24日)

2. 与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反对

占领有关的事件

54. 下表列出1990年4月1日至1990年8月31日期间在占领区内被杀的巴勒斯坦人的细节以及各报刊报导的关于他的死亡的情况。表内所用的报刊缩与如下：

AF 《黎明》周刊

H 《国土报》

JP 《耶路撒冷邮报》

(a) 被军队或以色列平民杀害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单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1990 年 4 月 5 日	Nayef Salah Hassin al-Araja(23)	拉法	在冲突中被部队打死。 (H, JP, 1990 年 4 月 6 日; AF, 1990 年 4 月 9 日)
1990 年 4 月 5 日	Mustafa al-Jaru(15)	Jalazun 难民营	在部队与掷石者冲突期 间, 被部队用橡皮衣金 属子弹打死。巴勒斯坦 人权组织“Al-Haq”后来 声称, 该青年(他们称 他 Mus-tafa Shrakeh) 是在被身着便衣的安全 总局人员发现后, 无缘 无故地被一名狙击手故 意射杀的, 当时, 该狙 击手既没有发出警告, 也没有发出站住的命 令。(H, JP, 1990 年 4 月 6 日; AF, 1990 年 4 月 9 日; JP, 1990 年 4 月 12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4 月 18 日	Ghazi Abu Mustafa(20)	汗尤尼斯 难民营	在一次掷石事件中被部队打死。据知他是一名穆斯林活动分子。(H, JP, 1990 年 4 月 19 日; AF, 1990 年 4 月 23 日)
1990 年 4 月 23 日	Yussef Attia al-Kishawi(13)	Shati 难民营	在与部队冲突时受伤, 后送医院死亡。(H, JP, 1990 年 4 月 24 日; AF, 1990 年 4 月 30 日)
1990 年 4 月 23 日	Mussa Muhammad al-Alami(14)	希伯伦附近 的 Beit Umar	前一天在与部队的冲突中受伤, 后死于医院。(H, JP, 1990 年 4 月 24 日; AF, 1990 年 4 月 30 日)
1990 年 4 月 26 日	Abdullah Ibrahim Abdullah(25), Khaled el-Aswad (35)和 Muhammad IbrahimAli Sama'an(24)	Jabaliya 难民营	在一支宗教队伍从 Jabaliya 公墓返回途中发生的暴力冲突中被打死。(H, JP, 1990 年 4 月 24 日)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1990 年 4 月 26 日	Maher Shalabi Suleiman(17)	Kabatiya	受伤送入医院，后不治死亡。(H, JP, 1990 年 4 月 27 日；AF, 1990 年 4 月 30 日)
1990 年 5 月 2 日	Abdel Latif Mustafa (或 Sakka)(23)	汗尤尼斯	未遵从站住的命令，企图逃跑时被部队打死。国防军一位发言人说，部队完全遵守了开枪程序。(H, JP, 1990 年 5 月 3 日)
1990 年 5 月 5 日	Muhammed al- Masri(25)	Tulkarem 难民营	在冲突中被部队打死。自起义以来，他一直被保安部队通辑。(H, JP, 1990 年 5 月 6 日；AF, 1990 年 5 月 14 日)
1990 年 5 月 6 日	Mahmud Khaled Hamzi Mussa(18)	拉法	被遭到石击的部队打死。(H, JP, 1990 年 5 月 7 日)
1990 年 5 月 10 日	Said Mahmud Hamed(24)	Beit Hanun	在冲突中被部队打死。(H, JP, 1990 年 5 月 11 日；AF, 1990 年 5 月 14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10 日	Ziad Hijazi Al Rajabi(14)	希伯伦	在前一天, 他的头部被士兵用数发子弹击伤, 后在 Hadasseh 医院死亡。 (AF, 1990 年 5 月 14 日)
1990 年 5 月 11 日	Wafa' Abdel Hadi Ajaj(5)	Ramallah 附近的 Deir Jarir	据报一辆国防军吉普车将他撞倒轧死。 (AF, 1990 年 5 月 14 日)
1990 年 5 月 14 日	Hamis Abdel Rahman(19)	Shati	被遭到蒙面青年袭击的部队打死。(H, 1990 年 5 月 15 日)
1990 年 5 月 15 日	Samih Awad Abu Sheikh(14)	Kalkilya	1990 年 5 月 13 日, 被一位其汽车遭到石击的移民开枪打伤, 后在医院死亡。(H, JP, 1990 年 5 月 16 日; AF, 1990 年 5 月 21 日)
1990 年 5 月 17 日	Muhammad Abu Zaineh(46)	希伯伦	吸入催泪毒气后死亡。据军方消息来源说, 其死亡原因是心脏病发作。(H, JP, 1990 年 5 月 18 日; AF, 1990 年 5 月 21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18 日	Issam al-Mugh-rabi(13)	Balata 难民营	在冲突中被部队打死。 军方消息来源称, 死者 18 岁。(H, JP, 1990 年 5 月 20 日; AF, 1990 年 5 月 21 日)
1990 年 5 月 20 日	Suleiman Abu-Anza(22), Imad Ahmed Dahaliz, Ziad Zeidan Amor(35), Ziad Mussa Sawayed(22), Imad Muhammad Salem Barakat(43), 以及另外两名身份 不明者	加沙 拉法 汗尤尼斯 拉法 加沙	这 7 名工人是被一位后 来称作 Ami Popper (21) 的以色列平民谋杀 的, 他是一位退役士兵, 后被逮捕。7 名受害者 是来自加沙地带的工人, 与他们同伙来的有 50 至 100 名工人, 正等待一家 位于特拉维夫南部里雄 莱锡安镇外的合资企业的 以色列雇主雇佣。(H, JP, 1990 年 5 月 21 日)
1990 年 5 月 20 日	Shifa Naim al-Hamas(20), Ismail Abdallah Saker(17), Wahil Badra(15),	拉法 拉法 Shati	继 7 名阿拉伯工人在里 雄莱锡安被杀害后爆发的 暴力冲突中被部队打死。 (AF, H, JP, 1990 年 5 月 21 日)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Musa Hussan(28),	Shati	
	Khaled Hamadouna	Sheikh	
	(20),	Radwan	
	Hussan Nazaal(14),	Kabatiya	
	Mahmud Ali al-	Halhul	
	Zamari(21)		
1990 年	Safia Jargul	汗尤尼斯	在冲突中被部队打死。
5 月 21 日	((或)Jarjun)(55),		(H, JP, 1990 年 5 月
	Menal Alderi(16),	Sabra	22 日)
	Imad al-		
	Ata'amna(22),	拉法	
	Rusmiya Ali		
	a-Tullah(55)	加沙	
1990 年	Ata Ali Abu	Bani Suheila	被一支国防军巡逻队打
5 月 22 日	Sha'aban(20)		死。(H, JP, 1990 年
			5 月 23 日; AF, 1990
			年 5 月 28 日)
1990 年	Nija Mussa Abu	拉法	显然是在与以色列平民
5 月 22 日	Sabaleh(21)		冲突时负伤, 两天后在
			医院死亡。(H, JP,
			1990 年 5 月 23 日;
			AF, 1990 年 5 月 28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22 日	Ahmed Nail Masabeh(18)	Zeitun (加沙)	在冲突中被部队打死。 (H, JP, 1990 年 5 月 23 日 AF, 1990 年 5 月 28 日
1990 年 5 月 22 日	Raled Zaloun (44)	希伯伦	被士兵殴打后, 心脏病 作死亡。根据另外的消 来源, 死亡原因是吸入 催泪毒气。(H, JP, 1990 5 月 23 日)
1990 年 5 月 24 日	Muhammad Halhuli(15)	Ramallah 附近的 Kibiya	在村里的一次行动中被 队打死。(H, JP, 19 年 5 月 25 日; AF, 19 年 5 月 28 日)
1990 年 5 月 27 日	Iyad Mahmud Abu Diab(18)	Deir el Balah	在暴力冲突中被部队 死。(H, JP, 1990 5 月 28 日; AF, 19 年 6 月 4 日)
1990 年 5 月 28 日	Budur Karadeh (42)	纳布卢斯	这位妇女在家门前站 时被部队打死。当时 队正在向掷石者射 (H, JP, 1990 年 5 31 日; AF, 1990 年 月 4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31 日	Taleb Saruji (14)	Tulkarem 难民营	在冲突中被部队打死。 (H, JP, 1990 年 6 月 1 日; AF, 1990 年 6 月 4 日)
1990 年 6 月 1 日	Ahmad A- Tanib(16)	Tulkarem 以南的 Irtah	在部队与掷石者的冲突中 被部队打死。(H, JP, 1990 年 6 月 3 日)
1990 年 6 月 5 日	Ahmed Salama (10)	Askar 难民营	在一次掷石事件中, 被发 射橡皮衣金属子弹的部队 打死。(H, JP, 1990 年 6 月 6 日)
1990 年 6 月 5 日	Rami Kamhiya (14)	纳布卢斯	被向蒙面青年开枪的部队 打死。(H, JP, 1990 年 6 月 6 日)
1990 年 6 月 11 日	Jamal al- Aklik(19)	纳布卢斯	在部队袭击一伙被通缉青 年时被部队打死。(H, JP, 1990 年 6 月 12 日)
1990 年 6 月 20 日	Mohammad Fatafta(23)	东耶路撒冷 的 Silwain	在与边防警察的冲突中被 打死。(JP, 1990 年 6 月 21 日)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1990 年 6 月 22 日	Zuhri Mohammed Shuweiki(17)	Silwan	在与边防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JP,1990 年 6 月 24 日)
1990 年 6 月 22 日	Rushdi Abu Ammuz(57)	Silwan	吸入催泪毒气后,在医院死亡。在骚乱中,一颗催泪弹被投掷在他的住宅附近。(JP,1990 年 6 月 24 日)
1990 年 6 月 25 日	Zahiya al- Musaimi(9)	Tulkarem 难民营	1990 年 6 月 23 日,在部队向掷石者开枪时负伤,后在医院死亡。(H,JP,1990 年 6 月 26 日)
1990 年 6 月 25 日	Hiyam Kh'alil (25)	Tulkarem 难民营	在继 Zahiya 死亡的报道发表后发生的冲突中被部队打死。(H,JP,1990 年 6 月 26 日)
1990 年 7 月 5 日	Rafa'ah Alyam (17)	Shati 难民营	在一家开罗医院作脑手术时死亡。她在 1990 年 6 月 15 日被子弹击中,当时在位于加沙的她就学的学校中,发生了与部队的冲突。(JP,1990 年 7 月 6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7 月 7 日	Sabri Abed Rabo(18)	Al-Jib 村	他是位于 Ramallah 附近的 Ofer 拘留营里的一名被拘留者。他在翻越营院的围墙时，被部队发现，头部中弹死亡。据报部队在向该犯开枪前，曾大声警告，并向空中鸣枪。此事件正在调查之中。 (H.JP,1990 年 7 月 8 日)
1990 年 7 月 10 日	Munzir Zuhdi Al-Dabat (16)	Shufat 难民营	在冲突中被边防警察打死。1990 年 7 月 12 日，一位警方发言人说，这名青年是因为手中的毒气弹爆炸而死亡的。但是这位青年事后被送往的 Makassad 医院的医生说，在他的身体上半部分有 5 个圆弹孔。 (H.JP,1990 年 7 月 11 日、13 日)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1990 年 7 月 23 日	Muhammad Talal Salaman(18)	纳布卢斯附近 的 Beit Lid	1990 年 7 月 14 日在与部队冲突中负伤，后在医院死亡。该事件仍在调查之中。(H.JP,1990 年 7 月 25 日)
1990 年 7 月 30 日	Sahir Saba' Ba'ara(15)	纳布卢斯	1990 年 7 月 28 日，当一名国防军军官向一群掷石青年开枪时受伤，后在医院死亡。(H.JP,1990 年 7 月 31 日)
1990 年 8 月 6 日	Aziza Saleh Jaber(25)	希伯伦	被移民开枪打死，这很可能是移民为两名以色列青年在东耶路撒冷遇害，而施行的报复。(H.JP,1990 年 8 月 8 日)
1990 年 8 月 9 日	Izzat Muhammad Halahla(42)	Silwan	犹太暴动者用石块砸他的汽车，将他拖出车外，进行殴打，将其打伤，两天后在医院死亡。(H.JP,1990 年 8 月 10 日)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1990 年 8 月 10 日 (22)	Basel Hamarshrh	Ya'abad	被一名士兵开枪击中头部，身亡。他已被通缉两年。一国防军发言人说，他是在部队向掷石者开枪时被击中的。(H, JP, 1990 年 8 月 12 日)

(b) 因占领而被杀害的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名单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1990 年 4 月 1 日	Imad Mahmud Sha'aban Sakali (24)	加沙	Ketziot 拘留营中的一名在押犯。被另一名在押犯杀害。(H, 1990 年 4 月 2 日)
1990 年 4 月 6 日	Mahmud Suleiman Rabi'a(17)	汗尤尼斯	他在该城主要清真寺的尖塔上悬挂了一面巴勒斯坦旗帜后逃脱士兵时，从一房顶的漏洞中摔下身亡。(H, JP, 1990 年 4 月 8 日; AF, 1990 年 4 月 9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4 月 7 日	Nabil Mayassa (35)	Ramallah	被蒙面刺客刺杀身亡。 (H, JP, 1990 年 4 月 8 日)
1990 年 4 月 7 日	Abdallah Makatt (44)	Jabaliya 难民营	加沙“安萨尔 2 号”拘留营 中的在押犯, 被另一名在 押犯杀害。(H, JP, 1990 年 4 月 8 日)
1990 年 4 月 11 日	Amer Amro (16)	希伯伦附近 的 Dura	被一名向蒙面青年开枪 的, 被确认为名叫 Idris Akil 的人打死。(H, JP, 1990 年 4 月 12 日; AF, 1990 年 4 月 4 日)
1990 年 4 月 11 日	Mustafa Khalil Mas'ud(30)	Jabaliya 难民营	被刺身亡。(H, JP, 1990 年 4 月 12 日)
1990 年 4 月 14 日	Fuad Timraz (30)	Nuseirat 难民营	6 天前被蒙面刺客刺伤, 后在医院死亡。(JP, 1990 年 4 月 15 日)
1990 年 4 月 16 日	Yussuf al- Mardwi(23)	Habla	在准备炸药时被炸身亡。 (H, 1990 年 4 月 19 日; AF, 1990 年 4 月 23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4 月 22 日	Saik Ali Karaira(62)	杰宁附近的 Faudakumiya	被身份不明者杀死。 (H,1990 年 4 月 24 日)
1990 年 4 月 22 日	Nabli Alush	Jabaliya	(JP,1990 年 4 月 25 日)
1990 年 4 月 24 日	Ghalib Abdel Karim Alawneh (25)	杰宁附近的 Masliyah 村	3 个月前负伤, 后在纳布 卢斯医院死亡。(AF, 1990 年 4 月 30 日)
1990 年 5 月 1 日	Zuheir al- Ajal(46)	Al-Amari 难民营	在 Ramallah 被蒙面青年 开枪击伤, 后在医院死 亡。他是 Al-Amari 难民营 的前村长。(H, JP, 1990 年 5 月 2 日)
1990 年 5 月 4 日	一位没有姓名的 37 岁妇女	加沙	被 3 名身份不明的刺客勒 死。(H, JP, 1990 年 5 月 6 日)
1990 年 5 月 8 日	Abdel Rahman Khader(25)	Jabaliya	被 15 名蒙面者用斧头砍 死。(H, JP, 1990 年 5 月 9 日)
1990 年 5 月 11 日	Hamed Abu Samra(18)	Yatta	被一名叫 Mohammad Alan 的手持武器的巴勒斯坦人打 死, 因为这名青年企图放火 烧他的住房。(H,JP,1990 年 5 月 13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15 日	Farid Salah Abu Yasin(65)	Tulkarem 附近的 Bal'a	该村村长。在该村附近发现了他被刺的尸体。(H, JP, 1990 年 5 月 16 日)
1990 年 5 月 15 日	Ziad Ahmed Yasin(25)	Asira a- Shamaliya	在 Taluza 附近发现了他的尸体。(H,JP,1990 年 5 月 16 日)
1990 年 5 月 15 日	Ibrahim al- Kaisi(35)	Ramallah 附近的 Kadura	在 Ramallah 的拉法地区发现了他的尸体。(H,JP,1990 年 5 月 16 日)
1990 年 5 月 15 日	Ahmed Abu Nijman(30)	杰宁	被殴打致死后发现其尸体。(H,JP,1990 年 5 月 17 日)
1990 年 5 月 23 日	Mustafa Awad al-Fajem	Bani Suheila	被从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中射击的子弹击中头部。根据阿拉伯消息来源,他是被从一辆警车中射出的子弹击中的,但是警方否认参与此事。国防军和警方正在调查这个事件。(H,JP,1990 年 5 月 24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24 日	Mohammed Mash'al(47)	耶路撒冷地 区的 Jebel Mukabar 村	士兵在其住宅周围大量排 放催泪瓦斯后, 因吸入催 泪毒气而死亡。(AF, 1990 年 5 月 28 日)
1990 年 5 月 25 日	Taher Sahmi Jaber Attiya(52)	Silat al- Harithiya	被蒙面者用石块砸死。此 人是村委会成员。(H, JP,1990 年 5 月 27 日)
1990 年 5 月 31 日	Imad Ibrahim (17)	Kabatiya 附近的 A-Shuhada	被一名手持武器的巴勒斯 坦人打死,因为这个巴勒斯 坦人的汽车被当地一伙青 年用石块击砸。 (H,JP,1990 年 6 月 1 日)
1990 年 6 月 4 日	Mohammed A-Dirbani(52)	Ta'amra	在 Beit Sahour 发现他的 尸体。(H,JP,1990 年 6 月 5 日)
1990 年 6 月 5 日	Mamun Subhi Dali(16)	纳布卢斯	死亡原因不明。据巴勒斯 坦消息来源说,他是被部 队开枪打死的。据军方消 息来源说,他是自然死 亡。其家属声称,他曾被 士兵用木棒殴打。 (H,JP,1990 年 6 月 6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6 月 8 日	Ismat Salem (25)	Tulkarem 附 近的 Zibad	被蒙面者刺死。(H, JP,1990 年 6 月 10 日)
1990 年 6 月 8 日	Hamdan Jadrawi (72)	Shu'fat	被蒙面青年杀害。(H, JP,1990 年 6 月 10 日)
1990 年 6 月 9 日	Jamal Abu Dahaishe(27)	拉法	被蒙面青年杀害。(H, JP,1990 年 6 月 10 日)
1990 年 6 月 14 日	Ibrahim Fah- mawi(37)	杰宁难民营	被用匕首和斧头杀死。在他 被蒙面者绑架数日后,发现 他的无头尸体。(H,JP,1990 年 6 月 15 日)
1990 年 6 月 16 日	Salha Abu Taha (45)	拉法 难民营	被 3 名青年刺死。 (JP,1990 年 6 月 17 日)
1990 年 6 月 17 日	Lutfi Khalaf (58)	杰宁附近的 Burkin	被蒙面者杀害。他是该村 村长。(H,JP,1990 年 6 月 19 日)
1990 年 6 月 19 日	Ahmed Abu Hatif(36)	拉法的 Tel Sultan 难民营	被蒙面青年杀害。(H, JP,1990 年 6 月 20 日)
1990 年 6 月 21 日	Tamim al-Haimira (27)	拉法	被刺身亡。(H,JP,1990 年 6 月 22 日)
1990 年 6 月 23 日	Hiam Raji (42)	Tulkarem 附近 的 Nur Shams 难民营	一名妇女。被蒙面者刺 死。(H,JP,1990 年 6 月 24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6 月 27 日	Nadwa Shreim (30)	Kalkilya	被蒙面者杀害。(H, JP,1990 年 6 月 29 日)
1990 年 6 月 30 日	Ibrahim Bubu (30)	Bureij 难民营	在 Ketziot 的一名被拘留 者。被同处的另一名叫 Mahmud Najar 的在押犯 杀害, 此人对杀人供认不 讳。(H, 1990 年 7 月 1 日)
1990 年 7 月 3 日	Mohammad Fara- jallah(35) Hazem Tamaizi (13) Mahmud Nimer (9)	希伯伦 附近的 Idna	这三名男子在巴勒斯坦两 个对立派的一场激战中 被手榴弹炸死, 参加激战的 有几百名村民, 他们动用 石块、汽油弹和枪支。9 人受伤。据说这两派一边 是法塔赫的支持者, 另一 边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 线(人阵)与巴勒斯坦共 产党的支持者。 (H,JP,1990 年 7 月 4 日)

<u>日期</u>	<u>姓名和年龄</u>	<u>住址</u>	<u>备注和资料来源</u>
1990 年 7 月 4 日	Firas Hasuneh (20)	Amari 难民营	在狱中被蒙面青年刺死。 (JP,1990 年 7 月 6 日)
1990 年 7 月 5 日	Fahdi Abu Aziz (22)	拉法	在他失踪后, 发现了他的 尸体。一个自称是“民众 起义之鹰”的组织声称对 此事件负责, 并说死者是 与以色列勾结者。 (JP,1990 年 7 月 6 日)
1990 年 7 月 8 日	Abd el-Kader Hania(40)	Tulkarem 附近的 Kafr Jamal	一个月前被蒙面者绑架, 后发现他的被肢解的尸 体。(JP,1990 年 7 月 9 日)
1990 年 7 月 9 日	Amin Shamas- neh(22)	Ramallah 附近的 katana	在两家发生的争执中被刺 死。(H,JP,1990 年 7 月 10 日)
1990 年 7 月 9 日	Samir Ghurayeb (25)	Beit Ijza	在 Shamasneh 的父亲向 杀害他儿子的嫌疑分子开 枪时被误伤身亡。(H, JP,1990 年 7 月 10 日)
1990 年 7 月 10 日	Salah al-Huli (25)	Tulkarem 附近的 Danaba	遭蒙面青年绑架后, 被用 匕首和砍刀杀死。(H, JP,1990 年 7 月 11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7 月 13 日	Najeh Zu'ubi (34)	纳布卢斯	纳布卢斯监狱中的被拘留者。被同号囚犯杀害。 (JP,1990 年 7 月 15 日)
1990 年 7 月 13 日	Ahmed Abu Muammar	汗尤尼斯	被蒙面者杀死。(JP,1990 年 7 月 15 日)
1990 年 7 月 15 日	Fawaz Dweikat (50)	Balata 难民营	遭蒙面青年绑架后, 被刀 捅手掐致死。(H,JP,1990 年 7 月 16、18 日)
1990 年 7 月 18 日	Fahmi Salam Musa Azam(22) Arafat Sa'id Sha'aban Abu Thuriya(24), Bassam Zohodi Ahmed Fakr(30)	在加沙的 Zeitun 地区	3 人都是 Ketziot 拘留营 的在押犯。一位名叫 Wail Main Abdallah Abu- Fanuna(24)的来自加沙 的在押犯说, 是他杀死了 这 3 个人。他说他是伊斯 兰圣战组织的成员。 (JP,1990 年 7 月 19 日)
1990 年 7 月 22 日	Yassin Skafi (20)	东耶路撒冷 的 Silwan	被 12 名蒙面青年刺死。 (H,JP,1990 年 7 月 23 日)
1990 年 7 月 23 日	Fadel Anturi (26)	Kalkilya	被蒙面者杀害。(H, JP,1990 年 7 月 24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7 月 23 日	Issam Nawajhs (44)	拉法	被蒙面者吊死。(H, JP, 1990 年 7 月 24 日)
1990 年 7 月 24 日	Rizek Daraghme (28)	Luban Sharkiya	被蒙面者枪击和刺杀致 死。(H,JP,1990 年 7 月 25 日)
1990 年 8 月 3 日	Mahmoud Bekhri(38)	杰宁	一名警察。在遭蒙面人绑 架后, 被刺死。 (H,JP,1990 年 8 月 5 日)
1990 年 8 月 5 日	Ribhi Far'a(或 Sarrah)(41)	纳布卢斯	被殴打致死。(H,JP,1990 年 8 月 6 日)
1990 年 8 月 5 日	Marwan Barakat (29)	纳布卢斯 附近的 Ein Beit al-Ma 难民营	在他正准备前往以色列工 作时被刺死。(H,JP,1990 年 8 月 6 日)
1990 年 8 月 7 日	Hamdan Dar- wish Farah(25)	Tulkarem 附近 的 Far'un 村	被刺死。(H,JP,1990 年 8 月 8 日)
1990 年 8 月 20 日	Faisal Lafi (32)	Tulkarem 难民营	遭蒙面者绑架后, 在 Danaba 附近发现了他的 尸体。(H,1990 年 8 月 22 日)
1990 年 8 月 23 日	Jamil Mussa Manasra(23)	杰宁	杰宁监狱的一名在押犯。 被其他在押犯勒死。 (H,1990 年 8 月 24 日)

日期	姓名和年龄	住址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8 月 24 日	Akram Saker (22)	Beituniya	被当地居民开枪打死。 (H,JP,1990 年 8 月 26 日)
1990 年 8 月 24 日	Samar Badawi (24)	纳布卢斯 附近的 Assirat a- Shamaliya 村	在纳布卢斯发现了他的尸 体。他曾被蒙面者绑架和 刺杀。(H,JP,1990 年 8 月 26 日)
1990 年 8 月 24 日	Ashraf al- Gharabli(23)	Rafah 附近的 Dahaniya	被 300 至 400 人殴打致 死。(H,JP,1990 年 8 月 26 日)
1990 年 8 月 24 日	Rabah a-Sayed (27)	Ramallah 附近的 Na'ama 村	被蒙面者绑架后, 发现其 尸体。(H,JP,1990 年 8 月 26 日)
1990 年 8 月 25 日	Ahmed Abdul	Halhul	被身份不明者杀害, 原因 显然与毒品有关。(H,JP, 1990 年 8 月 26 日)
1990 年 8 月 25 日	Yusuf Mohammed	杰宁附近的 Jilabun	在一口井中发现他的尸 体。原因不明。(H,JP, 1990 年 8 月 26 日)
1990 年 8 月 26 日	Yusef Najib (24)	杰宁附近的 Silat a-Hartiya	被蒙面者刺死。(H,JP, 1990 年 8 月 27 日)
1990 年 8 月 28 日	Yasser Kareb (23)	Beituniya	被刺死。他的尸体在他被 绑架一个月后发现。 (H,1990 年 8 月 29 日)

(c) 与起义有关的其他事件

口述证词

55. 几位目击者在证词中述及自起义开始以来在被占领土经常发生的暴力事件和冲突。他们大都谈及他们的个人经历，其中经常涉及到被子弹射伤或被殴打致伤的情况。

56.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目击者以下的话描述了被占领土普遍存在的惶恐不安的气氛：

“……我将以一位在加沙地区开业医生的身份和一位日复一日亲身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件的公民的身份，作此陈述。首先，我向你们讲述一下我在加沙地区所过的生活。每天我很早起床去上班，出门前，我一一向妻子和子女告别，因为我根本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回来。这就是加沙地带和西岸的情况。我有可能被以色列士兵打死或拘留，他们可能会打断我的骨头，我或许也会成为一名“失踪”者。所以，我和妻子开始商量，不论发生何种情况，她应当怎样照顾自己和孩子。上班的途中，我感觉自己并不像一个去医院上班的医生，而是像开赴战场的士兵。” (A / AC.145 / RT.545)

57.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目击者述及滥施暴力，甚至儿童都不能幸免的情况：

“我能够回忆起看到儿童在街上，坐在家门口的门廊下被枪杀的情景，一个头部中弹，另一个腿部中弹。我基本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暴力是不分对象的，儿童也和任何蒙面或不蒙面的年青人，即和任何人一样，是合法的攻击目标”。 (A / AC.145 / RT.534)

58. 其他证人也谈到这种滥施暴力的行为：

“好几次，我看到士兵站在我们家和难民营的起点之间。那里有一块大约

50 米宽 100 米长的空地。我看到士兵常站在这块空地上，用塑料子弹或真的子弹射击，但决不是橡皮子弹，因为使用橡皮子弹的枪支非常容易辨认，他们在根本没有示威活动的情况下就向难民营里站在自己的住房旁边的人们进行点射。他们通常在晚上找个原因就来了，单腿跪地，持枪随意向难民营里的人进行点射。这种情景，我亲眼目睹过好几次。由于我家住得离难民营较近，我还看到吉普车沿着难民营的边上开过去，完全毫无理由地向营里的住家发射催泪弹。这种情况我也是看到好几次。他们的吉普车常常沿着难民营的边上加速行驶，随意向迎面的房屋发射催泪弹。在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催泪弹的后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一点你们可能也知道。我所目睹的，归根结底，就是向一个手无寸铁的民族滥施暴力。”（一位不披露姓名的目击者，A / AC.145 / RT.534）

“我站在街道上，这时走过来一支巡逻队；他们朝我开枪。而我当时并没有做什么事情，我没有参加示威活动。当时也没有示威行动。他们向我和其他六个人开枪。我们一共有六个年轻人。（Marwan Mahmoud Hamadeh 先生，A / AC.145 / RT.536 / Add.1）

“我们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与像民众起义一类的时事毫不相干。但是生活依然很艰难。我们总提心吊胆。以色列人经常在半夜或拂晓时进村，对年轻人拳打脚踢，开枪射击。他们砸坏储水池，当时，村里人还在睡觉，街上还看不到任何人。

“约万尼奇先生（南斯拉夫）：你曾否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证人：是的，我亲眼看到这些情景。他们当着我丈夫的父亲、母亲以及我们所有人的面，把正燃着的香烟朝我丈夫的手上按。那是民众起义刚开始没几天的事。他们上午毫无理由地来到村里，无缘无故地抓来村里的大约 15 名年轻人，把他们关起来。有些人，例如我丈夫，被关了 18 天，还有的人被关

了6个月，其余人被关的时期各不相同。没有指控的罪名，说是行政拘留。”
(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 / 145 / RT.541)

“.....一年前，我9岁的儿子随他母亲去医院看病，当时，他走在母亲的旁边。一队士兵走过来。孩子有些害怕，就往旁边的便道跑。士兵追赶过去，抓住他，动手打他。他母亲开始哭喊，说：‘我儿子什么事也没干啊’。士兵根本不予理睬，把我儿子带到兵营里。后来我打听到，我儿子被送进了拘留所，于是我去找国际维持和平部队，请他们帮助放出我儿子。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前去调查我儿子的情况，并要把他带出来。他们发现，我儿子被打得昏迷不醒。国际官员对以色列警方说，他只是一个孩子，无知而且身体状况不佳，这位官员要求带走孩子，将他交给他的父母。然而他们不理睬他的要求，并且动手对他、一位联合国官员进行殴打，并且大砸他的汽车。他们拒绝把孩子交给这位联合国官员，并说他们要求出示孩子父亲的身份证。这位官员对他们说，孩子的父亲不在，其母亲能否来这里见他们。他们说：“不行”。我毫无办法。夜里，士兵把孩子带了回来，他几处骨折，满脸淌着鲜血”。(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4)

59. 与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反对占领事件有关的证词可见以下文件：
A / AC.145 / RT.530 (Terry Boullata 小姐)；A / AC.145 / RT.534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36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A / AC.145 / RT.536 / Add.1 (Khaled Fahmi · Merdawi 先生；Marwan Mahmoud Hamadeh 先生，Riad Mahmoud Saleh Kassem 先生)；
A / AC.145 / RT.537 (Jihad Abu Sammur 先生、Iyad Abu Zein 先生和 Ali Fannoun 先生)；A / AC.145 / RT.541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A / AC.145 / RT.543 (Anita Vitullo 夫人)；A / AC.145 / RT.544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4 / Add.1 (Naim Hamdan 先生)；

A / AC.145 / RT.545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A / AC.145 / RT.545 / Add.1 (Afa Mohamed Hussein Abu Kersh 先生)。

书面资料

60. 4月1日, 在被占领土发生的冲突中, 13人受伤——其中6人是在加沙地带, 另7人在西岸。他们中间有一名图勒卡尔姆难民营的名为 Anwar Garifi 的13岁男孩, 他由于没有服从站住的命令, 而被部队开枪击伤, 有一名来自纳布卢斯的人, 名为 Nabil Hijawi, 28岁, 因伤势严重被送进医院, 还有一名55岁的老年妇女名为 Naima al-Baifa, 在哈瓦拉附近被一辆军队吉普车撞成重伤。(《国土报》, 1990年4月2日)

61. 4月2日, 在加沙地带, 3人受伤, 9人因被打伤而接受治疗。两名女孩在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Nur Shams 难民营中被橡皮子弹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4月3日; 《黎明周刊》)

62. 4月3日, 8人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受伤。在贾巴利亚难民营中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门诊所, 据说一位医生遭到士兵的殴打, 因为一些青年逃进了门诊所, 而这位医生拒绝执行撤出所有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命令。在位于图勒卡尔姆的军事政府大楼遭到一枚汽油弹袭击的事件后, 国防军对纳布卢斯附近的鲁杰布村庄进行了袭击, 逮捕了30人。(《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4月5日; 《黎明周刊》, 1990年4月9日)

63. 4月4日, 在被占领土发生的冲突中, 14人受枪伤, 其中包括3名图勒卡尔姆难民营的8-10岁的儿童, 他们都是被橡皮子弹击中的。在纳布卢斯以南的阿瓦尔塔, 人阵的支持者放火烧了6名法塔赫活动分子的住宅。(《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5日; 《黎明》1990年4月9日)

64. 4月5日, 在与军队的冲突中, 两人被打死(见表), 10人被子弹打

伤，其中包括图勒卡尔姆难民营的一名年仅两岁的婴儿，他被橡皮子弹打伤。据报道，在汗尤尼斯、拉法、加沙和贾巴利亚都发生了严重的事件。在阿斯卡尔难民营附近，一辆当地的卡车将一位国防军军官撞成重伤。司机企图逃跑，但被在场的士兵开枪打伤。他和车上的其他三人均被拘留。事件发生后，难民营中发生了暴乱，军队实行了宵禁。一支国防军部队在纳布卢斯附近的一次行动中，抓获了 6 名被通缉者。在贝特贾拉，国防军士兵袭击了城中的一所男子学校，其间一名学生颈部和胸部中弹。好几名学生也遭到殴打。在加沙地带几所难民营中发生的激烈冲突中，据报道至少有 18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6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9 日）

65. 4 月 6 日和 7 日，据报道这个周末在加沙地带发生了严重暴乱。最严重的冲突是在汗尤尼斯，在那里一名青年被打死（见表），29 人被枪击伤。两位男孩被橡皮子弹打成重伤，他们一个 7 岁，另一个 13 岁，分别来自贾巴利亚和汗尤尼斯。二名士兵和一名边防人员被石头打成轻伤。在贾拉宗难民营，7 人在冲突中受伤。一辆军车行驶到纳布卢斯区的德尔哈塔布附近时，一枚炸弹爆炸。无人受伤。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旧城穆斯林区的犹太移民被匕首刺伤，住进医院，伤势一般。他名叫丹尼尔·罗宾斯，31 岁，法律专业的学生，为此共有 150 名嫌疑者被拘留，后被释放。（《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8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9 日）

66. 4 月 8 日，在冲突中 12 人被枪击伤：7 人在加沙地带，另 5 人在西岸。在纳布卢斯，蒙面青年拉着两名被戴上头罩和手铐的巴勒斯坦人在古旧闹市的小巷中游街，最终被带到哪里，不得而知。在希伯伦，一名保安人员在所守护的油车遭石击后，开枪还击，打伤了 23 岁的 Guareb al-Wawi。（《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9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14 日）

67. 4 月 9 日和 10 日，在犹太人逾越节期间，西岸有 12 人受伤，加沙地带

有 8 人受伤。在年轻人放火烧了一个军事观察塔并摧毁了一个屋顶上的观察哨所后，图勒卡尔姆难民营实行了宵禁。据报道，这些年轻人扔了两枚国防军使用的催泪弹，把士兵从屋顶上赶走。还摧毁了屋顶上的一座墙，这座墙据说是士兵殴打嫌疑犯时用的。增援部队被派往难民营，随后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冲突中有 4 名当地居民被橡皮子弹和塑料子弹击中。整个被占领领土响应全国起义统一领导的号召，举行了总罢工，以示第 29 个月的民众起义的开始。在加沙地带，国防军士兵命令加沙市中心的 200 家店铺关闭。（《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11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16 日）

68. 4 月 11 日，在被占领土继续发生的冲突中，由于人们严格地执行穆斯林圣战的总罢工命令，9 名加沙地带的居民被枪击伤。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汗尤尼斯地区。一名青年在贝特萨胡尔被枪击伤，在东耶路撒冷，一名妇女手部中弹。另据报道，神庙山地区也发生了冲突，因为几伙犹太“神庙山忠诚”的成员在警察的保护下，进入了这一地区。在加沙市的萨布拉一带，一名儿童腿部中弹。在贝特哈南，军车撞倒了一名有 8 个月身孕的妇女和一名 3 岁儿童，继这两起事件后发生了各种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中，一名 5 岁的女孩手骨骨折。（《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12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16 日）

69. 4 月 12 日，在被占领土发生的零星冲突中，加沙有 10 人受伤，在巴拉塔和希伯伦，两名青年受到枪伤。在纳布卢斯附近的阿瓦尔塔，一名 15 岁男孩被枪击中，伤势严重。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基督教居区，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和其他巴勒斯坦人在 150 名犹太人迁进圣墓教堂附近的一栋建筑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警察动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见并吞和移民）。数人受伤，其中包括 70 岁的希腊东正教主教。数名示威者被逮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13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14 日）

70. 4 月 13 和 14 日，据报道周末加沙和汗尤尼斯发生了严重冲突。9 人被

子弹击伤，数名女学生因催泪弹而受伤。4名士兵被石块砸伤，其中包括一位上校。在纳布卢斯附近的旧阿斯卡尔难民营，一名被通缉的男子企图逃脱国防军部队时被枪击中，伤势严重。他叫 Yussuf Aslahi，20岁。在纳布卢斯，身份不明者向屋顶上的一国防军了望哨所开枪。国防军随即开始搜查，一些商店中的人被赶出来，几人遭到殴打。在被占领土几个地方举行悼念 Khalil al-Wazir (Abu-Jihad) 的游行活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5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23日)

71. 4月15日和16日，据报道在悼念 Abu-Jihad 遇刺两周年之际发生了严重冲突。19人受伤，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纳布卢斯、巴拉塔及阿斯卡尔的难民营里受伤的。其中有一名8岁的男孩和一位受重伤的18岁青年 Bashir Kadri。在西岸，一辆以色列汽车遭到两枚汽油弹的袭击，无人受伤。加沙地带实施了宵禁，但据报道仍有骚乱和示威活动。5人被子弹击伤。据报道在拉马拉，一群以色列左派示威者和一支边防部队发生了冲突。据国防军说，这群人的示威游行是非法的。这群叫做“绿线”的人士向检察长和中央军委司令提出了控告。(《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7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23日)

72. 4月17日，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冲突中，40人被枪击伤，大多数人都是在拉法(23人受伤)、加沙及附近的难民营里受伤的，据说这次冲突是近几个月来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为了防止在悼念 Abu-Jihad 之日发生骚乱在该地区实行的为期两天的宵禁被取消以后。在西岸，一名14岁的男孩在纳布卢斯附近受伤。28岁的东耶路撒冷妇女 Fatmah Mugarbi 遭到一伙身份不明的青年的袭击，被斧子砍成重伤。住进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8日)

73. 4月18日，据报道冲突主要发生在加沙地带，一个被击毙(见表)，10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人是在汗尤尼斯难民营里受伤的。在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Nur Shams 难民营中发生的一场冲突中，一名60岁的居民被一名国防军士兵刺伤，当

时他显然是想阻止士兵逮捕一位掷石者。在纳布卢斯，有人向一国防军了望哨所开了一枪。（《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9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23日）

74. 4月19日，14人在与部队的冲突中受伤；仅萨迪难民营就有9人受伤，其中一名45岁的妇女被橡皮子弹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在拉法，据报道3名巴勒斯坦人在与士兵冲突时受伤。拉马拉也发生了冲突，一名巴勒斯坦青年被位于一座楼房顶上的士兵用石块砸成重伤。（《国土报》1990年4月20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75. 4月20和21日，在周末发生的冲突中，10人受伤，其中在加沙地带受伤的有7人，包括一名汗尤尼斯的13岁男孩，他胸部中弹，被送进医院，伤势严重。在纳布卢斯，有人向一国防军了望哨所开了一枪。这是近日来第三次发生这类事件。部队封锁了这个地区，进行搜查。在拉马拉附近的贾尼亚，一位移民在汽车遭石击后开枪，打伤一当地青年。（《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2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76. 4月22日，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冲突中，11人被击中受伤，其中有一名叫 Mahmud Abu Khutab 的汗尤尼斯的13岁男孩，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名萨迪的居民身受重伤，还有一名4岁的男孩在加沙市的沙加耶地区被一辆军队吉普车撞伤。一辆边防吉普车在希伯伦附近的巴尼奈姆遭到两枚汽油弹的袭击。两名士兵受轻伤。一辆从耶路撒冷开往希伯伦的埃格德公共汽车遭到枪击。一名以色列乘客受轻伤。该地区实施了宵禁，部队进行了搜查。在纳布卢斯，一枚简易炸弹在一支国防军巡逻队附近爆炸。无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3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77. 4月23日，由于“起义统一指挥部”发起的总罢工只得到部分响应，在与部队的冲突中有14人受伤。大多数人都是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冲突中受伤的。两人

伤势严重。加沙 27 岁的 Ismail Azab 在拒捕时企图抢夺一名士兵的武器，遭枪击，伤势严重。在贝特乌马的一名青年因前一天受伤而死亡后（见表）。贝特乌马和哈勒霍勒实施了宵禁。萨迪难民营在一名青年死亡之后也实施了宵禁（见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24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30 日）

78. 4 月 24 日，杰宁市附近的 Masliyah 村的 Ghalib Abdel Karim Alawneh (25 岁)，因三个月前受伤，在纳布卢斯医院死亡（见表）。在拉马拉，位于屋顶上的士兵在几个不同地区随意发射催泪弹。移民的汽车在市内遭到石击。在 Ras Kankar 村，一名 3 岁的女孩被一位移民的汽车撞倒。女孩住进拉马拉医院。在加沙地带持续的暴力冲突中，5 人受伤。在杰宁，一名以色列出租汽车司机被当地一乘客刺伤，伤势较轻。在希伯伦市中心，Moshe Levinger 教士的头部被石块击伤。前一天夜里，数十辆阿拉伯人的汽车被移民毁坏，这些移民的汽车都曾遭到石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25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30 日）

79. 4 月 25 日，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冲突中，4 人受伤。一名士兵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女官员投掷了一枚爆破炸弹，致使她受轻伤。这一事件发生在阿马里难民营附近。当时，这名妇女正与一名联合国官员一道监视难民营中的冲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26 日）

80. 4 月 26 日，在贾巴利亚难民营中的一场极严重的暴力冲突中，3 名阿拉伯人被打死（见表），155 人受伤。这场骚乱的引发原因是士兵向正从当地公墓回来的大批人群发射催泪弹，这一事件还引起了加沙地带其他地方和西岸的骚乱，一名卡巴蒂亚的青年在骚乱中被击毙（见表）。据报道部队使用了大量的实弹，塑料和橡皮子弹以及催泪弹。许多人被殴打致伤。军队动用了一架直升飞机，从空中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据国防军发言人说，卷入这场事件的士兵是常备军的士兵，前一

天到达该地区。事件发生后实施了宵禁。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形容这一事件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加沙 Ahli 医院院长说，医院已医治了 79 名伤员，其中三分之二是被实弹打伤的，其余的是被殴打致伤的。Shifa 医院医治了 51 名受伤人员。（《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27 日）

81. 4 月 27 日和 28 日，在贾巴利亚难民营进行大逮捕以后，加沙地带自开斋节开始之日起直至 1990 年 4 月 30 日实施了宵禁。在图勒卡尔姆，39 岁的 Ahmed Shanin 被刺成重伤。在周末的冲突中，26 人受伤——大多数都是在加沙地带受伤的。（《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29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7 日）

82. 5 月 1 日，加沙地带尽管实施了大规模宵禁，但仍有 10 人被枪击伤，还有数人被殴打致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2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7 日）

83. 5 月 2 日，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冲突中，一名青年被打死（见表），11 人受伤。西岸有 4 人受伤，其中包括法拉难民营的一名叫 Sa'ad Milhem 的 10 岁男孩。在汗尤尼斯，一名女士兵被石头砸成轻伤。根据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贝图尼亚一名叫 Samer Omar 的 14 岁男孩被移民带走，据称这些移民将该男孩带到了夏洛，打断了他的双臂，然后把他丢掉。后来他被送入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3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7 日）

84. 5 月 3 日，据报道拉马拉发生了严重冲突。3 人受伤。在纳布卢斯，约 12 万人处于宵禁状态，因为犹太人在 Joseph's Tomb Yeshiva 举行一个犹太教仪式，以色列议会发言人和数名议员出席了这个仪式。严密的安全措施保证了仪式进行中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4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7 日）

85. 5 月 4 日和 5 日，在周末发生的冲突中，30 人受伤。据报道在图勒卡尔

姆难民营发生了严重冲突，其间一名青年被打死（见表），12 人被橡皮子弹打伤。在 Al-Amari 难民营，19 岁的 Yasser Abu Hamed，在向部队开枪后，遭枪击，伤势严重。据后来的报道，他由于涉嫌杀害了 6 位巴勒斯坦人已被通缉了很久。在伯利恒，22 岁的 Muhammad a-Sa'adan 被枪击成重伤。另一名青年叫 Walid Mahmud (19 岁)，来自阿斯卡难民营，被枪击成重伤。在加沙，部队与掷石的青年交战了 4 个小时。士兵为追捕掷石者，曾 3 次进入 Ahli 医院，并警告院长不得窝藏掷石者。国防军威胁说，如不遵守命令，他们就在医院内建立一个基地。（《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6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7 日和 14 日）

86. 5 月 6 日，在拉法大规模的冲突中，一人被打死（见表），数人受伤。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17 岁的 Sana a-Zeid、16 岁的 Samer Matar 和 18 岁的 Muhammad Nimer 三人在部队驱散一群掷石者时受伤。Muhammad Faad，24 岁，来自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Ilar，被枪击伤，Read Katlani 阿斯卡难民营的一 8 岁男孩，被橡皮子弹击中，住进医院。继以色列交通和农业设备遭到攻击后，一支由警方、边防警察和国防军士兵组成的联合部队对贾拉马村进行了袭击。数人被拘留。（《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7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14 日）

87. 5 月 7 日，15 人在冲突中被枪击伤，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加沙地带受伤的。2 名士兵在加沙因石击受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8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14 日）

88. 5 月 8 日，11 人在冲突中受伤：在阿斯卡尔难民营，2 名居民被枪击伤，其中有一人叫 Ahmed Banat，45 岁。在杰宁，有人向一支国防军巡逻队投掷了一枚汽油弹。据报道尽管拉法难民营仍在实施宵禁，但冲突仍然很频繁。在贾巴利亚，一名毒品犯被 15 个蒙面人打死（见表），他的兄弟受重伤。（《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9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14日）

89. 5月9日，举行了一次总罢工，以此标志起义已进入第30个月。在希伯伦，部队向蒙面的掷石者开枪，15岁的 Ziad a-Rajabi 受重伤。在加沙地带的 Bani Suheila，4人受伤。据报道，纳布卢斯地区也发生了冲突。在阿斯卡尔难民营，3人被枪击伤，其中一人是10岁的 Ashraf Hadid，另外5人因吸入催泪毒气受伤。在东耶路撒冷，2辆以色列汽车被火点燃。据报道，耶路撒冷地区发生了掷石事件。在其中一场事件中，Maaleh Adunim 的移民在自己的汽车遭石击后，袭击了 Eizariya 的住所。（《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10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14日）

90. 5月10日，在加沙地带贝特哈南发生的严重冲突中，一人被击毙（见表），4人受伤。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其他冲突中，10人受伤，一人伤势严重。据报道，纳布卢斯也发生了冲突，因为国防军拒绝让抗议者举行反对 Joseph's Tomb Yeshiva 的游行，抗议者担心它可能成为正式移民点。在伯利恒，一名阿拉伯出租汽车司机由于没有遵从停车的命令，被枪打伤。希伯伦的 Ziad Hijazi Al Rajabi (14岁)，头一天被士兵的数发子弹击中头部，后死于 Hadasseh 医院（见表）。希伯伦的 Jabal Johar 区在冲突后实施了宵禁，在冲突中，士兵逮捕并殴打了数名巴勒斯坦青年。（《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11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14日）

91. 5月11和5月12日，在周末发生的冲突中，加沙地带数人受伤，西岸有3人受伤。国防军对 Ilar、Beit Lid 和 A-Til 等村庄进行了袭击。据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说，在1990年5月10日贝特哈南镇发生的暴力冲突中，31名居民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在东耶路撒冷，2名以色列人被石块打成轻伤。国防军关闭了伯利恒的商店——据报道，这一措施已持续一星期，据报道，一辆国防军的吉普车在拉马拉附近的 Deir Jarir 村，轧死5岁的 Wafa' Abdel Hadi Ajaj（见表）。

国防军袭击了 Mazra'a a - Sharqiya 村，逮捕了 20 人。在 Husan 村，一名青年遭到以色列士兵的殴打，伤势严重，有些部位骨折。（《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13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14 日和 21 日）

92. 5 月 13 日，在加沙地带发生相对较少的若干起事件中，共有 8 人受伤。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以色列移民开枪打伤卡勒基利亚一名叫 Samir Awad Abu Sheikh 的 14 岁男孩，伤势严重。警方和国防军正在寻找这位移民。该男孩头部中弹，送医院抢救，情况危急。在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Shufa，600 名居民举行静坐示威，因为居住在附近的 Avney-Hefetz 的移民连根拔掉了 12 棵橄榄树。据巴勒斯坦的消息说，2 名 15 岁的学生在从学校到近东救济工程处门诊所的途中，经过 Tiftlik 村时被士兵拦截住。士兵命令他们移开障碍物，他们表示拒绝。由此遭到殴打，并被带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地区，7 小时后才被释放。（《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14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21 日）

93. 5 月 14 日，加沙地带发生了总罢工。8 人受伤。据报道卡勒基利亚发生了严重冲突，因为谣传前一天，一名男孩被一名以色列公民打成重伤，后来死亡。镇上的学校举行了罢课。冲突中有 5 人被橡皮子弹打伤。那位男孩的父亲 Wahid Abu Sheikh，被民事当局传唤，并被告知他们将彻底调查这起开枪事件。在杰宁，Nasser Shalabi 被实弹打伤，另外 7 人被橡皮子弹打伤。在东耶路撒冷，一名以色列人的汽车遭到汽油弹的袭击。该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15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21 日）

94. 5 月 15 日，被占领土上发生了总罢工。6 人在为数不多的几起冲突中受伤。继 Samih Abu Sheikh 死亡（见表）的消息传出后，卡勒基利亚发生了骚乱。在西岸的村庄里发现了 3 具阿拉伯人的尸体（见表）。在 Dheishen、贝特哈南、拉法以及加沙地带的若干难民营中实施了宵禁。Shati 难民营也实施了宵禁，因为当地的一名叫 Hamis Abdul Rahman 的 19 岁青年在同一伙蒙面青年一起袭击一支

边防警察巡逻队时被击毙（未报道日期），（《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16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21日）

95. 5月16日，15人在冲突中受伤——其中8人是在加沙地带，另外7人是在图巴斯。另据报道，1990年5月15日晚，纳布卢斯附近新建的阿斯卡尔难民营发生了暴力冲突。8名青年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年龄为8、9岁的儿童。卡勒基利亚一名30岁的妇女 Iam Nazal 站在家门前时肩部被子弹打伤，当时军队正和掷石者发生冲突。在 Samih Abu Sheikh 死后，卡勒基利亚和哈卜拉举行了罢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17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21日）

96. 5月17日，据报道加沙地带发生了暴力冲突，9人受伤。在加沙有人向一辆吉普车投掷了一枚汽油弹。但没有人受伤。据报道，士兵进入了 Ahli 医院，逮捕了3名据称的示威者。在西岸发生的冲突中，有3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个14岁的名叫 Ahmed al-Asiss 的男孩和35岁的 Adnan Dasuki，男孩已被送进杰宁的医院，情况严重。在 Kiryat-Arba，一名以色列士兵被自动步枪击中，伤势较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18日）

97. 5月18日和19日，在周末发生的冲突中，加沙地带7人受伤，西岸有4人受伤。一名青年在巴拉塔难民营被击毙（见表）。加沙地带的许多地区实施了宵禁，但大部分已于5月19日取消。属于亚蒙两名居民的60杜南小麦作物被火烧毁。保安部队在以色列财产屡遭攻击后对巴尔塔村进行了袭击，逮捕了20名被通缉者。（《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20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21日和28日）

98. 5月20日早晨6点15分，一名以色列年轻公民，后来得知名叫 Ami Popper，携带一支国防军步枪，来到里尚齐翁巴勒斯坦工人聚集着等待以色列雇主挑选的一个地区，这只步枪属于他的当兵的兄弟。当时那里聚集着50至100名

工人。他命令这些工人出示身份证。然而，他拦截了一辆有加沙牌照的汽车，命令司机下车，引擎不关闭，然后用自动步枪向工人们扫射，打死 7 人（见表），伤数人。这些人是 Rarwan Amor，21 岁，来自拉法；Faez Zayud，28 岁，来自加沙；Omar Tabassi，26 岁，来自拉法；Ziad Tabassi，23 岁，来自拉法；Jamal a-Daka，28 岁，来自巴尼苏赫拉；Khalil Abu Anza，21 岁，来自 Abassan Kabiri；Yazgi Yasser，20 岁，来自拉法；Ahmed Zu'rub，17 岁，来自拉法和 Kawara Taysir。Popper 后来乘那辆加沙汽车逃跑，后被逮捕。有关这场谋杀的消息在整个被占领土，尤其是加沙地带引起骚乱和冲突。至少有 6 人被打死（见表），700 人受伤。12 名国防军士兵在冲突中受轻伤。据报道，加沙居民不顾防范性宵禁，潮水般涌上街头，冲击军队哨队。据说国防军曾在一处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数百人因中度和重度受伤被送进医院。纳布卢斯、希伯伦以及许多村庄和难民营也实施了防范性宵禁。加沙地带对新闻界关闭。有关方面号召在随后的 2 天里举行总罢工。在加沙地带，宣布为死难者哀悼 3 天。后来出现了关于加沙地带受伤者的详细情况的报道：有 12 人被实弹打伤，6 人伤势严重；200 人被塑料子弹和橡皮子弹打伤，300 多人因催泪弹受伤。另据报道，东耶路撒冷局势严重混乱。发生多起掷石和纵火事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21 日）

99. 5 月 21 日，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中，4 人被打死（见表），大约 150 人受伤。在西岸有 15 人受伤。据报道，国防军实施宵禁未成，整个地区发生了人群与军队的冲突。国防军派遣了增援部队，在加沙地带建立了两个临时指挥部，均由上校担任指挥。加沙地带的宵禁仍然有效，在西岸，据报道，尽管实施了宵禁，但仍有冲突发生。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6 人受伤，其中一名 14 岁男孩头部被橡皮子弹击中，被送进医院，伤势严重。Nur Shams 难民营的一名居民也身受重伤。在东耶路撒冷的 Issawiya，50 名蒙面青年袭击了一支警察部队。警方

和边防警察出动了一架直升飞机，驱散他们。6人被逮捕。在整个被占领土，国防军和边警巡逻队遭到数十枚汽油弹的袭击。在加沙，3名士兵在掷石事件中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22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28日）

100. 5月22日，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中，3人被打死（见表），41人受伤。不过据报道，该地区相对恢复了平静。在西岸的 Beit Sahour，20名士兵装扮成蒙面的巴勒斯坦人，乘当地卡车进到城里，混入当地青年之中，甚至帮助他们设置路障，然后向当地青年的腿部开枪，有15-20人受伤。军方的消息来源说，在该地区，4名青年受伤，5人被拘留。在东耶路撒冷，警方动用武力，驱散聚集在美国领事馆外的非法示威群众，几名女孩被拘留。一些示威参加者因吸入催泪毒气受伤。据报道，城里发生多起掷石事件和扔掷汽油弹的事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23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28日）

101. 5月23日，据报道被占领土上的局势相对平静。10人受伤，其中一人是来自萨勒菲特的 Riad Azir（18岁）。在加沙，一名8岁男孩被从一辆警车中射出的子弹击中，之后爆发了骚乱。在另一起事件中，以色列士兵在希伯伦 Beit Romano 工厂受到攻击，据报道，在耶路撒冷神庙山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原因是“神庙山忠诚”犹太组织的成员想进入该地区，结果与数百名穆斯林教徒发生了冲突。警察拉开了这两伙人。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该市穆斯林区内的示威者。以色列士兵袭击了拉马拉附近的 Budrus 村，并且任意开枪。据当地消息来源说，15人受伤，伤势不等，其中一人据报道情况危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24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28日）

102. 5月24日，据报道加沙地带数个难民营继国防军取消了宵禁后发生了冲突，8人受伤。随着拉马拉和图勒卡尔姆也取消宵禁后，西岸地区也发生了冲突。6人受伤，国防军对拉马拉地区的 Kibiya 村和 Budrus 村进行了大规模袭击。

一 15 岁男孩被打死（见表），15 人受伤。据报道，在伯利恒附近的贝特福贾尔发生了暴力冲突，5 人被实弹击伤——其中有 2 位 9 岁的男孩和一名叫 Salah Takata 的 16 岁青年，后者伤势严重。一名来自 Ofra 移民点的年仅 6 个半月的以色列婴儿，Ahikam Siman-Tov，随父母驾车行驶在 Ein Yabrud 时，车子遭石击，婴儿受重伤。当地随即实施了宵禁。26 位移民的汽车在开往 Kiryat-Arba 的途中风镜被砸碎。后来，移民们封锁了掷石的道路口。军队将他们赶走，声称该地区是一个关闭的军事区域。一支边防警察巡逻队在耶路撒冷市中心拘留了一名来自加沙的年轻妇女，21 岁的 Wasfiya Abu-Nadiba，据说她计划刺杀犹太人，为本星期早些时候被谋杀的 7 名工人报仇。在她身上发现了一把长刀。耶路撒冷治安法庭判她 15 天拘留。（《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25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28 日）

103. 5 月 25 日和 26 日，加沙地带和西岸在周末期间相对平静。在少量的事件中，有 2 名儿童受伤：他们是 Daoud a-Saroukh，8 岁，来自 al-Khader，被移民用石头掷伤，这些移民早些时候显然曾遭到石击；Zvi Elbaz，45 岁，来自约旦谷 Hamra 移民点的移民，被 4 名刺客刺伤，后被送入医院，伤势严重。（《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27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28 日和 6 月 4 日）

104. 5 月 27 日，虽然据报道西岸局势平静，但加沙地带若干地区，特别是 Deir el-Balah 仍有冲突发生，在 Deir el-Balah，一名青年被击毙（见表），10 人受伤。军队在该地区恢复了宵禁。拉法附近的 Shabura 难民营的一名叫 Basan Abu Ziad 的 15 岁少年受伤住进医院，伤势严重。（《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28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6 月 4 日）

105. 5 月 28 日，在少量的冲突中，13 人受伤，其中 10 人是在加沙地带受伤的。在西岸，来自 Nur Shams 难民营的名叫 Ali Salah 的 5 岁男孩被橡皮子弹

打伤；来自 Ein Beit al-Ma 难民营的 10 岁的 Muhammad Shehadeh 和来自杰宁的 19 岁的 Muhammad Ahmed 也受枪伤。一枚炸弹在西耶路撒冷的 Mahane-Yehude 市场爆炸，炸死一名以色列公民，他名叫 Shimon Cohen，72 岁，炸伤 9 人。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这一事件负责。87 名阿拉伯人被拘留审问。愤怒的人群攻击阿拉伯人及记者。（《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29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6 月 4 日）

106. 5 月 29 日和 30 日，犹太教五旬节期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一名妇女被打死（见表），7 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和老人。他们是 Fatima a-Nadi，4 岁；Mohammad Ratrut，13 岁；Tarek Shahshir，17 岁，这些人均来自纳布卢斯附近的 Askar 难民营。在图勒卡尔姆，4 名儿童受伤：Ghaniya Awada，两岁半；Hayat Mardawi，5 岁，Ghassan Abu Diab，9 岁，Eiman Dama，10 岁。在杰宁，18 岁的 Wajdi Abu Ali 受伤。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有 3 人受伤。在希伯伦附近的 Dhahiriyyeh 村，一名 9 岁儿童头部中弹。据报道，国防军袭击了拉马拉附近的 Ni'leen 村，以为附近的以色列移民点清出一条道路为由，拔掉了 50 棵橄榄树。（《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31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6 月 4 日）

107. 5 月 31 日，在纳布卢斯地区，3 人受枪伤，伤势严重，他们是 Fara 难民营的 Dilal Ijan，10 岁和 Ibrahim a-Shati，12 岁，Kabatiya 难民营的 Muhammad Asaf，22 岁。另有两人在纳布卢斯受伤。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一个男孩在冲突中被打死（见表）。另一名青年受伤，难民营实施了宵禁。总罢工使西岸陷于瘫痪状态。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10 人受伤，其中 7 人被实弹打伤，另外 3 人被橡皮子弹打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6 月 4 日）

108. 6 月 1 日和 2 日，11 名巴勒斯坦人在周末的冲突中受伤。在东耶路撒

冷，发生数起汽车纵火案。另外还发现并拆除了一爆炸物，在加沙，一国防军士兵受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3日）

109. 6月3日，5人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受伤。另外数人被殴打致伤。在加沙地带的南部，一辆属于 Rafiah-Yam 移民的卡车驶过时，一枚炸弹爆炸。无人受伤。杰宁一位叫 Ali el-Hassan 的 83 岁老人腿骨折住进医院，据声称，他是在与企图逮捕他的孙子的军队争吵时被打伤的。据报道，图勒卡尔姆难民营尽管已实施了 4 日宵禁，但是仍有冲突发生。在东耶路撒冷，数辆汽车被烧。（《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4日）

110. 6月4日，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8人受伤，那里的局势据说相对平静，但仍紧张。一伙持冰冷的武器的蒙面青年袭击了加沙的一支边防警察巡逻队，巡逻队向袭击者开枪，伤 1 人。在西岸的冲突中，两人受重伤，一个是来自纳布卢斯的 Aid al-Hajindar，腹部中弹，另一个是来自杰宁附近的 Akaba 的 Fares Mustafa。在杰宁附近的 Rumaneh，一辆运送阿拉伯工人的空的大轿车被烧。（《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5日）

111. 6月5日，被占领土举行大罢工，纪念 1967 年 6 月战争 23 周年。在纳布卢斯和附近的 Askar 难民营发生的暴力冲突中，两名青年被击毙（见表），16 人受伤，其中包括 76 岁的 Mustafa Washahi 和一名 20 岁的妇女——他们二人都是在国防军袭击杰宁附近的 Janzur 村时受伤的。（《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6日）

112. 6月6日，被占领土响应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号召，举行了局部罢工。据报道发生了少量冲突。5 人受伤，其中有两人在纳布卢斯受伤的：22 岁的 Munser Hijazi 和 17 岁的 Jamal Washahi。国防军对若干村庄采取了行动，其中包括 Rumaneh 村、Nazlat Issa 村和 Labed 村，军队出动了一架直升飞机。逮捕了数名通缉犯，并命令村民摘掉巴勒斯坦国旗，将涂写的东西用油漆盖上。（《国

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7日）

113. 6月7日，加沙地带举行了大罢工。在该地区的少量事件中，3人受伤。在西岸，据报道图勒卡尔姆难民营发生了冲突。3个女孩受伤。Kalkilya的Ahmed Khader（18岁）被5名边防警察殴打了两个小时，伤势严重，住进医院。据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数起掷石事件。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旅游车上的数名乘客受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8日）

114. 6月8日和9日，6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来自Ya'bad的8岁女孩和一名来自Nazlat al-Gharbiya的14岁男孩Odeh Kataneh。另外有几起纵火报道。在杰宁附近的Arabeh，一块麦田被烧；在耶路撒冷，3辆汽车被烧。在耶路撒冷旧城，一名旅游者被刺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0日）

115. 6月10日，部队在一次袭击中进入加沙Al-Kenz清真寺67岁的阿訇Muhammad Abu Zinada的房间时，他当时昏倒并死亡。据报道他死于心脏病。据说士兵还殴打了他30岁的残疾儿子Hussein，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这一事件引起冲突，造成4人受伤。在希伯伦，一名以色列女汽车驾驶员在汽车遭到石击后开枪，打伤20岁的Ishak al-Natshe。在Halhul，Kiryat Arba的一名移民妇女在其汽车遭到石击时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1日）

116. 6月11日，在纳布卢斯一支国防军部队乔装成阿拉伯人，袭击了镇上的Casbah地区，打死一名基层组织成员（见表），伤3人，逮捕17人——所有这些人都是被通缉者。在随后发生的暴力冲突中，两名妇女，一位55岁，另一位20岁以及一位15岁的男孩受伤。一名两个月的婴儿因吸入催泪毒气受伤住进医院。在被占领土上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5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2日）

117. 6月12日，一名国防军上尉军官向加沙的一个近东救济工程处门诊所

院内投入两枚催泪弹，致使挤在候诊室内的 66 名婴儿和护理孩子的母亲受伤。6 名婴儿住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这一事件是在一支巡逻队遭到石击之后发生的。这名军官受到审讯，被判 10 天禁闭。当部队企图驱散示威者时，El-Bireh 女子学校的 30 名学生因吸入催泪毒气受伤。在耶路撒冷旧城，一名来自 Dimona 的以色列学生 Yosef Edri (17 岁半) 被刺伤住进医院，伤势不太重。100 名嫌疑犯被拘留，但大多数后来被释放。东耶路撒冷发生几起掷石事件。在加沙，7 人在与部队冲突时受伤。城内的一支国防军巡逻队遭到一枚汽油弹的袭击，但无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3 日)

118. 6 月 13 日，8 人在冲突中受伤，在图勒卡尔姆，手持斧头的蒙面青年与部队发生了冲突，部队开枪，打伤 24 岁的 Walid Abu-Safka。在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Deir Ghusun，一名被通缉的青年，即 26 岁的 Muhammad Zeidan，在部队与村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中受伤。有人从纳布卢斯的一家学校里向一支国防军巡逻队投掷了一枚汽油弹。无人受伤。在汗尤尼斯，一枚炸弹在一支巡逻队附近爆炸，一名国防军军官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4 日)

119. 6 月 14 日，耶路撒冷东塔勒皮约特一名 12 岁男孩被一名妇女刺中背部，该妇女随后消失在附近的 Sur Bahir 村。这名男孩住进医院。东塔勒皮约特数百名居民试图冲进 Sur Bahir 村，被警方制止住。国防军对该村实施了宵禁并进行了搜查。在西岸和加沙发生的冲突中，6 人受伤，包括一名叫 Majed Muhammed Ibrahim 的 5 岁男孩，他来自 Ya'bad，被一颗橡皮子弹击中。国防军在 Anabta 采取了行动，逮捕了被通缉者。一个人想抢士兵的枪，被打伤。据报道，部队在纳布卢斯闯入本周早些时候被打死的 Ibrahim Aklik 的家，殴打其家属。Muhammad Abu Zahra 的眼边被东西碎片打伤。国防军消息来源否认这一报道。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说，6 岁的 Ashwaf Sayed 受伤，住进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5 日)

120. 6月15和16日, 7人在加沙地带与部队的冲突中受伤。一名国防军军官在加沙 Sheikh Ajlia 附近被石块打的眼上, 伤势严重。在西岸发生的冲突中, 5人受伤, 其中包括来自 Bani Naim 的 Asad al Manasra (22岁), 他伤势很重。据报道, 在 Far'a 难民营发生了严重冲突。部队使用了大量的催泪弹, 一些住宅受到影响。一名叫 Falmiya Fahmawi 的 45 岁妇女不得不住进医院。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报道, 士兵让纳布卢斯旧城中一位叫 Hashem Juma'a 的卖鞋人为他们提供那一天他的所有顾客名单, 他拒不服从, 遭到士兵毒打, 不得不住进医院。国防军消息来源否认这一报道。以色列 Kibbutz Eyal 的 4 名成员抓了 5 名来自 Azun 的巴勒斯坦人, 因为这伙人带着匕首和斧头, 从西岸越过边界线, 进入以色列。(《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17日)

121. 6月17日, 据报道, 因为加沙地带正在进行总罢工, 只发生了少量事件。7人受伤。在汗尤尼斯, 有人向一支国防军巡逻队投了一颗汽油弹, 无人受伤。据报道, 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发生了严重冲突。国防军在 Arabeh、汗尤尼斯、Azzun 和 Shweika 采取了行动。应哈马斯运动的号召, 西岸举行了罢工。(《国土报》, 1990年6月18日)

122. 6月18日, 在贾巴利亚难民营的一场冲突中有 3 人受伤。Burkin 在村长被打死后实施了宵禁。人们发现他的尸体被人吊了起来。在希伯伦, 一颗管状炸弹在一座正在施工的建筑里爆炸, 国防军在该建筑中安置了一个观察哨所。无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19日)

123. 6月19日, 法塔赫和哈马斯两边的支持者在纳布卢斯发生了严重冲突。两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他们分别名叫 Jihad Hamami 和 Faisal Abu el-Hayat, 都是 20 岁。在加沙地带, 国防军派遣了增援部队, 以防止在里雄莱锡安枪杀事件发生后第三十天在该地区可能发生骚乱, 在与军队的冲突中, 共有 6 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20日)

124. 6月20日, 被占领土普遍举行了大罢工。据报道, 在纳布卢斯新老阿斯卡尔难民营里发生了暴力冲突。军队投放了70枚催泪弹, 并进行搜查, 搜查中打坏一些家俱和太阳能煮饭锅。6人被拘留。来自阿斯卡尔的 Bassam Ashur (21岁) 因手中的炸弹爆炸而被炸伤。他被送入医院, 士兵进入医院, 将他逮捕。在加沙地带的少量冲突中共有3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21日)

125. 6月21日, 在东耶路撒冷的 Silwan 村, 村民与边防警察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数名村民受伤。这场冲突是继一位村民于前一个星期被击毙后爆发的。据报道, 东耶路撒冷的其他阿拉伯人居住区也发生了冲突。其他事件包括, 在加沙地带的 Mughazi, 一枚安放在路边的炸弹在离国防军巡逻队不远的地方爆炸。士兵开枪, 但无人受伤, 在法拉难民营, 17岁的 Yahya Subah 腹部受重伤。另一名10岁男孩也被打伤。据说在纳布卢斯附近发生的一场冲突中, 一位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代表遭到一名国防军军官的殴打。这一事件是在士兵抓住一名朝他们掷石块的青年, 并把他带到民政当局后发生的。这位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代表来到现场, 在随后的争吵中, 那名军官动手打了他。这名军官矢口否认这种说法。那位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官员已向西岸民政当局提出了控诉。(《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22日)

126. 6月22和23日, 据报道, 东耶路撒冷若干个阿拉伯人居住区在周末都发生了暴力冲突。另据报道, 阿拉伯青年和 Neve Yaacov 居住区的居民之间也发生了冲突。据报道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 Silwan。警方使用了催泪弹和橡皮子弹, 以控制数百名暴动者。有30人被捕。25人被实弹或塑料和橡胶子弹打伤。在西岸发生的冲突中, 图勒卡尔姆难民营中的9岁女孩 Zahiya Musaimi 头部被一发塑料子弹打中, 伤势严重。那些被指控与以色列勾结的人及其财产遭到几次袭击。在死海的 Ein-Gedi, 一枚炸弹爆炸, 炸伤了两名犹太公民和两名德国游客。

在加沙地带，两名士兵被石块砸伤。在纳布卢斯，有人向一辆军队的吉普车投掷了一枚汽油弹，此后，士兵们砸碎了当地一些卡车的窗户。无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4日）

127. 6月24日，7人在与部队的冲突中受伤，其中包括3名 Tubas 居民：Anwar Abu Muhsen，21岁、Omar Dararme，41岁和 Iyad Subah。纳布卢斯附近的 Beit Iba 村实施了宵禁，原因是村民袭击了一名叫 Ibrahim Sama'na 的当地警察。后来宵禁被解除。在东耶路撒冷，有人向 Pisgat-Ze'ev 犹太人居住区里的一幢住宅投掷了一枚汽油弹，造成严重的物质破坏。阿拉伯人居住区的宵禁已经解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5日）

128. 6月25日，10人在冲突中受伤。在早些时候受伤的一名当地女孩已死的消息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传开后，据报道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骚乱中，一名妇女被击毙（见表）。法拉难民营的18岁的 Muhammad Jaber 在军队与掷石者之间的冲突中胸部中弹，伤势严重。纳布卢斯的8岁男孩 Majdi Shakir 受伤。据报道，在东耶路撒冷，一犹太人居住区（Neve Yaacov）和一阿拉伯人居住区（Dahyat al-Barid）的居民发生了冲突。警方驱散了两边的掷石者。（《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6日）

129. 6月26日，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有4人受伤。据说士兵们袭击了 Shifa 医院 Said Barakat 医生的住宅，并对他进行毒打。他已住进医院，国防军正在对这一指控进行调查。在军队与掷石者冲突期间，来自 Baka a-Sharkiya 的一名叫 Ashraf Omar 的13岁男孩被击中，伤势严重。（《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7日）

130. 6月27日，据报道拉马拉发生了冲突，一人受伤。据报蒙面青年对西岸北部地区的 Hija 村实施了宵禁，把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集合起来，警告他们不许到以色列做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8日）

131. 6月28日, 在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吞并周年纪念日, 被占领土举行了总罢工。在冲突中有6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位来自纳布卢斯的名叫 Iyad al-Haf 的13岁男孩。在加沙地带的少量冲突中, 共有5人受伤。据报道士兵们在纳布卢斯一所清真寺的墙壁上胡涂乱抹了许多下流之语。国防军正在调查此事。军事警察已开始调查毒打 Said Barakat 医生一案。(《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29日)

132. 6月29和30日, 汗尼尤斯一名13岁男孩在往电线上悬挂巴勒斯坦国旗时触电而死。国防军对在 Beit Lakiya 和 Shweika 采取了军事行动。大约有20人被捕。周末没有报道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日)

133. 7月1日, 被占领土没有重大事件的报道。杰宁的两位居民即60岁的 Mahmud Marwan 和42岁的 Jihad Nasser 遭到蒙面青年的袭击。一枚炸弹在西耶路撒冷市中心爆炸。一名4岁的以色列女孩被炸伤。(《国土报》, 1990年7月2日)

134. 7月2日, 被占领土上举行了罢工和游行, 纪念穆斯林的宰牲节。汗尼尤斯难民营的 Mahmud Abu-Hajaj (16岁) 在往电线上悬挂巴勒斯坦国旗时触电身亡。在加沙发生的与部队的冲突中, 有4人受伤。在 Nur Shams 难民营, 17岁的 Nasser Jawabra 受伤。在纳布卢斯, 一名叫 Khaled a-Sayeh 的14岁男孩被橡皮子弹击中, 住进医院。另外三人因被打伤也住进医院。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 17岁的 Ghareb Asruji 被橡皮子弹击中。在希伯伦, 士兵在追捕一蒙面青年时闯入一所清真寺, 发现了一个储藏活动分子所使用的汽油弹和其他物资以及哈马斯印发的小册子的地窖。(《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3日)

135. 7月3日, 在希伯伦附近的 Idna, 巴勒斯坦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战斗, 3名男孩被击毙(见表), 9人受伤。这一事件据说是自起义以来, 派别之间

的一次流血最多的暴力行为。冲突发生后，该地区实施了宵禁，警方开始进行调查。其他事件包括，在汗尤尼斯，保安部队进行了逮捕活动，拘捕了大约 30 名阵线嫌疑分子，据说这些人杀害了当地的两名居民，还袭击了其他通敌嫌疑分子。（《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4 日）

136. 7 月 4 日，据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说，在汗尤尼斯和拉法难民营发生的少量冲突中，共有 5 人受伤。（《国土报》，1990 年 7 月 5 日）

137. 7 月 5 日，在所发生的少量事件中，加沙地带有 3 人受伤，西岸 3 人受伤。在图勒卡尔姆，有人朝一辆运货卡车上投掷了一枚汽油弹；无人受伤。据报道西岸受伤的 3 名青年中一位名叫 Taysir Bilal，20 岁，来自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Atil；另一位名叫 Ahmed Shalabi，15 岁，来自杰宁，他胸部中弹，住进医院；最后一位是来自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Kafr Labad 的一名 13 岁男孩。（《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6 日）

138. 7 月 6 和 7 日，在周末发生的事件中，加沙地带有 5 人受伤。一名国防军士兵在加沙巡逻时被石块砸成轻伤。另外还发生了两起扔手榴弹或自制炸药的事件，一起发生在纳布卢斯，是向国防军巡逻队投掷的；另一起发生在耶路撒冷旧城，是向警察巡逻队投掷的。无人受伤。在加沙地带的 Nuseirat 难民营；一位 45 岁的妇女及其 21 岁的女儿遭到袭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8 日）

139. 7 月 8 日，耶路撒冷的一位名叫 Moshe Tadjji（24 岁）的警察，在耶路撒冷旧城巡逻时，一名阿拉伯刺客刺中他的后背。他的生命没有危险。据报道发生了少量事件。加沙地带有 4 人受伤。杜拉市副市长 Jamil Abu Arkub 被蒙面青年刺伤，在 Kalkilya 附近的 Kafr Thulth，蒙面者朝当地地方委员会头目 Yusuf Arar 的住宅投掷了一枚汽油弹。（《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9 日）

140. 7月9日, 被占领土举行总罢工, 纪念起义已持续第32个月。在少量事件中, 加沙地带6人受伤。据报道, 纳布卢斯 Halat al-Amud 居住区发生了冲突, 部队至少闯进40户住宅, 并且使用了大量催泪弹。在加沙, 有人向国防军巡逻队投掷了一枚汽油弹。无人受伤。5名蒙面青年在加沙被捕。其中一人因没有服从站住的命令而被开枪打伤。(《国土报》, 1990年7月10日)

141. 7月10日, 据报道在耶路撒冷以北的 Shufat 难民营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一名青年被击毙(见表); 数人受伤。在与部队的冲突中, 14人受伤, 其中5人是在加沙地带受伤的, 另外9人是在西岸。后者包括来自纳布卢斯的 Nashad Harun, 18岁, 来自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Kafr Ruman 的 Muhammad Hamdan 以及来自杰宁附近的 Kabatiya 的6名青年: Nader Zakharne, 13岁、Jamil Zakharne, 13岁、Nasser Zakharne, 16岁, Ghassem Zakharne、18岁, Muhammad Akhmil, 16岁, 最后一位是来自同一家庭的一名妇女, 她的头部被一颗橡皮衣弹子击中。数人被殴打致伤。在杰宁, 3名被通缉的青年遭到逮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1日)

142. 7月11日, 继当地一名青年于前一天被打死后, Shufat 难民营继续发生严重冲突。一名警察受轻伤。加沙地带有5人受伤, 纳布卢斯和杰宁附近的 Sanur 共有3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2日)

143. 7月12日, 在 Kabatiya, 继突然进行税收检查并逮捕一些人之后, 爆发了冲突, 一青年受伤。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 5名青年受伤。一名士兵被石块砸伤。在东耶路撒冷, 有人向一支警方巡逻队投掷了两枚汽油弹。没有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3日)

144. 7月13和14日。据报道周末在 Bureij 难民营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严重冲突。8人受伤。在西岸发生的冲突中, Kabatiya 的两名青年和图勒卡尔姆地区的两个人在突然搜捕行动中被枪打伤。纳布卢斯一位名叫 Sheikh Naba

Birek 的 28 岁居民怀抱 8 个月的女儿回家，途中被士兵打伤。据他声称，士兵在他家附近拦住他，命令他举起双手。他举起一支手臂，士兵于是用步枪托打他，然后又朝他的腿部射击了一发橡皮子弹。这个事件正在调查之中。在东耶路撒冷，三辆汽车和一个杂货铺被火点燃。在拉马拉，一后役军官驾车驶过路障，士兵命令他停车，但他置之不理，结果被士兵开枪打伤。在以色列的巴特亚姆市，发现了汗尤尼斯 26 岁青年 Adnan Mohsen 的尸体，他身上被刺伤多处。警方说他是从房顶上掉下摔死的。他的尸体被送往法医研究所。（《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15 日）

145. 7 月 15 日，据报道加沙地带发生了群众与部队的冲突。5 人受伤。国防军在图勒卡尔姆地区的 Beit Lid、Shufa 和 Safarin 等地采取了军事行动。在 Beit Lid 有 3 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 12 岁男孩，名叫 Kikhri Zabadeh，他双腿瘫痪，住进医院。另两名受伤者分别名叫 Muhammad Talal，18 岁，Issam Hamadeh，22 岁。两人都已住进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16 日）

146. 7 月 16 日，据报道加沙地带的事件与冲突有所增加。在 Jabaliya、拉法、Bureij 难民营的冲突中，共有 5 人受伤。在西岸，一支边防警察巡逻队抓住了两名哈马斯的蒙面活动分子。当时他们正在 Kalkilya 刷写标语口号。其中一人名叫 Yasser Abed，17 岁，腿部被枪打伤，据说他企图袭击一名士兵。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已被通缉两年的 Muhammad Haba（40 岁）被抓获。在拉马拉和伯利恒地区，也进行了逮捕活动。在纳布卢斯，士兵殴打了来自 Zeifa 的 22 岁的 Sufian Khirzallah 和来自 Balata 难民营的 22 岁的 Khalil Haman。被叫到现场的红十字会代表后来找到了这两个人，发现他们的头部正在流血。这一事件发生在旧城闹市带有顶篷的市场里。两名青年被送入医院，后来都已出院。国防军正在调查这一案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17 日）

147. 7月17日, 国防军为了抓获可疑的活动分子, 在西岸进行了搜捕。数十人被捕。在杰宁, 一名被通缉的男子被打伤, 住进医院。在加沙地带接连发生的冲突中, 3人受伤。在拉马拉, 士兵拦住了一名叫 Ribhi Aruri 的记者, 命令他拾起一可疑物体。他予以拒绝, 随后向当局起诉。在图勒卡尔姆。有人向一辆军用吉普车投掷了一枚汽油弹, 炸伤一名士兵。(《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8日)

148. 7月18日, 在 Shati、Bureij 难民营以及拉法和汗尤尼斯发生的冲突中, 4人受伤。据报道军队对 Anabta、Mazraat Sharkiya、Atil、Rumaneh、Beit Anan 等村庄进行了搜捕。在 Ras Atiya, 28岁的 Ata Mura'abeh 被蒙面青年殴打、刺伤。在 Kalkilya, 24岁的 Mustafa Asbeitan 被劫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9日)

149. 7月19日, 4人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受伤。在纳布卢斯, 数百人参加了穿过旧城闹市的游行, 之后 15岁的 Omar Musalah 和 40岁的 Munib Samahneh 被枪打伤。部队袭击了纳布卢斯附近的 Kafr Kadum, 命令居民摘掉巴勒斯坦国旗, 擦掉敌视以色列的标语。蒙面青年劫持了 Kalkilya 44岁的 Raked Kuran。早些时候被劫持的 Mustafa Asbeitan 被发现身受重伤。国防军一名中校军官头部被石块击中, 伤势严重。(《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20日)

150. 7月20和21日, 1990年7月20日, 被占领土上发生了自五月底里雄莱锡安大屠杀以来的最严重的冲突, 在拉法, 国防军和边防警察开枪打伤了37人。一些青年人先是向一辆军用吉普车投掷石块, 于是引起了冲突。冲突一直持续到很晚。4人受重伤。据报道在加沙地带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冲突; 6人受伤, 其中有一名来自 Sajai'ya 的9岁女孩, 子弹打中了她的手。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说, Bureij 难民营一个7岁男孩作了右眼摘除手术, 他的脸部被催泪霰弹击中并烧

伤。在西岸的冲突中，6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2日）

151. 7月22日，拉法继续发生了冲突。5人受伤。在西岸的冲突中，以下人受伤：Muhammad Ali，21岁，来自 Kalkilya，他被边防警察开枪打伤；Muhammad Sharkawi，14岁和 Amjad Abd el-Kader，19岁，两人均来自杰宁附近的 Zababdeh。来自 Yama 的以色列阿拉伯人 Nizar Mahmud Daka（28岁）在 Atil 村庄附近驾车时被蒙面青年劫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3日）

152. 7月23日，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冲突中，5人受伤，这5人主要是在拉法和贾巴利亚难民营里受伤的。德尔迪万一名叫 Nawal Awabda 的24岁的妇女遭到严重殴打，住进医院。在纳布卢斯，有人朝国防军一观察哨所开枪，但无人受伤。在阿瓦尔塔、Nurshams、图勒卡尔姆、Arura、德尔迪万等地，数名被通缉的活动分子遭到逮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4日）

153. 7月24日，被占领土响应哈马斯的号召，举行了总罢工。在西岸发生的冲突中，以下人受伤，他们均来自 Kabatiya：Ahmed Zakharne，16岁，Ibrahim Sadek，33岁、Khaled Khmeil，24岁，Ziad Khmeil，14岁。在图勒卡尔姆东面的 Labad，20岁的 Khaled Ahmed 手部被枪打伤。据 Etzion 集团地区委员会主席报告，Neve Daniel 移民区里的100棵樱桃树和桃树被阿拉伯人连根拔掉。（《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5日）

154. 7月25日，于1990年7月22日被劫持的以色列阿拉伯人 Nizar Duka 的尸体被发现。一位名叫 Ikbai Jamal 的18岁女子在 Kalkilya 附近的 Azzun 自己的住宅里被人劫持。在西岸的冲突中，两人被枪打伤，一个叫 Shafik Abd el-Ani，23岁，来自图勒卡尔姆附近的 Sida，另一个是 Kalkilya 的居民。在汗尤尼斯，一名士兵的手被石块打成轻伤。加沙地带的三位居民在冲突中受伤。在东耶

路撒冷，3 辆汽车被火点燃。在 Abu-for，一支边防警察巡逻队遭到石块和瓶子的袭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6 日）

155. 7 月 26 日，5 人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受伤。在 Nataf 移民点附近发现了 Mustafah Fakih 的尸体，他 40 岁，来自卡塔尔。他的家人声称他是被通敌分子杀害的。（《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7 日）

156. 7 月 27 和 28 日，据报道周末发生了冲突，西岸有 6 人受伤，加沙地带 7 人受伤。纳布卢斯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名叫 Sahir Ba'ara 的 15 岁男孩头部被一位军队的狙击手开枪打成重伤。在纳布卢斯受伤的其他人有 Muhammad Atallah, 20 岁、Ziad Ashur, 16 岁、Mohamed Zayed, 18 岁、Salah Abu Za'arur, 17 岁。来自杰宁的 18 岁的 Imad Jafer 受伤，后被逮捕。贝特拉希亚的 40 岁的 Mustafa Tambur 遭到蒙面青年的殴打。在特拉维夫海滩，一枚炸弹爆炸，加拿大游客马奈·基梅尔曼被炸死，还有 18 人被炸伤。警方封锁了这一地区，12 人被拘留审问。6 名企图袭击阿拉伯过路者的以色列人也被拘留审问。（《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9 日）

157. 7 月 29 日，部队在一架直升飞机的援助下袭击了图勒卡尔姆 Sida 村和 Ilar 村两个村庄。15 名被通缉者被捕。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5 人受伤。图尔卡尔姆一个名叫 Maez Kuzah 的 7 岁男孩脸部被橡皮子弹击中。在杰宁、蒙面青年袭击了 22 岁的 Hamis Shahnur，将他打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30 日）

158. 7 月 30 日，在被占领土上的冲突中，10 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 6 岁和 14 岁的男孩。据报道在纳布卢斯的旧城闹市，当人们得知一当地男孩因早些时候受的伤而死亡（见表）后，此地爆发了严重冲突。部队使用了大量催泪弹，以驱散示威者。据报道在 Kabatiya（5 人受伤）和加沙地带的若干地方也都发生了冲突。特拉维夫一名叫 Yitzhak Peretz 的 27 岁的以色列公民在驾车驶过杰宁附近的

Arraba 村时遭到袭击受伤。据说数十名村民拦截了他的汽车，向车掷石块，后来又用拳头打他，用刀刺他。他的汽车被火点燃。他后来被两名阿拉伯卡车司机送往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31 日）

159. 7 月 31 日，在一系列的冲突和事件中，数人受重伤。Efrat 移民点的一个名叫 Evyatar Cohen 的 7 岁男孩在其父母的汽车遭石击时头部被砍伤。在杰里科 Akabat Jaber 难民营附近，有人向两位戈兰居民的汽车投掷了一枚汽油弹，将其炸伤。部队随后在该地区实施了宵禁，并逮捕了数名可疑分子。杰宁难民营一个名叫 Osama Turkman 的 10 岁或 12 岁男孩头部被一发塑料子弹击中，住进医院，生命垂危。纳布卢斯另一名叫 Muhamad Arafat 的 10 岁男孩在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上遭到石击，他是在汽车遭石击后，以色列乘客开枪还击时被打伤的。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自起义开始以来就被通缉的 23 岁的 Yusuf Abu-Ghazala 被乔装的士兵开枪打伤并被捕。来自纳布卢斯附近的 Jamain 的 Abdallah Shehadeh (15 岁) 在与掷石者的冲突中腿部中弹。受伤的还有 Nidal Abu Ghanem, 21 岁，来自图巴斯附近的 Akaba，此外还有 3 位 Kabatiya 居民，年龄分别为 13 岁、14 岁和 40 岁。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3 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1 日）

160. 8 月 1 日，6 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枪击伤；其中一人名叫 Amir al-Ziah, 45 岁，来自 Al-Khader，他的头部被一发橡皮子弹打中。其他 5 人是在拉法受伤的。部队袭击了好几个村庄，其中有 Bidiya 村和 Jilaban 村。（《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2 日）

161. 8 月 2 日，在杰宁，Kabatiya 和纳布卢斯发生的冲突中，3 人受伤。拉法有 8 人受伤。有人向拉马拉的警察指挥官投掷了一枚汽油弹。（《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3 日）

162. 8 月 3 日和 4 日，5 人在西岸周末发生的冲突中受伤，在拉法和汗尤尼

斯有 7 人受伤。在 Kalkilya, 人们发现一名叫 Sari Laoud 的 14 岁男孩死亡, 死因不明, 但据认为这起谋杀不是出于政治动机, 而属于刑事犯罪。在希伯伦的一次军事行动中, 数名被通缉者被捕, 在加沙 Sajai'ya 和 Zeitun 居民区, 22 名被通缉者被捕。据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说, 部队近日为了获得受伤者姓名的记录, 袭击了加沙地带南部的数家医院。据说他们后来来到这些人的家里, 强行罚款。(《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5 日)

163. 8 月 5 日, 图勒卡尔姆有一人被橡皮子弹打伤, 伤势严重, 他名叫 Ibrahim Salman, 26 岁; 在加沙地带有 5 人被打伤。在希伯伦以西的 Beit Kahil 村, 不明身份者向一支军事巡逻队开枪射击。无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说, 一名来自 Yabed 的名叫 Emna al-Kilari 的 48 岁妇女在前一个星期被一辆军用卡车撞伤, 后在医院死亡。(《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6 日)

164. 8 月 6 日, 在东耶路撒冷的 Beit Hanian 地区附近发现了两名以色列青年的尸体, 他们是 8 月 4 日失踪的, 一个名叫 Lior Tubol, 17 岁, 另一个叫 Ronen Karamani, 18 岁。他们被人用东西堵住了口, 手被铐住, 背部被刺。他们的尸体是在犹太青年袭击阿拉伯人之后发现的。在耶路撒冷的不同地方, 有 11 名阿拉伯人受伤, 8 名犹太人参加了暴乱。Kaeh 活动分子煽动人群, 发生了许多起阿拉伯驾驶员被拉出汽车遭受毒打的事件。数辆阿拉伯人的汽车被烧, 许多汽车和房屋被石头砸坏。在被占领土上发生的其他事件包括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 3 人受伤。许多城镇举行了罢工。加沙举行了总罢工。在 Beit-Hanun 的掷石事件中, 一名士兵受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7 日)

165. 8 月 7 日, 在耶路撒冷, 犹太人的暴乱和对阿拉伯人的袭击又持续了一整天。暴乱者中第一次出现了蒙面者和信奉犹太正教的青年。12 名阿拉伯人被打伤。警方使用武力驱散暴动者, 22 人被捕。在 Kiryat Arba 附近, 一颗子弹打碎一辆阿拉伯人汽车的后车窗, 一名过路妇女被击毙 (见表)。在拉马拉附近的

Abud, 移民们向阿拉伯人的汽车投掷石块时, 一位叫 Radia Ali 的 45 岁的妇女被部队打伤。在掷石过程中, 来自 Beit Ummar 的 Muhammad Hassan 被打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8 日)

166. 8 月 8 日, 据报道耶路撒冷只发生几起反阿拉伯人的事件。Kach 活动分子切断了 Beit Safafa、Sur Baher 和 Eizariya 等村庄的供电和电话线路。在掷石事件中, 数人受伤, 其中既有阿拉伯人, 也有犹太人。据报道拉法发生了严重冲突。5 人受伤。在纳布卢斯附近的 Balata 难民营发生的冲突中, 32 岁的 Walid Abu-Leil 受重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9 日)

167. 8 月 9 日, 被占领土举行总罢工, 纪念起义进入第 33 个月。据报道, 在 Askar 和 Far'a 难民营发生了几起冲突。不过, 在一个道路交叉点发生了反阿拉伯人事件, 阿拉伯人的汽车遭到石击。警方几次干预, 逮捕了 3 名犹太可疑分子。(《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10 日)

168. 8 月 10 日和 11 日, 一名青年被击毙 (见表), 3 人受伤。他们是 Alwan Akmeil, 11 岁、Nasser Mansour, 15 岁, 两人都来自 Kabatiya, 最后一个 Bassam Muhammad, 17 岁, 来自图巴斯附近的 Akaba。在拉法和加沙地带也有 3 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12 日)

169. 8 月 12 日, 被占领土举行了支持伊拉克的示威游行。加沙地带 3 人受伤, 西岸 3 人受伤。他们是 Usmah Yamuni, 17 岁、Muhamnad Awad, 19 岁、Hamdan Hamed, 14 岁, 均来自杰宁。(《国土报》, 1990 年 8 月 13 日)

170. 8 月 13 日, 3 人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受伤。贾巴利亚有两人受伤。据报道, 在纳布卢斯旧城闹市区、拉马拉和阿斯卡尔都发生了冲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14 日)

171. 8 月 14 日, 在 Damiya 桥附近, 数辆汽车遭到石击, 45 岁的 Adel Zikawi 头部受伤。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许多市镇和难民营里, 支持伊拉克和反对

埃及的示威游行活动仍在继续，但无其他伤亡报道。（《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15日）

172. 8月15日，被占领土响应哈马斯伊斯兰运动的号召，举行罢工。部队强行驱赶支持伊拉克的示威群众，伤4人，其中一人是来自图革难民营的17岁的Yusuf Zamal。据报导，在纳布卢斯附近的Beit-Zawata和Ein Beit al-Ma及阿斯卡尔难民营都发生了游行活动和与部队冲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16日）

173. 8月16日，西岸继续举行支持伊拉克的大规模示威活动。Kabatiya, 14岁的Jamil Zakharna被部队开枪打伤。在汗尤尼斯，有7名群众被部队打伤。来自Bureij难民营的14岁男孩Hamis Rifai被打成重伤。20岁的青年因拒绝摘下一面巴勒斯坦旗帜而被Givati巡逻队打成重伤，后送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17日）

174. 8月17日和18日，在周末继续举行支持伊拉克的示威游行活动。希伯伦有人向一支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开火，无人受伤。对该城镇部分地区宵禁。军队驱散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示威活动；没有伤亡报道。（《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19日）

175. 8月19日，加沙地带带有3人在冲突中受伤。一名叫Eran Glazer的士兵在贾巴利亚难民营被石头击伤头部。（《国土报》，1990年8月20日）

176. 8月20日，据报导在Ketzioth拘留营发生了一起严重冲突，在拘留营士兵发动了攻击，士兵投掷了催泪弹，并鸣枪示警。15名犯人因吸入毒气受伤，另有几人遭到殴打。6名士兵受伤，其中一人是军官。在其他事件中，纳布卢斯有人向一辆军用吉普车投掷了一枚汽油弹，导致一些人被逮捕。据报导，在纳布卢斯以北的Sheikh Radwan发生了冲突。3人被塑料壳金属弹击伤。来自Shaheen难民营的37岁的Muhammad Ali Siam，被一伙蒙面青年打成重伤。35岁的

Mansuri 失踪，一个亲法塔赫团体声称对其被绑架负责。（《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21日）

177. 8月21日，该领土举行了大罢工。加沙地带有13人在严重冲突中被枪弹打伤，包括6名13至21岁的年轻人。在希伯伦，一蒙面人被军队开枪打伤。在耶路撒冷，一南非游客被刺，受轻伤。一名以色列司机在以色列拉姆拉以北遭到两名巴勒斯坦青年的袭击。在Zawiya，18岁的Izzat Ashkiz被一伙蒙面青年绑架。据报导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发生了冲突。3人受伤：Iyad Jawar，17岁，Nasser Baria，19岁和Mahmud Issa，30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22日）

178. 8月22日，在被占领土发生的零星冲突中，加沙地带和西岸分别有5人被打伤。其中包括一名来自Nur Shams难民营的13岁的男孩Heitam al-Arej和18岁的Jaber Amur，后者在杰宁附近的Anzah被子弹击中头部。在Jaba附近，有人向一辆军车投掷了两枚汽油弹。军队开火回击，打伤了18岁的Shaher Abu-Aun。在Anabta和纳布卢斯也有一些人被打伤。他们是Ahmed Ghalib（18岁）和Fadi Zaghlul。巴勒斯坦消息来源声称，在纳布卢斯，军队无缘无故地向旧城区中心发射催泪瓦斯弹。在伯利恒以南的贝特法加，进行了一次税务检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23日）

179. 8月23日，在纳布卢斯有两名16岁的男孩被橡皮子弹打伤而被送进医院。在加沙的Sajai'ya，一名以色列司机向一个8岁女孩开枪，造成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24日）

180. 8月24日和25日，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周末被打死（见表）。一些地方，主要是在纳布卢斯，人们举行了支持伊拉克的示威活动。有3人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冲突中被打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26日）

181. 8月26日，据报导在西岸三个村庄——Silat a-Hartiya、Kasrah 和

Madama——发生了冲突。在 Silat a-Hartiga, 有人向涉嫌与以色列勾结的人家投掷了两枚汽油弹并打死一名村民, 军队随后进行了搜捕。在 Kasrah, 当时民选村长的儿子、23 岁的 Kaber Jibally 被蒙面人绑架。在加沙, 有人向一支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投掷了一枚汽油弹。(《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27 日)

182. 8 月 27 日, 在加沙地带发生的少数事件中, 有 5 人被打伤, 据报道, 在西岸举行了一些支持伊拉克的示威活动。有报道说, 军队无任何明显理由地向纳布卢斯旧城区中心的一家商店发射了催泪弹。军队还袭击了该地区另外几家商店, 并搜捕了被通缉者。在加沙, 有人向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投掷了两枚汽油弹。来自 Beita 的 19 岁的 Raed Asad, 腿部中弹, 后被送进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28 日)

183. 8 月 28 日, 在图勒卡尔姆和加沙地带发生的零星冲突中, 分别有 4 人和 2 人被打伤。被打伤的图勒卡尔姆青年是 Ali Abu Ishab, 15 岁、Hamdullah Aza, 16 岁、Ahmed Abdullah, 15 岁和 Rayed Abu Zahra, 18 岁, 后者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被逮捕。来自 Al-Arub 难民营的 Issa Hamdan (30 岁), 当其汽车在希伯伦遭到移民石击时受伤。在 Beit Sahur 附近, 当一辆以色列人的公共汽车经过时, 两枚路边炸弹爆炸, 造成财产损害, 但无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29 日)

184. 8 月 29 日, 据报导在希伯伦发生了严重冲突, 有人向军队投掷了四枚汽油弹。在加沙地带, 有三人在冲突中受伤。据报导, 在拉法、汗尤尼斯、Bureij 和 Shati 难民营发生了冲突和掷石事件。在纳布卢斯, 一名据悉与以色列勾结的当地居民、即 55 岁的 Muhammad Salah al-Arub, 走进位于军政府办公处附近的地方拘留所, 欲向涉嫌于 1989 年 1 月 12 日杀害他的儿子、12 岁的 Nasser 而被关押的几名被拘留者开枪。士兵在他未能来得及开枪之前就制服了他。在西岸, 有 3 人在冲突中受伤: 来自杰宁的 Husam Salfiti、来自 Far'a 的 Muhammad

Shawish, 21 岁, 和来自 Balata 的 Khaled Mahmud, 19 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30 日)

185. 8 月 30 日, 在被占领土内举行了大罢工。在加沙地带, 有 4 人在少数暴力事件中受伤。在贾巴利亚难民营, 当一枚汽油弹掷向一支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时, 有一名士兵的手被烧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31 日)

186. 8 月 31 日和 9 月 1 日,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 分别有 5 人和 2 人在周末发生的冲突中受伤, 另有 2 人在与移民发生的一起冲突事件中受伤。(《国土报》, 1990 年 9 月 2 日)

B. 司法, 包括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

1. 巴勒斯坦居民

口述证词

187. 数名证人叙述了他们对于司法状况的个人经历。有人提到在逮捕巴勒斯坦人时通常采取的野蛮做法:

“1987 年 11 月 4 日上午 10 点半, 几十名士兵包围了我的住宅, 另有几十人冲进我家来逮捕我。他们未出示任何正式逮捕令, 就把我拖进一辆军用吉普车, 送到 Moscobiya、设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大院拘留中心。在那里 Shin Bet 签发了逮捕令。”(Terry Boullata 小姐, A / AC.145 / RT.530)

“我在凌晨 3 点被带走。当士兵来时, 他们冲进我父母的住宅, 也就是我的住所。他们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们的车就停在距我家约 500 米之处。我记得当时我仅穿着内衣他们就让我出去。我母亲试图递给我睡衣, 而他们却用睡衣蒙住了我的眼睛。当我走出住宅不远之后, 他们就开始殴打我直至来到车

旁。他们把我扔进车内，在这段从 Shata 难民营到加沙中心监狱约 3 公里远的路途上，车厢内我周围的士兵不停地用枪托和他们的脚踢打我并污辱我。我记得那天夜里很冷，当我们到达加沙监狱时，他们让我几乎赤裸着身子站在一个大柱子旁，以履行入狱的初步手续。”（Helmi Moussa Chaben 先生，A / AC.145 / RT.534 / Add.1）

188. 证人还指出，许多审判只是假装公正，根本不是公正审判，在这方面，一位被驱逐的记者 Jamal Ibrahim Farraj 先生说：

“我们被关押在一起的有 25 名被拘留者，都受到要被驱逐的威胁。在审判之前，我们都被关押在一个拘留营中。虽然我说我们受到的这一审判是合法的，但我们仍然惊异地看到，它竟然是一次有名无实的审判。我们被带到 3 名军事法官面前，他们不允许我们讲话，也不让我们为对我们提出的指控进行辩护。”（A / AC.145 / RT.535）

189. Helmi Moussa Ghaben 先生，一位原被拘留者回忆了他在这方面的经历：

“我记得我的律师当时要求见我，那是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他又请求最高当局和以色列军队的法律顾问。他提出要求见我，不与我谈话，仅看看我而已，他还提出要求保释我。经过大量努力，他们才允许他来见我。情形是这样的：一名审讯军官来告诉我说，‘不准谈任何事情，不允许你谈话’。我并不知道我要去哪儿。总之，他们把一个袋子套在我头上，我衣冠不整，没穿内衣，仅披着一件外套。他们把我带到开庭进行保释要求裁决的房间。首先，法律上校、也是加沙军事法庭庭长，要求我不得讲任何话，就坐在那里听。他对我说，‘那是你的律师，他提出保释你的要求，这一要求已被拒绝，再见’。仅此而已。我对他说，既然这是法庭，我有权利在他面前说话。他犹豫了一下，然而让律师离开房间。律师一出去，那位上校就问我想说

什么。我说，我首先想知道为什么逮捕我。他说‘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被逮捕？’‘当然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又看着警方代表（他也是一个情报官），问他这是否可能，此话是否属实。那位军官用希伯莱语回答说，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犯人，我是想要花招。我听懂了他们的话，我就用希伯莱语回答说，‘我不想和你兜圈子，我就想知道实情’。于是，法庭庭长回答我说，‘我不能告诉你对你的指控’。我说，‘如果我连对我的指控都不知道，我怎么为自己辩护呢？’他又用希伯莱语说，‘你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进行了接触’。我对他说，这是可以对街上任何一个行人提出的笼统指控。后来他告诉我还有一个秘密档案。我说，这个秘密、机密字眼可使你为早已死去的人签字。然后他说‘这不是政治，我不许你谈论政治’。我对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不想过多的探讨，我不过是想在本法庭备忘录上记下：我受到了折磨，11 天来我不得有一分钟入睡，我已筋疲力竭，但依然十分清醒地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他对我说，他不打算记录下我所说的话，我可以和与延长我拘留期有关的法官谈谈这事。然后我说，他是要见我的，他也会知道秘密档案这一词根本是毫无意义的。说完我就出去了。”（A / AC.145 / RT.534 / Add.1）

190. 被驱逐的教师 Balal Ezzedine Hussein Shakhshir 先生也提到拒绝让他了解指控内容的情形：

“……根本没有判决，总是行政拘留，指控往往作为秘密档案程序的一部分提出，也就是说，只说这个人是对安全构成威胁的人，仅此而已。但无任何具体指控。军事法官向你宣读这一指控，这是情报人员给他们的，但被拘留者本人却没有为自己辩护或查明对他提出的是何种指控的权利。”（A / AC.145 / RT.538）

191. 人权问题研究人员 Anita Vitullo 女士指责缺乏足够的司法补救方法：

“军事审判制度在1989年彻底崩溃，代之而来的是迟迟不审和迅速判决，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批巴勒斯坦人在无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就被立即定罪。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律师在 1989 年期间举行了两次罢工，以抗议军事法庭内极糟的情况，有时律师还遭到士兵的殴打。”（A / AC.145 / RT.543）

192. 有几份证词还提到了逼供的做法，在这方面，一位学生、Mohamad Ahmad Saleh Nazal 先生说：

“有两名审讯人。一人记录，另一人手持一根棍棒。他站在我身后不停地打我。如果我没有回答他们询问我的问题，他就揍我。审讯之后，我在牢房里也无法睡觉。如果审讯人出去休息，他就交待看管此牢房的监督人或士兵不让我睡觉，如果他们认为我要睡了，他们通常装作好像在牢房中修理什么东西，譬如修理窗户。他们还捆绑我的手脚，并向我泼水。”（A / AC.145 / RT.534 / Add.1）

193. 一名匿名证人提到在审讯期间，为诱使被拘留者交待而向其施加精神压力：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审讯，我们在审讯期间都遭到殴打。对付被拘留者、特别是对年青人有一套具体办法。他们试图对其进行引诱或恐吓。先是一个人来对你十分客气而又彬彬有礼，而另一个人则竭力十分粗暴和极其野蛮地对待你，那些阅历不深或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就很容易因此而落入情报部门的圈套，因为通常当一个人对你态度友好、谈话客气时，你就会更愿意同他而不是与对你粗暴的人交往，这是他们惯用的、尤其是对青年人采用的一个方法。”（A / AC.145 / RT.536）

194. 有关被占领土上司法状况的证词载于文件 A / AC.145 / RT.530（Terry Boullata 小姐）； A / AC. 145 / RT. 534（一名匿名证人）； A / AC. 145 / RT. 534 / Add. 1（Helmi Moussa Ghaben 先生）； A / AC.145 / RT.535（Jamal Ibrahim Farraj 先生）； A / AC.145 / RT.538

(Balal Ezzedine Hussein Shakh-shiz 先生); A / AC.145 / RT.543 (Anita Vitullo 女士; Raja'a Hannor 女士); 和 A / AC.145 / RT.545 (一名匿名证人)。

书面资料

195. 1990 年 4 月 1 日, 阿拉伯律师委员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巴勒斯坦律师在以色列法庭上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议。总部设在西岸的阿拉伯律师委员会主席 Ali Ghuzlan, 指责以色列当局一贯干涉巴勒斯坦律师履行其职责, 并侵犯律师及其委托人的权利。他说, 律师通常都得不到有关其案件的资料, 还不得不等候数小时求见以色列官员或被拘留者。阿拉伯律师委员会特别关心可否进入安萨尔 3 号拘留营的问题。他还说, 已有 5 名巴勒斯坦律师遭到以色列士兵和边防卫兵的殴打, 还有 6 名律师自民众起义开始以来一直被拘留。(《黎明》周刊, 1990 年 4 月 9 日)

196. 4 月 3 日, 加沙军事法庭判处在拉法的 73 岁的 Mohammed Hamdan Abu Ghararah 8 个月监禁, 52 个月缓期处刑, 并对其拥有一支枪处以罚款 5000 新谢克尔。(《黎明》周刊, 1990 年 4 月 9 日, Ashaab)

197. 4 月 4 日, 希伯伦军事法庭以政治罪判处 53 岁的 Rahmeh Khalil Al Seekh 6 个月缓期监禁并罚款 650 新谢克尔。(《黎明》周刊, 1990 年 4 月 9 日)

198. 4 月 5 日, 据报加沙军事法庭分别判处来自 Jabaliya 的 20 岁的 Dalal Saruk 和 22 岁的 Mahmud Mustafa 8 年监禁, 罪名是曾于 1987 年向该营地的以色列国防军哨位投掷爆炸物。(《国土报》, 1990 年 4 月 5 日)

199. 4 月 8 日, 耶路撒冷地区法庭判处耶路撒冷地区 Silwan 村的 Intisar Atta Al Kak 4 年监禁, 罪名是她携带了一个燃烧瓶。Kak 怀孕七个月。另一名妇女、Deir El Balah 难民营的 38 岁的 Ghalya Ayub Abu Samra, 也被加沙军事法庭判刑。她因拥有武器而被判处 5 个半月监禁和 3000 新谢克尔罚金。(《黎明》周

刊，1990年4月16日)

200. 4月16日，据报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以色列一监狱中被关押了四年多，等候审判。来自 Balata 难民营的 Umai Abu Aisheh, 19岁，因涉嫌向以色列巡逻队投掷燃烧瓶并制造管状手榴弹于1986年2月被捕。纳布卢斯军事法庭对该青年一案至少审查了六次，但仍未对其提出正式指控，理由为他的档案不见了。由于未对他提出任何指控，也没有对他进行行政拘留，他的律师 Ali Ghuzlan 无法为其辩护。每次开庭，法庭都宣布推迟审判 Abu Aisheh 一案。(《黎明》周刊，1990年4月16日)

201. 4月19日，卢德军事法庭判处作家兼 Bir Zeit 大学讲师、39岁的 Izzat Azzawi 27个月监禁和23个月缓刑，罪名是起草与起义有关的小册子。Radi Jara'i, 39岁，被判二年监禁和二年缓刑，罪名是起草小册子并分发从 Sari Nusseibeh 博士那里收到的220,000美元，用于与起义有关的活动。(《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0日)

202. 4月29日，纳布卢斯军事法庭判处杰宁附近的 Kfar Ra'i 村的25岁的 Zaher Ahmed Naji Abdel Khalek 17年监禁，罪名是领导民众委员会、拥有武器、组织示威活动并造成一名与以色列勾结者被打死，以及制造并向与以色列勾结者和军队巡逻车投掷炸弹。(《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203. 5月3日，卢德军事法庭判处来自扎维耶的33岁的 Jaber Jawad Salameh Yussuf 终身监禁。Yussuf 被判犯有24种罪，其中包括加入一敌对组织、进行军事训练，拥有武器、向民用公共汽车开枪和曾好几十次配制及放置爆炸物。他因爆炸物在手中爆炸而失去了一只手和一只眼。同案中的另一名被告也来自扎维耶，他26岁，叫 Hussin Asfur Shaker，被判处28年监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4日)

204. 5月6日，高等法院以多数票裁决，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发布

的拆毁 Rahim Obeid 的房屋的命令无效，Obeid 被指控参加了加沙一个突击委员会和暴力活动。Obeid 承认是该委员会成员并袭击了涉嫌与以色列进行勾结者和贩毒者。但他的律师 Lea Tsemel 辩解说，Obeid 在对讯问者的供词中并未承认袭击过涉嫌与以色列进行勾结者，他也未承认放火焚烧加沙地带税务所。有两名法官接受这一论点。审判员 Yaacov Or 指出，Obeid 的罪行状上不包括火烧税务所，他也未承认犯有此罪。他承认他所在的突击委员会是打击涉嫌与以色列勾结者和贩毒者，但不承认他个人参与了这种活动。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对其作出拆毁 Obeid 房屋决定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是以确凿事实为根据的。为此法院裁定该命令无效，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应复议此案，开庭费用（2000 新谢克尔或 1000 美元）应由以色列国防军承担。1990 年 7 月 30 日，据报以色列国防军宣称，它打算查封 Abd el Rahim Abid 的房屋，尽管高等法院早先已接受了此人对查封的申诉。军方现已宣布，在修改他的罪行状、列入原罪行状上所没有的纵火罪之后，将查封他的房屋。（《国土报》，1990 年 5 月 7 日，1990 年 7 月 30 日）

205. 5 月 15 日，据报西岸人权团体 Al-Haqq 的雇员 Abdallah Jubrin，在西岸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下达对其处以一年行政拘留命令后，向高等法院对该指挥官提出起诉。由 3 名法官组成的一个法庭将受理这一诉状。Jubrin 在其诉状中争辩说，该行政拘留令是非法的和毫无根据的。（《国土报》，1990 年 5 月 5 日）

206. 5 月 16 日，据报 Betzelem 人权组织在过去六个月中对被占领土上三个军事法庭进行了监视活动。在这段期间，军方似乎提高了该领土上司法制度的效率，开设了两个新的法庭——一个在杰宁，一个在希伯伦——并采取了“加速审判”的做法，缩短了审判前拘留的时间。Betzelem 于 1989 年 11 月发表的有关此问题的第一份报告表明，仍存在严重侵犯被拘留者的权利、对被拘留者长期拖延不审、侮辱被拘留者与律师和不尊重被拘留者家属等现象。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1990 年 1 月，97.7% 的被告都毫无障碍地根据“加速程序”接受了审判，而在过

去，障碍迭出是司法制度的一大特点。但据 Betzelem 说（它的论点是以对希伯伦军事法庭情况的观察为根据的），相当多的被告在根据加速程序受到审判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指定律师，有时甚至都来不及将其被拘留的消息通知家人。此外，检查官在审判开始之前都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证据，结果是，在审判过程中，只有法官本人来审问被告。（《国土报》，1990 年 5 月 16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6 月 4 日）

207. 5 月 20 日，据报汗尤尼斯 A-Rahma 清真寺的阿訇 Sheikh Ahmed Nimer 被判行政拘留一年；Sheikh Nimer, 47 岁，是加沙地带哈马斯运动的一位领导成员。过去他已被行政拘留过六个月，最近又被拘留过 15 天。（《国土报》，1990 年 5 月 20 日）

208. 5 月 24 日，据报高等法院在一项开先例的裁决中，干预了一名军事指挥官的决断，命令他立即释放一名在 Ketziot 监狱被关押几乎一年的行政拘留者。来自 Jalazun 难民营的 26 岁的 Taysir Mustafa Shehadeh Zayed，因在 Jalazun 难民营从事人民军范围内的活动而被行政拘留六个月。他的六个月拘留期到期时又被延长了六个月，此次的罪名是，他是“煽动扰乱治安的主要活动分子，甚至在狱中还继续开展活动”。他就延长拘留期一事向一军事法官提出上诉，但该法官驳回了上诉。他又通过其律师 Shelomo Lecker 向高等法院上诉。高等法院在考虑了诉状、国家的答复和机密证据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延长六个月拘留期是没有道理的。被拘留者立即获释（在其第二次拘留期满前 10 天）。（《国土报》，1990 年 5 月 24 日）

209. 5 月 24 日，据报内盖夫沙漠中的安萨尔 3 号拘留营管理当局阻止一群巴勒斯坦律师探视他们的被关押在该营的当事人。这些律师说，以色列警方在拒绝让他们进入该营地之前对他们进行了搜身。在另一起事件中，耶路撒冷中央法院判处 Kalandiya 难民营的 14 岁的 Amal Al Shouli 五个月监禁、10 个月缓刑和罚款

5,000 新谢克尔 (2,500 美元), 罪名是她是该营地的一名起义活动分子。(《黎明》周刊, 1990 年 6 月 4 日)

210. 6 月 5 日, 据报自 1990 年 5 月 20 日以来, 由于在里雄莱锡安有 7 名加沙工人被杀并爆发了普遍的骚乱, 以色列国防军大大加紧了在加沙地带搜捕示威者的行动。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说, 两星期来有 700 至 1,000 人被捕。但据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9 日期间被捕人的数字是 594 人, 而 1990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4 日这一时期被捕人数字仅为 68 人。(《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6 月 5 日)

211. 6 月 6 日, 拉马拉军事法庭判处 Khader 的 16 岁的 Ibrahim Salama 两年监禁和两年缓刑。他的罪名是向行驶在耶路撒冷-希伯伦公路上的一辆埃格德公共汽车投掷石块。事件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6 月 7 日)

212. 6 月 7 日, 拉法军事法庭收到一份对 27 岁的 Abdel Rahina Fadel Al-Kik 的指控, 他因 1987 年在加沙杀死了两名以色列人, 目前正在 Ashkelon 监狱服无期徒刑。起诉书指控 Al-Kik 正在试图从监狱中组织一个加沙地带伊斯兰圣战组织小组。据称他发布了书面命令, 要求建立行刺队, 以绑架和杀害以色列平民与士兵, 并声称以伊斯兰圣战的名义负责。(《国土报》, 1990 年 6 月 8 日)

213. 6 月 11 日, 拉法的新闻记者、28 岁的 Sami Abu Samhadana 被行政拘留一年。在此之前, 他已被行政拘留过一年。(《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6 月 12 日)

214. 6 月 12 日, 加沙军事法庭以从事恐怖活动的罪名对几人处以监禁。Atef Farawi 因在加沙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哨位附近安放爆炸物, 炸伤 5 名士兵, 而被判处 20 年监禁。来自汗尤尼斯的 23 岁的 Mahmud Anajuha 和 18 岁的 Ramzi al-Bares 因杀死两名他们怀疑与以色列勾结的人, 被判处无期徒刑。(《国土报》,

1990年6月13日)

215. 6月14日, 特拉维夫地区法院判处来自加沙的 Jamal Hanizi 无期徒刑。他的罪名是在 Abu-Kabir 拘留所内杀死另一名被拘留者, 即据称有勾结行为的 Ala Shurab。事件发生于 1989 年 5 月 31 日, 当时有 25 名该领土居民被关押在一间牢房里。另一名被拘留者 Awida Kulab 也参与了杀害行动。(《国土报》, 1990 年 6 月 15 日)

216. 6月17日, 被占领土军事上诉法院院长 Uri Shoham 准将驳斥了关于法院的疏忽和无能导致起义期间对巴勒斯坦人审判不公的说法。他透露说, 军事法庭宣判无罪率为 5%: 在 1989-1990 年度中, 在 14845 名受审者中有 769 名被告被宣判无罪。他说, 由于监测条件的改善和在以色列国防军监狱中关押犯人的地点的调整, 87% 的被告现正在受到审讯。提供交通工具和实行法院发传票办法, 已使证人出庭率上升 (由 10% 上升到 60%)。Shokam 否认了 Betzelem 的一种说法, 即在“快速审判”制度下, 许多被告迫于法官的压力而服罪, 以加快诉讼的进行。他还说, 到 1990 年 4 月, 已对 46% 的巴勒斯坦犯人做出了判决。目前在军队的 23 个拘留所内, 还关押着 10, 416 名巴勒斯坦犯人, 其中 1031 人是行政拘留者。(《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6 月 18 日)

217. 6月19, 纳布卢斯军事法庭指控杰宁 3 名居民用匕首和斧头杀死两名被指称的与以色列的勾结者并企图杀死其他 2 人。这 3 人是 Ali Abu Abid, 18 岁、Yahya Subhi, 22 岁和 Nabil Jibrin, 20 岁。他们都被判处无期徒刑加 20 年监禁。法庭还判处来自 Kalkilya 的 18 岁的 Khalil Barham 三年半监禁并罚款 25000 新谢克尔 (12500 美元), 他被控是巴勒斯坦人民军的成员并对以色列人和涉嫌与以色列的勾结者进行了几次袭击。(《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6 月 20 日)

218. 6月20日, 据报卢德军事法庭判处法国新闻社驻耶路撒冷代表、41 岁

的 Sama'un Khuri 三年零九个月监禁和相同时间的缓刑。他被控计划分配从约旦筹集来的起义资金，以及是一个非法组织的成员。（《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0日）

219. 6月24日，据报来自 Deir al-Ghussun 的行政拘留者、Kifah Badran 的监禁期连续第五次被延长六个月，使其整个拘留期长达二年半而仍未受审。（《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4日）

220. 7月9日，卢德军事法庭判处来自东耶路撒冷的19岁的 Marwan Tiro 和20岁的 Wadef Ali 17年监禁，罪名是他们参与了1988年10月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10日）

221. 7月10日，拉马拉军事法庭判处来自 Beif Fala 的21岁的 Saleh Hussein Mansur 38个月监禁，罪名是向一辆以色列人的公共汽车投掷石块。事件中无人受伤，被告否认投掷过石块。法官 Yitzhak Issacson 还对他罚款4000新谢克尔（2000美元）并判他缓刑30个月。（《国土报》，1990年7月11日）

222. 7月10日，加沙军事法庭对拉法地区一个活动小组的4名成员处以重刑。20岁的 Salman Ashawi 被判13年监禁和12年缓刑；22岁的 Khaled Hamadi 被判17年监禁和13年缓刑；19岁的 Jamal Ashawi 被判13年监禁和12年缓刑；20岁的 Mahmud Ashawi 被判10年监禁和10年缓刑。对这4人所判罪行是，曾多次用汽油弹发动攻击并安放炸弹，但这些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他们在 Ketziot 被拘留了一年多，对所控罪行供认不讳。（《国土报》，1990年7月11日）

223. 7月12日，据报来自杰宁地区 Zabuba 村的26岁的 Muhammad Jaradat 因参与几桩纵火案被最高法院判处四年监禁。拿撒勒地区法院先前已判他一年半监禁并罚款1500新谢克尔（750美元），但检察官办公室对这种“宽刑”提出上诉，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一上诉。（《国土报》，1990年7月12日）

224. 7月16日, 据报拉马拉军事法庭判处来自拉马拉的18岁的 Hassam Gada 和 17 岁的 Samer Abu Diab 及来自 Na'alín 的 17 岁的 Mahmud Nafa 25 个月监禁。他们被判投掷石块和汽油弹的罪行。(《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6日)

225. 7月18日, 纳布卢斯军事法庭判处 Jamal Odeh 八年监禁, 罪名是在 1986 年开枪打伤一名他怀疑有勾结行为的来自图勒卡尔姆的妇女。法庭还判处 Kabatiya 的 Saleh Zekrallah 12 年监禁, 罪名是 1986 年曾向一辆以色列公共汽车投掷一枚汽油弹和一枚手榴弹, 以及安放炸弹。(《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19日)

226. 7月23日, 加沙军事法庭判处来自 Sheikh Radwan 的 23 岁的 Abdel Rahman Gharbali 19 年监禁和 11 年缓刑。给他判的罪是向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投掷了 40 枚汽油弹, 并带领数百名骚乱分子与军队发生冲突, 还抢夺了对加沙 Shifa 医院的控制权。(《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7月24日)

227. 7月24日, 据报加沙一名在希腊留学的学生、即 Hisham Abu Sha'aban, 两星期前一返回该国即被逮捕, 他上诉高等法院, 请求法院命令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和安全总局允许他会见其律师。一个由 3 名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审议该起诉状。他的律师、即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的 Dan Yakir 律师说, 他的当事人是在回国参加其父亲葬礼时被捕的, 拘捕他的警官说, 这是根据安全总局的要求做的, 但律师并不知道拘留其当事人或拒不允许他会见其当事人的理由何在。据 1990 年 8 月 1 日报道, 在一起有关的事件中, 检查官办公室对三份上诉状作出反应, 通知高等法院允许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会见其律师。但不清楚这三件案子中是否包括 Abu Sha'aban 一案。其中一个案子是来自加沙的 Bashir Fares a-Rul, 他是在旅居瑞典一年后返回该国时被捕的。他被拘禁在加沙监狱, 并不得会见其律师。他的律师、Yakir 律师在为他上诉一天后被通知, 他被释放了。(《国土报》, 1990

年 7 月 24 日, 1990 年 8 月 1 日)

228. 7 月 24 日, 加沙军事法庭判处起义领导人之一、43 岁的 Sheikh Hamdi Abdallah Khalil 七个无期徒刑, 还有一个 30 年徒刑。他的罪行是, 建立了一个杀死涉嫌通敌者和涉嫌参与贩毒和卖淫活动者的加沙小组。由于该小组的活动, 有 3 人被杀死, 4 人被打伤。(《国土报》, 1990 年 7 月 25 日)

229. 8 月 6 日, 据报来自 Beit Safafa 的被拘留的妇女 Iman Jadallah, 于 1990 年 7 月 24 日被拘留, 由于不让会见其律师而上诉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裁定, 每一个被拘留者均有权会见其律师。此后, 她的律师很快被准许会见她。(《国土报》, 1990 年 8 月 6 日)

230. 8 月 6 日同一天, 加沙军事法庭判处来自汗尤尼斯的 40 岁的 Ibrahim Shehadeh al-Kurd 25 年监禁, 罪名为他是“法塔赫”的成员, 投掷过手榴弹, 还有其他一些罪行。他的行为造成 5 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受伤。(《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7 日)

231. 8 月 7 日, 来自拉马拉附近的 Beit Sira 的 Muhammad 和 Yusuf Ankawi 因被判犯有若干危害安全罪并分别被判七年和九年监禁而上诉拉马拉军事上诉法院。他们是在被捕二年零二个月之后被定罪和判刑的。在他们被拘留期间, 法院甚至未对其案子进行过一次审理, 预定的听审因证人不在或其他种种原因被推迟了 20 次。在法院的上次听审中, 律师和检查官一致同意将所搜集的证据和被告对警方的陈述递交该法院, 法院将根据该材料作出裁决。而无须听取证词。Fellman 律师在对所判罪行提出的上诉中争辩说, 军事法院承认双方之间达成的放弃听证这一正常程序的协议是错误的, 尽管他们同意这一做法, 但放弃听证使被告的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国土报》, 1990 年 8 月 8 日)

232. 8 月 9 日, 加沙军事法庭判处 3 名汗尤尼斯居民 Suleiman Jama Ayesh Salim、Khaled Ayesh Salim 和 Hassan Suleiman Abu Adra 终身监禁, 罪

名是在 1989 年 8 月杀死了涉嫌贩毒者 Hamid Barabah。这三人是法塔赫“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国土报》，1990 年 8 月 10 日)

233. 8 月 14 日，加沙军事法庭判处来自加沙的 37 岁的 Mahmud Abu Samra 终身监禁。他被判定犯有如下罪行：是法塔赫成员、建立一个小组来攻击一名以色列领导人，并下令杀害据称的通敌者和贩毒者。Abu Samra 是在因其他罪行而服无期徒刑期间犯下所有这些罪行的。(《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15 日)

234. 8 月 28 日，据报来自加沙 Sajai'ya 的 24 岁的 Wail Abu Fanuna 在贝尔谢巴地区法院被控于 1990 年 7 月 18 日杀死 Ketziot 的 3 名在押犯，他当时也是该所一名在押犯。他承认杀死了他怀疑为通风报信者的 3 名伊斯兰圣战活动分子。在另一事件中，加沙的律师被召去会见民政管理部门负责人 Aryeh Shiffman，该负责人告诉他们，该地区各拘留中心将释放所有 16 岁以下的犯人。(《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28 日)

235. 8 月 29 日，据报西岸有几名 12 岁的儿童因被怀疑多次投掷石块，被拘留长达 14 天，尽管以色列国防军有明文规定，不得拘留 13 岁以下儿童。以色列国防军否认关押过儿童，除非他们的父母拒绝交付保释金，即使如此，这些儿童通常也会在 24 小时之内获释。在最近一起案子中，来自伯利恒的 44 岁的 Talaat al-Khatib 被责令于 1990 年 8 月 7 日交付 4000 新谢克尔 (2000 美元)，以保释他的两个儿子、13 岁的 Ashraf 和 12 岁的 Hamad，他们已被拘留了 14 天。(《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29 日)

2. 以色列人

236. 4 月 5 日，据报来自 Ma'aleh Levona 的两名移民、即 28 岁的 Gad Ben Zimra 和 27 岁的 Yehoshua Shapira，在特拉维夫地区法院开庭时否认犯有杀

人罪。这两人以及在审判时未到庭的其他两人因 1989 年在 Kifl Haris 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而受到若干指控。这两人对法院说，他们在受到一群人投掷石块的攻击时，曾出于自卫朝天开枪。（《国土报》，1990 年 4 月 5 日）

237. 4 月 17 日，中央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少尉 Benyamin Yunis 五个月缓刑，罪名是在 1989 年 8 月在纳布卢斯殴打一名 14 岁男孩的脸部。（《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18 日）

238. 4 月 19 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在 Anabta 市长受到以色列军队的骚扰之后，一名以色列军官被停职，两名士兵被监禁。Anabfa 居民对该地区 Golani 旅军队在过去两周内的粗暴行为提出了大量控诉。图勒卡尔姆地区军事指挥官说，他仍在调查这些控诉。（《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23 日）

239. 5 月 1 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判处 Rabbi Moshe Levinger 五个月监禁和七个月缓刑。在达成认罪求情协议后，他被判因过失造成 42 岁的 Kayed Salah 死亡。Levinger 认罪，原告及其律师撤消了对其杀人的指控，犯有杀人罪最高判 20 年徒刑。Levinger 还被控给死者的顾客、Ibrahim Bali 造成身体上严重伤害和蓄意造成物质损害。事件于 1988 年 9 月 30 日发生在希伯伦市中心，Levinger 的车遭到石击，挡风玻璃被击碎。他驱车来到一个以色列国防军路障前，报告了所发生事件，这时又有两伙年青人开始投掷石块，他拔出手枪射击，打死 Salah 并打伤 Bali。他还打翻了市场上的几个售货摊。审判长 Shalom Brenner 在裁决中说，Levinger 一直紧张不安，他在射击时有理由感到受到威胁。但他滥用法律，惩罚必须反映“人的生命的价值，无论是谁的生命。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接受不可容忍的行为准则”。8 月 14 日，Levingers 在服刑三个半月之后获释。（《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2 日，1990 年 8 月 15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7 日）

240. 5 月 3 日，据报根据中部军区司令部军法官的一项建议，对一名于

1989年7月10日开枪打死一名被通缉的巴勒斯坦青年的士兵——他是来自 Beituniya 的 17 岁的 Yasser Muhammad Abu-Ghosh——进行了纪律审讯。随后从事调查的宪兵进行了调查。军法官说，对这名士兵进行审判的原因是“他无视开枪规定”，但强调 Yasser Abu-Ghosh 之死与该名士兵受审两者之间毫无联系。现没有关于是否给予该士兵以任何处罚的报道。（《国土报》，1990年5月3日）

241. 5月10日，据报最近有两名士兵受审，他们被控在一年半以前在西岸发生的两起孤立的事件中非法开枪，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一起事件发生于1988年10月9日，当时一群士兵乘坐一辆民用汽车进村，开枪打死了两名被通缉的青年，即来自 Yatta 的 23 岁的 Ramal Sari 和 25 岁的 Fadel Najar。另一起事件发生于1988年11月19日，当时一名士兵开枪打死了一名12岁男童，即来自 Beita 的 Muheid Abd el-Rahman Hmayeh。该士兵以非法使用武器罪受到审讯和惩罚。（《国土报》，1990年5月10日）

242. 6月1日，据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发表有关安全总局两名审讯人员受审的任何消息，这两人被控几个月前在加沙监狱审讯一名叫 Kamal Sheikh Ali 的囚犯期间，杀死了该犯。授权发表的唯一详情是，这两名审讯人员被控犯有杀人罪。他们已被停职，直至法律诉讼结束。（《国土报》，1990年6月1日）

243. 6月7日，中部军区军事法庭判决 Samal Yosef Eliahu（中士）在1989年6月22日袭击 Siwad 以逮捕被通缉的活动分子的行动中，犯有过失杀人罪，当时他向奔逃的青年开了一枪，打死22岁的 Abdel Rauf Hamed。他的案卷已送交一名军事警察官，该军官将审查是否可以让其做劳务而不判处监禁的问题。在另一起事件中，据报南部军区军事法庭对 Givati 旅的一名以色列国防军上尉提出起诉，指控他过失杀人。1989年10月24日，他向西岸一名阿拉伯青年发射了一颗塑料子弹，将其打死。这名军官在受到审问时争辩说，他没有打算开枪，他在

绊倒时枪走了火。(《国土报》，1990年6月8日)

244. 6月13日，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 Shmuel Zucker 准将宣布取消对一名以色列国防军上尉禁闭10天的处罚，该上尉对向加沙近东救济工程处诊所投掷一颗催泪弹一事负有责任。在那起事件中有66名婴儿及其母亲受伤。Zucker 准将决定对该军官处以缓期禁闭21天。据报该军官仍在其部队服役。(《国土报》，1990年6月14日)

245. 6月17日，据报军事检察院对宣布一国防军军官未犯有向一拉法市民发射了一颗塑料子弹，造成其死亡罪提出上诉，军事上诉法院驳回这一上诉。上诉法院同意南部军区军事法庭宣判被告无罪的裁决，并裁定向违反宵禁和准备投掷石块的人的腿部开枪是正当行为。上诉法院裁定，任何军官都完全可以推定，向士兵投掷石块可构成危险。被告是 Givati 旅的 Wilf 少尉，被害者叫 Taher Atallah Abu-Samadna。(《国土报》，1990年6月17日)

246. 6月17日，南部军区军事法庭判处 Yosef Bachar 上士三个月监禁和四个月缓刑，他被判举止野蛮，行为与士兵身分不符。他还被降级为列兵。Bachar 所犯罪行是，Al-Haqq 的雇员、Sha'awan Abdallah Ja'aborin 在1989年10月10日在希伯伦附近的 Si'ir 被捕之后。他对其进行殴打。Ja'aborin 在被捕后的口供书中说，他在希伯伦警察局遭到殴打，被人用烟蒂烫，并被铐着双手带至卫生间，然后一名士兵踩他的头部和胸部，在他身上蹦跳达10分钟。Ja'aborin 目前被判行政拘留一年。(《国土报》，1990年6月18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9日)

247. 6月18日，里雄莱锡安的21岁的 Ami Popper 在特拉维夫地区法院被指控杀害7名加沙工人并试图杀害另外10人。他被还押，直至法律诉讼结束。(《国土报》，1990年6月19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0日)

248. 6月27日，一名士兵被判28天禁闭，另外两名士兵受到严厉惩罚，

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东面的 Abu Dis 的一所了望所屋顶上裸体行走，并将其裸体暴露给妇女。(《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28 日)

249. 6 月 29 日，据报一名士兵被判 14 天监禁，罪名是向 Fatma al-Najar 律师扔掷一瓶尿，当时这名妇女是到 Shati 难民营的以色列国防军哨所恳求释放她 7 岁的儿子。她遭到殴打和咒骂，然后一名士兵向她扔过去一瓶装有黄色液体的瓶子，她声称瓶中是尿。她离开哨所后提出了控诉。(《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29 日)

250. 7 月 1 日，据报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受到纪律性审判，并被其部队指挥官判处 21 天监禁，他承认在纳布卢斯一所清真寺的墙上乱写侮辱性语言。(《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1 日)

251. 7 月 15 日，据报南部军区军事法庭判处 Samal Eli Marziano 中士九个月监禁和九个月缓刑，并将他降级为列兵，他的罪行是用枪口对着一名阿拉伯车主，迫使他将其送到目的地。(《国土报》，1990 年 7 月 15 日)

252. 7 月 19 日，南部军区军事法庭判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 26 岁的 Seren Sagi 上尉一个月监禁，以做劳务的形式服刑。Sagi 上尉是 Givati 旅的一名排长，给他判的罪是，因疏忽造成拉马拉地区的一名 16 岁男孩死亡。事件发生于 1989 年 10 月 24 日，地点在拉马拉附近的 Kirbat Abu-Falah 村。当时军区司令和其他高级军官正在访问该地区，一群当地青年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块。Sagi 上尉向他们追去，命令其中一人站住并鸣枪示警。该男孩继续奔跑，于是上尉从 60 米开外的地方向他射击，击中男孩的背部，打死了他。原告争论说，该军官违反了开枪规定，规定禁止向逃跑的人和未危及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生命安全的人发射实弹或塑料子弹。该军官服罪，并说因打死该男孩他感到内疚。(《国土报》，1990 年 7 月 20 日)

253. 8 月 10 日，据报警方正准备对自耶路撒冷发生反阿骚乱以来被捕的 28

名犹太人以非法集会的罪名提出指控。对这些骚乱分子起诉的决定，是在早先受到攻击的阿拉伯人 Izzat Halahla（见名单）死亡的消息公布之后做出的。8月14日，一名23岁名叫 Rahel Kahalon 的以色列妇女被收审拘留10天。她涉嫌投掷石块，导致 Halahla 先生死亡。8月23日，耶路撒冷地方检察官对 Rahel Kahalon 提出起诉，指控她投掷石块和蓄意在一交通路线上危及人的生命。她第一次被拘留时被控犯有杀人罪，但警方后来撤消了对她的指控，担心证实不了她就是投掷石块造成 Halahla 死亡的当事者。（《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10、15和24日）

254. 8月15日，据报军警调查组拘留了一名士兵，指控他于1990年8月10日开枪打死了 Kamal Hamorsha（见名单）。逮捕该士兵的决定是在证实一群参与枪击的士兵违反了开枪规定之后作出的，据报5名士兵到达 Hamarsha 的住宅时，他正在屋顶上。3名士兵呆在楼下，另外两人爬上楼梯，从10米以外的地方向他射击，而未遵守逮捕嫌疑犯的规定。Hamarsha 被击中头部，这两名士兵未给他急救就离开了。他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在车上。该事件正在调查中。（《国土报》，1990年8月15日）

255. 8月16日，耶路撒冷治安法庭以涉嫌向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汽车投掷石块为由，下令拘留了两名以色列人，一名是士兵 Yoram Yosef，另一名是16岁的未成年人。还有一个、20岁的 Ronen Tayali 也被逮捕，他承认向阿拉伯人的汽车投掷了石块。他交付了2,000新谢克尔（1,000美元）而获得保释。前两人则否认参与投掷石块，分别被关押拘留了8天和5天。（《国土报》，1990年8月17日）

C. 平民待遇

1. 一般事态发展

(a) 骚扰和人身虐待

口头证词

256. 许多证人讲述到生活在暴力和日常冲突的气氛中，公民们面对的是肉体和精神方面的攻击。在冲突中受伤的证人作证说，即使在他们受伤后，还对他们使用暴力。在与占领军的冲突中受伤的学生 Wadah Khaled Sofan 在这方面讲述到：

“人们与占领军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力冲突。我们前后被包围。我背部受伤。由于我跑不动，他们可以抓住我。他们打我，在大街上拖拽我，后来把我拉到以色列军队医院。

“主席：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一天的什么时候？

“证人：下午六点。

“主席：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证人：我们正在向以色列军队扔石块。

“主席：你什么地方被打伤？

“证人：腰椎部分。

“主席：受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证人：我倒在地上。

“主席：你是说当你倒在地上，士兵殴打你吗？

“证人：是的，我倒在地上时，他们殴打我，把我在台阶上拖上拖下，后来把我运到医院。”（A / AC.145 / RT.536 / Add.1）

257. 证人们还谈到在冲突中受伤的人得不到医治和医院受到冲击的情况。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就这一点谈到：

“当某个难民营、村庄、城镇发生了冲突时，都是特别救护车前往抢救，因为政府的救护车不提供任何救护服务，我们也没有任何政府派遣的急救组织，因此，一些私人团体自愿提供车辆，尽快把病人送往医院。不幸的是，有时候以色列士兵阻挡救护车和私人的救护车辆前往出事地点，他们袭击救护车和车上人员。如果救护车成功地通过封锁，救起几名受伤人员，士兵们就会拦住救护车，把受伤者拖下车进行殴打，尽管这些伤员已经在流血，情况已经很悲惨。士兵强迫司机把车开走，而不给受伤者任何急救。……他们冲击医院，Dar At Shifa 医院有许多这类事件的报道。谁能理解他们竟会往手术室里扔掷催泪弹？”（A / AC.145 / RT.545）

258. 比雷市被驱逐的市长 Abdul Jawad Saleh 先生讲述了儿童所遭受的残酷虐待，并引述了瑞士拯救儿童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的部分结论：

“被击毙的儿童中，将近三分之一死时并不在抗议活动附近，另外有五分之二儿童是在其他情况下被打死的。当时，那些孩子或正在帮助受伤的示威者，或正在逃开士兵，离开或者路过示威现场、或企图阻止士兵逮捕邻居、或参加静默游行。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孩子是在家中或距家 10 米之内的地方被击毙的。被击毙的孩子中，仅有四分之一略多一点的孩子是在参加掷石示威活动时被打死的。绝大多数被击毙的孩子都是头部或颈部中弹。近五分之一的孩子身上多处中弹。12 人是从身后被击中的。几乎所有被击毙的孩子都是被瞄准射中的，而不是被流弹或跳弹打中的。……共收集了 7,107 名被殴打儿童的记录，据这份报告估计，在民众起义的前两年中被殴打致伤而需要治疗的儿童

共有 23,600 至 29,000 名。根据第一年调查的 3,460 份记录抽样，几乎三分之一被打伤的儿童年龄在 10 岁和 10 岁以下。五分之一的儿童年龄在 5 岁和 5 岁以下。需要治疗的儿童有五分之四以上头部和身体上半部多处被打伤。医院记录表明，在所有因头部 / 颈部被严重致伤而接受治疗的人数中，儿童所占的数量很不相称。几乎三分之一的儿童骨折，包括多处骨裂。”
(A / AC.145 / RT.542)

259. 另一个证人在证词中讲到：

“我本人曾亲眼看到，有一次一伙以色列士兵追赶一群孩子，孩子们拼命逃跑，其中一个孩子摔倒了。十多名以色列士兵上前动手打他。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景，十名手持棍棒的以色列士兵殴打一个不超过 10 岁的孩子。事后，我去救那个孩子，发现他已不能动弹。我把他送进医院。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头骨、身体和四肢几处骨折。那个情景极其悲惨，令人毛骨悚然，催人泪下。”（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4）

260. 一位证人讲述了另一起与儿童有关的暴力事件：

“我的孩子在屋外面玩，他正在跑来跑去。这时部队来了，开枪打中了他的腿。孩子于是朝屋里跑。我妻子听到叫声，忙跑到屋外。我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妻子想把孩子拉回来，因为他受了伤。他们用棍棒打她的手，直到她双手骨折……。”（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4）

261. 另外，证人们还回忆了利用与当局勾结的巴勒斯坦人，骚扰平民的事情。Anita Vitullo 女士在证词中讲述了这种现象：

“比方说，他们在加沙地带的某一安有电子装置的难民营里活动。他们掌握一份被当局通缉者的名单，而名单上的人都是他们向当局告发的所谓活动分子，他们一旦发现了其中的人，立即按电钮通知保安部队前来逮捕他们。目前，在我们这个中心所查明的绝大多数处决中，有 12 个按照我们的标准定为

被处决的人据我们认为都是通敌分子告发的。”(A / AC.145 / RT.543)

262.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具体讲述了巴勒斯坦妇女所遭受的肉体折磨和性骚扰:

“……我在加沙发现了一个令人可怕的倾向,在这个村里已经发生了两次,就是说都是在 Abasaan 这同一个村里,这个倾向就是以色列士兵企图强奸巴勒斯坦妇女。在我取证的两起事件里,由于第三者的强行干预,士兵对这些妇女强奸未遂,但他们显然有强奸意图……一天,一群妇女正步行去村里的饼干厂上班。一支以色列巡逻队走过来,毫无端由地动手殴打这群妇女,非常残暴,我看见 Tahani 身上毒打所留下的伤痕。这些妇女企图逃跑,其中一人跑进 Tahani 的家里,她家就在饼干厂附近。一名士兵追进来,抓住她,把她拖进一间屋里,锁上屋门,然后动手扒她的裙子,解开自己的裤子。这时,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企图砸开屋门,歇斯底里地喊叫,用尽一切办法。其中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找到一名以色列军官,她认为他是巡逻队的军官,求他前去阻止。最后,他进到屋里,带走了那名士兵。”(A / AC.145 / RT.534)

263. 这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还讲述了暴力和冲突的气氛对小学生所造成的创伤:

“……我看得出来,他们又害怕又紧张。我们学校挨着警察局。每当他们听到大声喧哗、警报或任何意外的声音,整个教室就几乎失去了控制。他们会说:‘军队来啦,军队来啦,我们该怎么办?’最微小的刺激、最微小的声音给这些学生带来的恐惧,简直令人无法相信。”(A / AC.145 / RT.534)

264. 关于被占领土平民遭受骚扰和肉体虐待的证词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34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A / AC.145 / RT.536 / Add.1 (Wadah Khaled Sofan 先生、Marwan Mahmoud Hamadeh 先生、Riad Mahmoud Saleh Kassem 先生); A / AC.145 / RT.537 (Jihad Abu Sammur 先

生、Iyad Abu Zein 先生、Ali Fannoun 先生)；A / AC.145 / RT.542 (Abdul Jawad Saleh 先生)；A / AC.145 / RT.543 (Anita Vitullo 女士、Raja' a Hannour 女士)；A / AC.145 / RT.544 (两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5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书面资料

265. 1990 年 4 月 3 日，据报道纳布卢斯附近的 Beit Furik 居民控告说，士兵命令 20 户人家走出家门，冒着倾盆大雨清除路障，据说这些人家在户外呆了两个小时，其中包括妇女和婴儿。军方消息来源否认曾命令妇女和婴儿到户外。现正在对村民的控告进行调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3 日)

266. 4 月 9 日和 11 日，据报道纳布卢斯附近的 Ein Bet al-Ma 难民营的两位母亲在宣誓书(这一宣誓书是由一位律师和“Betzelem”人权组织一外地工作人员取到的)中指责一位民政管理官员辱骂她们，因为她们拒绝为被捕的孩子交纳 5,000 新谢克尔(2,500 美元)保释金。Inshirakh Jadallah 说，其子 Majdi, 12 岁，于 1990 年 3 月 21 日被捕，后被释放，条件是她必须在数日后带他去 Zaki 上尉的办公室。上尉让这位母亲在保释单上签字。她说她没有这么多钱，而据说上尉命令她：“签，你这婊子，”还说：“当妓女赚钱去”。后来，他放走了她及她的儿子，但却扣下她的身份证，没有给她任何可以替代身份证的证明。其子在同一天被捕的另一位妇女 Fanzia Ghazawi 申述，Zaki 上尉对她说，Ein Bet al-Ma 难民营所有的人都是“疯子和婊子。”对以上说法，该上尉断然否认。(《国土报》，1990 年 4 月 9 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11 日)

267. 4 月 17 日，来自伯利恒附近的 Aida 难民营的 Walid Abu Srur (28 岁)声称，一群士兵凌晨一点来到他家，警告他不要继续从事一个称为“奔向和平”的阿拉伯与犹太人混合和平组织的活动。据说这些士兵踢他的腹股沟部位，用枪托

和拳头打他的头部和腹部。他们还威胁要杀死他。(《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8日)

268. 4月19日，据报道阿讷卜塔居民向图勒卡尔姆地区军事总督告状说，驻扎在阿讷卜塔的戈拉尼旅的士兵在前两星期里滥用权力。据说士兵们强迫小学生为他们擦洗皮靴，撕毁居民的身份证，一位士兵向一名妇女裸露身体。据称，这些军人还殴打居民，乱喊猥亵语言，强迫居民诅咒先知穆罕默德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该地区司令 Betzalel Treiber 上校说，他仍在调查这些指控，但已有两名士兵因“行为不端”，其中包括使用辱骂语言，而被判处监禁，另一名士兵正面临纪律处分。在士兵与市长 Anabta Taher Hijazi 发生口角，没收其身份证后，一名军官被停职。(《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9日)

269. 4月20日，据报道军警调查组正在调查拉马拉附近的 Abud 居民的控告，这些居民控告说1990年3月11日，部队残酷殴打和虐待15名年轻人。当时在场的一名士兵证实了这一控告。根据他和其中一名受害者——Ismail Abd el-Majid——的证词，伞兵把15名年轻人带到村子中央，问每个人是否说希伯来语，一边问，一边动手打他们，用拳猛击他们的头部、背部和颈部。据说他们强迫 el-Majid 和另一名叫 Raji 的年轻人取来黑色油漆，把墙上胡乱涂写的话涂盖上。然后强迫他们将漆涂在脸上，唱歌等等，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开枪打死他们。(《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0日)

270. 4月20日，据报道西岸司令下令从一堵水泥障碍墙中间打开一条道路，这堵墙把一名叫 Ansaf Haj Ali (60岁) 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她半瘫痪的27岁的女儿 Afaf 围困在她们在 El Bineh 的家中。这堵墙是两天前有人在该地方投掷了一枚汽油弹后立起来的。从这座障碍物中间开辟一条道路的决定是继记者现场采访以及 Betzelem 和 Al-Haqq 人权组织进行干预后作出的。4月23日，据报道尽管管墙已开出一条路，但是两名妇女仍被困在家中，因为在房屋后打开的通口所通往前

门的迂回小道上有许多阴沟检修入口和台阶，而那位需要拐杖的瘫痪妇女无人帮助就无法越过来。有关方面保证不久将打通另外一条通道。（《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0日和23日）

271. 4月22日，据报道根据 Betzelem 的一项调查，部队为了建立了望哨所，占据了被占领土上的民房，而不向房主出示任何命令，也不付赔偿费。很多时候，部队整日呆在哨所里，打搅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有人反映士兵在房顶上或台阶上大小便，士兵们为了取暖，焚烧居民的家具。（《国土报》，1990年4月22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7日）

272. 5月15日，据报两名以色列议会议员、Yossi Sarid 和 Dedi Zucker 威胁说，如果当局不把所称以色列国防军对巴勒斯坦人的野蛮行径细节公之与众，他们就要上诉高等法院。这一情况一直被当局隐瞒着，直至几天前在审讯 Yehuda Meir 上校时才由被告说出来。据说这些据称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国防军中部军区管辖区域内，它们是：根据拟订的名单，把 A-Dik 的居民从家中带走，用铁棒殴打；Meir 的辩护律师称这些殴打所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Halhul 居民被军队用卡车拉到附近一个地区，然后对其进行殴打，直到打断他们的肢体为止，其中 15 人就被丢在 Halhul 的垃圾场附近；Golani 旅的士兵把拉马拉居民带到一片空地上的一堵墙前，打断他们的肢体；Kalkilya 居民被士兵带到附近的坟地打断手臂和腿。没有关于所称暴行案件发生日期的任何资料。（《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15日）

273. 5月24日，据报中部军区司令 Yitzhak Mordekhai 下令对 Dedi Zucker 和 Avraham Poraz 议员就一名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上尉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的控告进行调查。据这两名议会议员说，1990年5月12日星期六，在发生掷石事件之后，该军官进入拉马拉地区的 Beit-Ur 村，出于“个人报复”向村里 37 个水箱射击。三天后，这名军官又来到当时正实行宵禁的 Beit Sira 村，无缘无故地向 25 个水箱射击。根据两位议会议员所

搜集的证据，该军官在该地区还打碎窗户，并采取其它野蛮行动，这种情况持续达两星期。（《国土报》，1990年5月24日）

274. 6月15日，据报一些犹太教教士——一个称为犹太教教士人权观察组的成员——最近访问了纳布卢斯和 Ein Beit al-Ma 难民营。难民营居民告诉该小组成员说，1990年6月12日，3名士兵和一名军官显然在追捕掷石者时闯进 Salah Hamidan 的住宅，严重毁坏家具和太阳能灶具。居民还声称，军队迫使儿童和青年人深夜上街唱歌跳舞。（《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5日）

275. 6月29日，据报6月26日纳布卢斯 Ittihad a-Nisai 医院的一组外科手术人员不得不走出一间手术室，因为一伙搜寻一名受伤青年的武装士兵冲了进去，并在医生对该青年进行治疗时拒绝离开。负责该手术室的医药麻醉师 Afif Barabra 医生说，他受到一名民政部门官员的威胁，该官员把枪口对着他，还粗暴地对待一名试图加以干预的近车救济工程处官员。民政部门的一位人士证实说，士兵进入了医院，但否认该官员有任何不当的举动。这名受伤的青年、14岁的 Eiman Kulab 后来被捕并转送到以色列的一家医院。（《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9日）

276. 6月29日，据报在里雄莱锡安被打死的7名加沙地带工人的家属最近从国防部当局那里得到一笔每家40,000新谢克尔（20,000美元）的补助金。当局决定不按常规向这些家庭支付赔偿金，以便不开创以色列国为以色列人所犯下的恐怖主义行径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先例。在该事件中受伤的工人没有补助金，但他们的医疗费和住院费将由国家负担，他们的家属也将得到补助。（《国土报》，1990年6月29日）

277. 7月20日，据报几名 Golani 旅的士兵因命令纳布卢斯一些居民在凌晨一点走出家门喊口号和唱 Golani 歌曲而受到惩戒。大约50人被迫执行了该命令。他们中有儿童和年长者。他们还被命令打扫街道、清理垃圾和石块。（《耶路

撒冷邮报》，1990年7月20日）

278. 7月26日，据报耶路撒冷市政当局对1990年6月附近东塔勒皮约特的一名以色列儿童被刺伤后以色列骚乱者给Jebel Mukabar村民造成的损害作出了赔偿。据一名市政官员说，那些村民共得到了855新谢克尔（425美元），因为他们“守规矩”，还因为“Jebel Mukabar”是犹太-阿拉伯人共处的典范”。（《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6日）

279. 8月5日，据报Bartaa村民控诉说，军队在搜寻被通缉者时攻击了婚礼参加者，对其中一些人进行了殴打和侮辱，包括一些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检查了所有参加者的证件后才撤离。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发言人否认军队曾有不当行为。（《国土报》，1990年8月5日）

280. 8月28日，据报军队因1990年7月25日在拉马拉地区遭到石击，逼迫两名巴勒斯坦人爬上屋顶进行监视，以防再有扔石现象。其中一人、Omar Abu-Farha拒绝服从命令，但在士兵拿走他的身份证之后不得不照办。在折腾他几小时之后才把身份证还给他。以色列国防军官方人士说军队条例禁止这种做法，并答应要核查此事。（《国土报》，1990年8月28日）

(b) 集体惩罚

(1) 拆毁房屋

口述证词

281. 一些证人陈述了以拆毁房屋进行集体惩罚的非法行为。被驱逐的工会会员 Moussa Ezzedine Shakhshir 先生述及拆毁他父母房屋一事：

“我听说占领军炸毁了我的住宅，也就是我父母的住宅，而在此之前他们未对我提出任何指控，未与我对簿公堂。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姊妹均已无家可

归，他们流落街头，而邻居或亲戚则无人敢收留他们，因为大家都害怕遭到以色列占领军的报复。”（A / AC.145 / RT.538）

282. 在这方面 Abdul Jawad Saleh 先生说：

“对房屋的破坏现在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例如，纳布卢斯的一座千年老宅遭到破坏，因为有人曾从那里投掷石块，而掷石者并非屋主，那座宅邸无人居住。整座房屋都被摧毁。”（A / AC.145 / RT.542）

283. 人权问题研究学者 Anita Vitullo 女士在证词中也述及这一问题：

“……1989年以安全为由拆毁房屋的理由随意性太大。所以，据我们所知，一些房东失去房屋只是因为他们把房屋租给以破坏安全罪名被捕的人，而从未被捕过的人则发现他们的房屋之所以被拆毁，是因为当局想征用它们。一些患有精神病的人，即实际上需要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人，其房屋也遭到破坏。还有一些嫌疑犯远亲的房屋被破坏的情况。在 Kalkilya 地区出现的一个例子中，不仅当事者的房屋被毁，本人被捕，而且他兄弟和他妹妹的房屋以及一个共同所有的橄榄印刷所也被拆毁。在伯利恒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儿子因攻击一名与以色列勾结者而被捕，当军队来到他家准备把房屋炸掉时，却发现他父亲的房屋要大得多，于是就把爆炸物挪过去，炸毁了他父亲的房屋。”（A / AC.145 / RT.543）

284. 关于拆毁房屋的证词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38（Moussa Ezzedine Shakhshir 先生）；A / AC.145 / RT.542（Abdul Jawad Saleh 先生）；和 A / AC.145 / RT.543（Anita Vitullo 女士，Raja'a Hannour 女士）。

书面资料

被拆毁或查封的房屋或房间的清单

285. 下表提供了 1990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被占领土上被拆毁或查封的

房屋或房间的细节和各报报道的这些房屋或房间被拆毁或查封的情况。表内所用报纸名称缩写如下：

- AF 《黎明》周刊
H 《国土报》
JP 《耶路撒冷邮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Al Amari 难民营	以色列国防军在该难民营拆毁了一所房屋并查封了另一所房屋，理由是屋主被怀疑向与以色列的勾结者的房屋投掷了燃烧瓶。在 Beitunia，一所居住了 12 人的房屋也被拆毁，另一所房屋被查封。(AF, 1990 年 5 月 7 日)
1990 年 5 月 4 日	Al Amari 难民营	Obeidi 一家的房屋被拆毁，因为他们的儿子、19 岁的 Ramzi 被指控投掷了燃烧瓶并攻击与以色列勾结者。以色列当局决定查封而不是拆毁 Saedi 一家的房屋，因为彻底拆毁它将会使邻近其他三所房屋受到破坏。Mohammed Saedi, 19 岁，也被指控投掷了燃烧瓶。(AF, 1990 年 5 月 21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10 日	杰里科	三所房屋被查封。房屋属于 Abdal-lah Sardikh、Ali Sardikh 和 Shaker A-Sheikh 三家，这三人被怀疑于 1990 年 5 月 24 日使用装有化学物质的汽油弹攻击了杰里科一位市政议员的住宅。他们就查封房屋一事向高等法院提出起诉，但起诉书被驳回。(H,1990 年 5 月 11 日；AF,1990 年 5 月 21 日)
1990 年 5 月 13 日	纳布卢斯	被怀疑为黑豹小组成员的 3 人的房屋被查封。其中一所房屋属于 Omar Arafat，他在 1989 年 12 月 1 日与军队发生的一起冲突中被打死。其他两所房屋属于 18 岁的 Amjad Abu-Rabia 和 20 岁的 Marwan Haraz。 (H,JP,1990 年 5 月 15 日；AF,1990 年 5 月 21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14 日	纳布卢斯	Muntasar Jamud (或 Jamus) 的房屋被拆毁。Jamud 于 1989 年 8 月被捕, 他被怀疑是法塔赫成员, 进行了很多攻击和破坏活动。据报以色列国防军在纳布卢斯旧城查封了五所房屋。被拘留者、18 岁的 Muntaser Jamouse 家庭的房屋在对该地区实行宵禁之后被拆毁。 (H,JP, 1990 年 5 月 15 日; AF,1990 年 5 月 21 日)
1990 年 5 月 16 日	希伯伦	Riad Abu-Zina 的房屋被拆毁。他被怀疑于 1990 年 1 月 11 日刺伤希伯伦一名据称与以色列勾结的女校长。在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期间, 他的家先是被查封。但上诉被驳回, 所以, 房屋最后拆毁了。 (H, 1990 年 5 月 17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5 月 16 日	纳布卢斯	住在纳布卢斯旧城中心的 20 岁的 Muhein Kasas 的房屋被查封。他被怀疑是红鹰小组成员和在 1989 年 6 月杀死一名据称的与以色列的勾结者。此外, 19 岁的 Ramzi Salha 的住宅的一间屋子被查封, 他被怀疑向一辆以色列人的汽车投掷了一颗汽油弹并攻击涉嫌与以色列勾结者, 在这两例中, 两家的房屋均在向高等法院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之后被查封。 (H,1990 年 5 月 18 日; AF,1990 年 5 月 21 日)
1990 年 6 月 7 日	Kafr Jamal, Shufa 和 Kadum	三所房屋被民政部门拆毁, 理由是建房时未获批准。 (JP, 1990 年 6 月 8 日)
1990 年 6 月 8 日	加沙	Maghan Mahmud Baker 的房屋被查封。他被怀疑曾攻击据称的与以色列勾结者, 但设法逃离了该地区。 (H,JP,1990 年 6 月 10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6 月 11 日	希伯伦附近的 Yatta	20 岁的 Ibrahim Jardun 的房屋被拆毁。他被怀疑是法塔赫突击队的成员并于 1990 年 7 月杀死了一名涉嫌与以色列勾结者。 (H,JP,1990 年 6 月 12 日)
1990 年 6 月 11 日	图勒卡尔姆 附近的 Illar	Muhammad Jamil Amar 的房屋被查封。他被怀疑攻击了涉嫌与以色列勾结者。 (H,JP,1990 年 6 月 13 日)
1990 年 6 月 11 日	汗尤尼斯	25 岁的 Abdul Hakim a-Shammar 的房屋被拆毁。他被怀疑杀害了据称与以色列勾结者,而且是当地一个突击队的领导成员。被拆毁的这所房屋住有十二人。 (JP, 1990 年 6 月 12 日)
1990 年 6 月 12 日	Jalazun 难民营	Iyad Nahleh 的房屋被拆毁。他被怀疑是法塔赫的成员,并向一辆以色列人的汽车投掷汽油弹。 (H,1990 年 6 月 13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6 月 12 日	拉马拉和 El-Bireh	两所房屋被查封；屋主被怀疑是法塔赫的成员并投掷汽油弹。 (H,1990 年 6 月 13 日)
1990 年 6 月 13 日	杰里科	Khalil a-Shish 和 Imad Jarus 的房屋被查封。他们被怀疑向以色列国防军的汽车投掷了汽油弹。 (JP,1990 年 6 月 15 日)
1990 年 6 月 14 日	加沙	Salim al-Amudi 的房屋被拆毁。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杀害一名据称与以色列勾结者。这幢有 10 个房间的住宅住有 26 人。 (JP,1990 年 6 月 15 日)
1990 年 6 月 15 日	在撒马利亚 的 Sara	23 岁的 Yusuf Ghanem 的房屋被拆毁。他被怀疑攻击了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据称与以色列勾结者。 (H,JP,1990 年 6 月 17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6 月 15 日	纳布卢斯	31 岁的 Malifuz Arabasi 的房屋被查封。他被怀疑攻击了据称与以色列勾结者。 (H,JP,1990 年 6 月 17 日)
1990 年 6 月 21 日	纳布卢斯附近的 Taluzat	85 岁的 Ahmed Hindi 的房屋被民政部门拆毁, 理由是建房时未获得批准。 (JP,1990 年 6 月 22 日)
1990 年 7 月 9 日	加沙的 Sheikh Ajlin	Khalif Issa Shamaleh 和 Abdel-Basad Adel Shamaleh 的房屋被查封。两人被怀疑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投掷石块, 致使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的眼睛瞎了一只。 (H, 1990 年 7 月 10 日)
1990 年 7 月 11 日	希伯伦	Salmim Ja'abari 的房屋被拆毁。他是一支法塔赫突击部队的成员, 该突击部队对他们怀疑与以色列勾结的希伯伦一校长(妇女)被刺伤事件负责。房屋于 1990 年 2 月 8 日被查封, 在其家属向高等法院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之后即被拆毁。 (H,1990 年 7 月 12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7 月 11 日	加沙的 Nuseirat 难民营	Naim Atawna 一家的房屋被拆毁。他被怀疑向以色列国防军一巡逻队开枪。 (JP, 1990 年 7 月 12 日)
1990 年 7 月 11 日	伯利恒附近 的 Batiz	Na'aman Katush 的房屋被拆毁, 因为建房时未获得批准。在以色列饭店当服务员的 34 岁的 Katush 说, 他被告知不会拆毁该房屋, 如果决定拆毁, 他会接到这种通知。7 月 20 日, 据报西岸民政部门批准 Katush 建造一所新住宅。 (H, 1990 年 7 月 12 日和 20 日)
1990 年 7 月 20 日	汗尤尼斯 难民营	24 岁的 Khaled Khdeed 家的一间屋子被拆毁。据报该屋住有 16 个家庭成员。 (JP, 1990 年 7 月 22 日)
1990 年 7 月 23 日	Halhul	Hatem 和 Muhammed Milhem 的家被查封。他们被怀疑于 1990 年 6 月 10 日攻击了一辆以色列人的汽车。 (H, JP, 1990 年 7 月 24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8 月 4 日	Deirel- Balah	Mahmud Tina 家的一间屋子被查封, 他被怀疑向以色列士兵和军车投掷石块。 (JP, 1990 年 8 月 5 日)
1990 年 8 月 5 日	纳布卢斯和 Balata 难民营	在 Balata 的 Muhammed Majdalawi 家和 Khaled Harb 家的房屋被查封。他们是对攻击据称与以色列的勾结者负责的一当地委员会的成员。在纳布卢斯, 住在 Halat al-Amud 地区的 Na-bulsi 家的房屋下面被发现有一个法塔赫的地窖后即被查封。 (H,1990 年 8 月 7 日)
1990 年 8 月 7 日	纳布卢斯附近的 Deir Balut	三所房屋被查封。房主是一法塔赫基层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对向以色列人的汽车投掷汽油弹并在道路上放置自制炸弹负责。有关人员是 Raffik 和 Jaffer Abdullah (兄弟俩)、Ahmed Abdullah 和 Bassam Mash'al。 (JP,1990 年 8 月 8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8 月 8 日	杰宁南面的 Kafr Rai	Zaher Jadah 家的部分房屋被拆毁。他因涉嫌攻击了所怀疑的与以色列勾结者而于 1989 年 1 月被捕。在其家属与检察官办公室达成协议不上诉高等法院之后，家里的住宅未被拆毁。 (H, 1990 年 8 月 9 日)
1990 年 8 月 8 日	加沙的 Sajni'ya	Muhammad Batiji 家的房屋顶层被拆毁。他因涉嫌是人阵的成员并向当地警察局投掷手榴弹而被捕。 (JP, 1990 年 8 月 9 日)
1990 年 8 月 8 日	Dhahiriya	17 岁的 Issa Sleiman a-Tal 的房屋被查封。他的罪名是向一名边防警官投掷石块，击中了后者的头部。 (H, 1990 年 8 月 10 日)
1990 年 8 月 9 日	杰宁	17 岁的 Muhammed Mazouk 的房屋被查封。他于四个月前从军事监狱逃走。 (JP, 1990 年 8 月 10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8 月 10 日	加沙的 Deir el Balah Gaza	Nader Abd al Sami' 的房屋有一间屋子被查封，他的罪名是投掷石块。 (H,JP,1990 年 8 月 12 日)
1990 年 8 月 11 日	Beit Hanun	Mohammad Ali Khreiwat 的房屋被拆毁。他的两个儿子曾于四个月前向 4 名以色列国防军巡逻兵开枪。 (JP, 1990 年 8 月 12 日)
1990 年 8 月 22 日	加沙	Jihad Hasuna 和 Tahsin Zahama 的房屋被查封。他们被怀疑杀害了一名据称与以色列勾结者。Abd el-Nasser Farwana 的部分房屋也被查封。他被怀疑是人阵突击委员会的成员。 (H,JP,1990 年 8 月 23 日)
1990 年 8 月 23 日	加沙的 Tuffah	Kufah Hamda 的房屋被查封。他被怀疑是人阵一个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据信该委员会对攻击据称与以色列勾结者负责。 (JP,1990 年 8 月 24 日)

日期	地点	备注和资料来源
1990 年 8 月 25 日	汗尤尼斯	Ahmed Rashmani 家的部分房屋被拆毁。他被怀疑是一个法塔赫突击委员会的成员。 (JP, 1990 年 8 月 26 日)
1990 年 8 月 25 日	纳布卢斯	As'ad Hamame 的房屋被查封。他的儿子、22 岁的 Nimer 被拘留, 另一个儿子被保安部队通缉。 (H,1990 年 8 月 27 日)
1990 年 8 月 28 日	拉马拉	Ashraf Shahin 的房屋被查封。他被指控是法塔赫一个基层组织的成员和投掷了汽油弹。 (H,JP,1990 年 8 月 29 日)

(2) 其他措施

286. 4 月 1 日和 2 日, 据报经以色列若干人权团体进行干预以及议会提出几次询问后, Balata 难民营的居民 Ali al-Masri 从民政部门得到 20,000 新谢克尔 (10,000 美元) 的赔偿金, 他的房屋在 1989 年 5 月 15 日被以色列国防军无意中破坏。该房屋是在以色列国防军炸毁一名被怀疑犯有危害安全罪的男子邻近的房舍时被毁的。8 月 2 日, Ali al-Masri 在纳布卢斯附近的 Balaḍta 难民营的家中举行了祭拜仪式。Ali al-Masri 家利用这 20000 新谢克尔和从救济工程处得到的一笔

捐款，建造了新的房屋。(《国土报》，1990年8月3日)(《国土报》，1990年4月2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日)

(3) 实行戒严、封锁或关闭地区

口述证词

287. 一个匿名证人述及实行戒严的做法及其对平民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中，这是进行骚扰和恐吓的手段。加沙地带所有地区、包括八个人口过于稠密的难民营，经常实行戒严，这意味着有 75 万人（其中大多数人生活艰辛）被剥夺了自由，另外还要饱尝戒严期间所遇到的种种痛苦。”(A / AC.145 / RT.545)

书面资料

288. 4月6日和7日，Deir-el-Hatab村和Ein Yabrud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8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9日)。

289. 4月8日，Khader和al-Arub难民营实行了戒严。在Ein Yabrud继续实行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9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14日)

290. 4月9日和10日，在青年人向一军事观察塔开枪并破坏了一个了望哨所的屋顶之后，对图勒卡尔姆难民营实行了戒严。在汗尤尼斯及其难民营、Ein Yabrud和希伯伦地区的Arub难民营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1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14日)

291. 4月15日和16日，加沙地带在Abu-Jihad遇刺两周年之际实行了戒

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7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23日)

292. 4月18日，在发生掷石事件之后，Dheisheh难民营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19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23日)

293. 4月19日，在汗尤尼斯难民营实行了戒严。在Anabta和Awarta(已第六天)以及在Habla和Beit Surik继续戒严。(《国土报》，1990年4月20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294. 4月20日和21日，在Dheisheh、Hablu、Anabta、汗尤尼斯难民营和加沙部分地区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2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295. 4月23日，Beit Umar一青年因头天受的伤而死去(见表)之后，在Beit Umar和Halhul实行了戒严。在一当地青年死去(见表)之后，Shati难民营也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4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296. 4月24日，两名犯人从安萨尔2号监狱越狱逃跑之后，加沙地带沿岸实行了戒严。Beit Umar的戒严已持续三天。在Jayus村也实行了戒严。加沙的Shati难民营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5日；《黎明》周刊，1990年4月30日)

297. 4月25日，加沙沿岸取消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6日)

298. 4月27日和28日，在开斋节开始时，对Jabaliya难民营进行大搜捕之后，在加沙地带实行了全面戒严，直至4月30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4月29日；《黎明》周刊，1990年5月7日)

299. 5月1日, 军队进行了税务抽查并逮捕了若干人, 在此期间, 拉马拉附近的 Al Mazraa a-Sharkiya 实行了戒严。(《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2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7日)

300. 5月3日, 对纳布卢斯大约12万人实行了戒严。(《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4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7日)

301. 5月4日和5日, 伯利恒、拉马拉、图勒卡尔姆和 Al-Amari 难民营和西岸若干村庄在周末实行了戒严。加沙地带实行了沿岸戒严, 在 Jabaliya 和 Beit Lahiya 继续戒严。(《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6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7日和14日)

302. 5月7日, 在拉法、图勒卡尔姆难民营、纳布卢斯附近的 Mas'ha 村和杰宁附近的 Jaba 实行了戒严。(《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8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14日)

303. 5月9日, 在拉法和西岸若干村庄继续戒严。(《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10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14日)

304. 5月10日, 在 Beit Hanun 镇实行了戒严。(《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11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14日)

305. 5月11日和12日, 拉马拉被宣布为军事禁区, 以防止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举行反对关闭西岸大学的示威。(《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13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14日)

306. 5月13日, 在加沙和在西岸的 Harbata 和 Beit ur a-Tahta 地区实行戒严。(《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14日; 《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1日)

307. 5月15日, 在 Dheisheh、Beit Hanun、拉法和加沙地带若干难民营实行戒严。在一当地居民和一伙蒙面青年因攻击一边境警察巡逻队(无时间报道)被打死之后, Shati 难民营也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16日;《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1日)

308. 5月16日, 在 Dheisheh、Eizariya 和 Beit Ur a-Tahta 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17日;《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1日)

309. 5月18日和19日, 在 Dheisheh 和 Tubas 继续戒严。在发生和学生冲突之后, 拉马拉和 El-Bireh 以及附近的 Ein Arik 和 Taile 村也暂时实行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20日;《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1日和28日)

310. 5月20日, 在纳布卢斯、希伯伦和许多村庄及难民营实行防范性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21日;《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8日)

311. 5月21日, 在加沙地带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22日;《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8日)

312. 5月23日, 许多地方全部或部分取消戒严, 使居民可以购买食品或去上班。在纳布卢斯和附近的难民营、杰宁、图勒卡尔姆和附近的难民营、Katatiya 和 Hawara 继续戒严。整个加沙地带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24日;《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8日)

313. 5月25日和26日, 在加沙地带继续普遍戒严。除希伯伦以外, 西岸所有主要城镇取消了戒严。纳布卢斯和图勒卡尔姆被宣布为军事禁区。(《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27日;《黎明》周刊, 1990年5月28日和6月4日)

314. 5月27日, 在 Beit Hanun、Beit Lahiya、Mughazi 难民营、Zuweida、Abasan、汗尤尼斯、拉法和附近的难民营取消了戒严, 但加沙仍继续戒严, 整个地区继续实行新闻封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28日;《黎明》周刊, 1990年6月4日)

315. 5月29日和30日, 在杰里科、Awazta、Batir 和 El-Birch 中心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5月31日;《黎明》周刊, 1990年6月4日)

316. 5月31日, 在加沙中心继续戒严。在 Deir el-Balah 取消了自5月20日以来实行的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1日;《黎明》周刊, 1990年6月4日)

317. 6月3日, 对杰宁附近的 Kabatiya 实行的戒严已持续十五天。图勒卡尔姆难民营的戒严已持续4天。(《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4日)

318. 6月4日, 在 Shweika 和图勒卡尔姆与 Arub 难民营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5日)

319. 6月5日, 在纳布卢斯和附近的难民营实行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6日)

320. 6月6日, 纳布卢斯和附近的难民营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7日)

321. 6月8日和9日, 对纳布卢斯和附近的难民营12万人的戒严已持续五天。(《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10日)

322. 6月10日, 在 Kiryat Arba 实行戒严。纳布卢斯和附近的难民营取消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6月11日)

323. 6月11日, 在纳布卢斯和附近的难民营实行戒严。(《国土报》,《耶路

撒冷邮报》，1990年6月12日）

324. 6月14日，加沙部分地区的戒严已持续二十六天。（《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5日）

325. 6月17日，Azzun 和 Sheikh Ajlia 继续戒严。（《国土报》，1990年6月18日）

326. 6月18日，Sheikh Ajlia 取消戒严。Azzun 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9日）

327. 6月22日和23日，在 Silwan、Abu Tor 和 Ras el-Amud 实行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4日）

328. 6月26日，在本周早些时候发生严重冲突之后，在图勒卡尔姆及附近大片地区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7日）

329. 6月27日，图勒卡尔姆和伯利恒附近的 Khader 取消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8日）

330. 7月27日和28日，据报 Bureij 难民营发生冲突，随后实行戒严。Atil 还继续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9日）

331. 7月29日，在 Beitin 和 Ein Yabrud 实行宵禁。Atil 和 Bureij 取消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30日）

332. 8月2日，在希伯伦主要道路实行戒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3日）

333. 8月3日和4日，希伯伦的戒严扩大到旧城中心，在 Dahiriya 的一次行动中逮捕了若干被通缉犯人之后，那里也实行了戒严。在加沙的 Sajai'ya 和 Zeitun 地区也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5日）

334. 8月7日，对 Beit Hanina 村的戒严已持续两天，1990年8月6日在该村附近发现两具以色列青年的尸体。（《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

月 8 日)

335. 8 月 16 日, Hinanit 的一名叫 Asaf Mamrayob 的 35 岁移民在 Yabad 村遭到蒙面人毒打之后, 该村实行了戒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17 日)

336. 8 月 19 日, 高等法院驳回了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就加沙地带实行两年多宵禁一事提出的上诉。法官解释说, 他们看不出宵禁有何不妥, 因为实行宵禁是出于实际军事理由。然而他们又说, 南部军区司令应定期检查有无宵禁的必要, 如可能的话, 就取消宵禁。(《国土报》, 1990 年 8 月 20 日)

337. Kalkilya 附近的 Jamain 村的戒严已持续五天。(《国土报》, 1990 年 8 月 20 日)

338. 8 月 30 日, 拉法难民营的戒严已持续六天。(《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8 月 31 日)

(4) 实施经济制裁

口述证词

339. 一些证人在证词中提到占领当局采用经济制裁进行集体惩罚的情况。

340. 在这方面 Raja'a Hannour 女士说:

“.....当局对居民实行一种精心策划的经济压制和骚扰政策。为此目的, 税务官员在以色列士兵的支持下, 几乎天天都要抄查村子, 以强行掠夺财产。一些居民在公路检查站被捕, 罪名是外出不带身份证或他们的名字列在未纳税者名单上。

“.....对运送村民往返于邻近城镇的私人车辆的车主施加压力, 以迫使他们交税。以其车辆无照为由, 对他们进行罚款。由于其中多数人断然拒绝在以

色列工作，军队和税务官员向他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A / AC.145 / RT.543)

341. Ata Mohamed Hussein Abu Kersh 先生也提到这一问题：

“.....由于在巴勒斯坦人抵抗期间的行动和军事当局所采取的作法，已有 8 万棵柑橘树以及大片耕地被毁，这些耕地再也不适于农业生产。”
(A / AC.145 / RT.545 / Add.1)

342. 有关实施经济制裁的证词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43 (Rajda Hannour 女士) 和文件 A / AC.145 / RT.545 / Add.1 (Ata Mohamed Hussein Abu Kersh)。

(5) 其他形式的集体惩罚

口述证词

343. Raja'a Hannour 女士在证词中提到 Azzun 村的居民受到的一些具体形式的集体惩罚（对其他地区发生的侵犯行为具有代表性）：

“就公共设施来说，当局对本村实行一种以各种形式进行集体惩罚的政策。例如，他们阻止有关人员修理为该村供水的水泵，使该村在 1989 年 7、8、9 月得不到供水。当年 12 月，他们还以电费帐单未付为由，切断该村电力供应达五天。

“当局的其他骚扰行为包括在每一个巴勒斯坦民族节日时掐断该村的电话线，在 1990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5 日的开斋节期间就发生了类似情况。”
(A / AC.145 / RT.543)

书面资料

344. 7月23日，据报对东耶路撒冷附近的 Eizariya 的供水减少了 75%，因为居民未向耶路撒冷市政当局付水费。（《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3日）

345. 民政管理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被占领土上的居民凡其电力被附近兵营偷用者，如果他们提出获得补偿的请求并上报用电估计数，民政部门将满足他们的要求。（《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3日至7日）

(c) 驱逐

口述证词

346. 特别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被占领土的若干证词。证人们在有关此问题的听证会上强调，驱逐的程序是非法的，违反了日内瓦第4号公约第49条，并指出预定的被驱逐者或他们的律师没有机会看到对被驱逐者的指控。关于这一点，被驱逐的新闻记者 Jamal Ibrahim Farraj 先生说：

“当我询问对我的指控时，法官回答我说，这是一项秘密条款，法律不允许我打听这些规定的内容，因为它与国家安全有关。我的罪名仅仅是曾于1981年被拘留一年半，以及我曾在一家名叫‘宪章’的报社干过，该报社在1986年已被占领当局查封，这家日报发表反对占领的煽动性文章。这就是对我提出的指控的性质。”（A / AC.145 / RT.535）

347. 一些证词中还述及驱逐过程中对被驱逐者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

“监狱管理当局许诺说，驱逐之前将专门安排探视，以便我们可以与家人道别。但在早上七时，士兵突然来到我们面前，把我们团团围住，在搜走一切与我们有关的证件之后，把我们带进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安全地带。当我们到

达安全地带时，他们把我们交给南黎巴嫩军队——所谓的南黎巴嫩军队，对待我们甚至比占领军还要残忍。这是1989年1月份的事，当时天气极寒冷，而我们却被迫脱掉衣服，坐进一辆到处都是水的车。我们被用专车送到南黎巴嫩军和合法的黎巴嫩军队之间的边界地区。在那里，黎巴嫩军队和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接待了我们。”（A / AC.145 / RT.535）

348. 特别委员会在有关此问题的听证会上也注意到以色列占领当局所执行的新的驱逐措施，该措施影响到无有效居留许可证的妇女及其儿童。在多数情况中，那些生于被占领土、与巴勒斯坦人结婚、在当地生活了若干年并在被占领土上生育孩子的妇女，被否认有居住的权利，并在无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被驱逐。

349. 若干证人陈述了在驱逐过程中所受到的羞辱和刻薄的待遇：

“我和孩子们正在睡觉。凌晨五点半，他们来了，所有的孩子都穿着睡衣，赤足跑下床。他们不给我时间为孩子们穿衣服。我在孩子们的房间试图给他们穿衣，但他们不让并叫我们出去。他们不让我把孩子留给他们的父亲。我当时怀着身孕。他们甚至不让我留在被占领土上生孩子。

“主席：你说他们在早上五点半来到你家，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

“证人：他们问我叫什么。他们说‘跟我走，你不能再在此地逗留，你必须离开这里，你得离开西岸，你没有住在这里的许可证’。然而他们把我以及其他三人带走，让我们分别登上五辆军车，当时还有另外一辆车。他们强迫我们缴付60第纳尔作为该车的租车费，然后把我们带走。”（A / AC.145 / RT.539）

“早上6时50分，一名女上尉来到我家，让我拿上护照离开。她不给我收拾行李的机会。我的公公和婆婆和我住在一起，他们试图恳求她让我留下，因为我就要生产了，但她予以拒绝。我公公大声喊起来，但犹太士兵把武器对着他说，如果他继续不停地讲话和恳求，他就毙了他。这样，我收拾了自己的行

李，跟他们上了一辆以色列吉普车走了。同行的还有其他八个姑娘。”（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1）

“占领军开始驱逐人，他们凌晨两点就来了。他们对我说，我必须去约旦。我说‘你们能否等到早上，我还有小孩子’，当时天气也十分寒冷。他们说不行，我得马上走，以致我穿着睡衣就出去了。我甚至都不能穿好衣服。他们把我们带到村里的学校，让我们登上一辆军用卡车，凌晨五点把我们带到拉马拉。我们从早上五点一直到下午一点一直呆在军事指挥官的办公室前，尔后他们让我们上了另一辆车，把我们送到桥边。他们把我们带到桥上，把我们 from 被占领土上驱逐出去。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1）。

350. 证人还指出，以色列当局经常拒绝给一些这样的妇女和由于这种婚姻在被占领土上所生子女进行登记。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在被问及婚后是否把其姓名写入其丈夫的身份证时，述说如下：

“我们申请过，但被拒绝了，他们年年都不同意。

“主席：你结婚后是否申请过以合法妻子的身份登记在你丈夫的身份证上？

“证人：是的，我们申请过。

“主席：你们向谁提出的申请？

“证人：向拉马拉军事总督。

“主席：你是否一结婚随丈夫去被占领领土后很快就提出了这种申请？

“证人：是的。

“主席：那你说过这一申请遭到拒绝？

“证人：是的，申请被拒绝。

“主席：你是否又一次提出申请？

“证人：是的，我们不断地提出申请。

“主席：但孩子出生时，他们的名字是否写入你丈夫的身份证？”

“证人：是的，但自民众起义开始以来，他们就中止了此项工作。他们不再在身份证上登记子女姓名，因为我有一个女儿出生时民众起义已经开始，他们说她的名字不得列入她父亲的身份证。她出生在西岸—拉马位，她有出生证、一个以色列出生证，但他们就是不把她登记在她父亲的身份证上。”
(A / AC.145 / RT.539)

351. 另一个不披露姓名的证人述及同一问题：

“你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被占领土上吗？”

“证人：是的，我的两个孩子都生在被占领土上。”

“主席：他们是在那里登记的吗？”

“证人：男孩儿是在被占领土上登记的，他父亲的身份证上有他的号码，至于女孩儿，他们不同意给她登记号，所以，她没有被登记上。”
(A / AC.145 / RT.541)

352. 关于驱逐出被占领土问题的证词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35 (Jamal Ibrahim Farraj 先生)；A / AC.145 / RT.538 (Balal Ezzedine Hussein Shakhshir 先生，Radwan Ahmed Mohamed Ziyadeh 先生)；A / AC.145 / RT.539 (4 个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1 (5 个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3 (Anita Vitullo 女士)；和 A / AC.145 / RT.545 / Add.1 (Ata Mohamed Hussein Abu Kersh 先生)。

书面资料

353. 6 月 5 日，军事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根据该政策，那些非西岸居民、但与西岸居民有亲属关系的妇女儿童，将被允许住在该地区，而无须像过去那样要求每三个月去一次约旦，在那里逗留若干月才可返回作另一次探访。据报大约

有 250 名妇女儿童将获准返回西岸，与其丈夫和父亲团聚，她们是因未获居民地位于 1989 年被迫离开西岸的。作为对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来自拉马拉地区的 15 位巴勒斯坦父亲及其孩子和全国儿童福利理事会提出的上诉的反应，军事政府在一份对高等法院的声明中宣布了这项新政策。非居民妇女儿童可享受到政府为居民所提供的一切服务，包括教育和保健。在军政府发表声明之后，高等法院驳回了上诉。6 月 20 日，第一批被驱逐的妇女被允许带孩子返回家园。她们是来自 Arura 的 Aida Awad 和 Nahla Ismail、Abwein 的 Mariam Muzahem 和 Mazraa-a-Sharkiya 的 Hairiya Zibu。但是与一名非居民妇女结婚的 Ev-Bireh 的 Jamil At'ut 却被告知，他的妻子不能进入西岸。民政管理部门一位发言人说，拉马拉军事政府愿意与该男子面谈，以解决此问题。（《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22 日）

(d) 经济和社会状况

口述证词

354. 若干证人述及平民每况愈下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 Riad Mahmoud Saleh Kassem 先生说：

“当民众起义开始和举行罢工时（人人都得参加统一领导所号召的罢工），难民营中人们的状况自然更趋恶化，因为教育和保健中心都受到影响。士兵禁止人们去上班，他们将这些人围住并逮捕他们。例如，如果某人让他的一个孩子帮他做生意，他们就逮捕他。统一领导宣布店铺十一点就得关闭。所以，如果你的店仅开张四小时，你就卖不出任何东西。当举行罢工或行动升级时，每个人都不得不呆在营地大院内，放下工作听从民众起义统一领导的召唤。其结果是生活状况日趋恶化。明确说，就是每个人几乎都破产了。”

(A / AC.145 / RT.536 / Add.1)

355.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经济部的 Youssef Ibrahim Abdelhak 先生在讲话中提到巴勒斯坦人民在农业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应当指出, 占领的基础主要放在农业的三个方面: 占领当局一直试图压制农业, 以吞并巴勒斯坦经济。第一个途径是没收土地。第二个办法是控制农业生产, 换句话说, 就是根据以色列经济的需要, 规定某些地区专门生产一种农产品。第三点则是努力迫使工人离开这块土地。” (A / AC.145 / RT.542)

356. 一名教师、Ata Mohamed Hussein Abu Kersh 先生特别提到有关加沙地带农业的问题:

“.....共同体和我们签订了一些进口蔬菜的协定。但就在出口过程中, 在努力出口一些商品以此谋生方面, 我们遇到种种可怕的问题。以色列人试图拿走我们的产品, 通过他们的出口公司出口。.....除此之外, 以色列人还想方设法对我们施加压力, 阻止我们种植新的柑桔树。一些柑桔树老了, 我们想更换它们, 但以色列人拒绝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在加沙地带的用水量也受到限制。以色列人为了吸引地下可用水源, 竭力在加沙地带四周挖井。现在, 甚至连加沙地带水中盐浓度比率也陡然增长, 以致人都无法饮用这种水, 我们只好靠自流井汲取饮用水。由于以色列人在加沙四周挖的井所带来的渗透问题, 现在我们从井中所能汲取的水的盐浓度极高。以色列人挖这些井是为了把水从加沙吸过去, 因为那都是新开发的井。以色列人还在这些井上安装了水表, 我们如用水就得交税。所以, 如果为一个地区规定了一定量的用水, 那么超用多少, 都得上税, 向以色列人交税。” (A / AC.145 / RT.545 / Add.1)

357. 若干证人述及对被占领土居民征收的高额税款。一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说:

“在过去的两年期间，加沙的经济状况大大恶化，尤其是在征收增值税和极高的所得税方面。许多商业部门都已关闭，因为人们交不起税，无论是收入税还是关税。我个人注意到，人们付不起税款时，他们的房屋就要受到攻击，他们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就会被抄走。那些付不起税的人，连他们的身份证也会被抢走而没有身份证，人们则寸步难行。”（A / AC.145 / RT.545）

358. 另一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列举了以色列当局征收的若干名目的税款，他说：

“现在，居民必须缴付的税款几乎占去其收入的全部。因此许多人再也无力缴付税款，因为税收负担过重。当日收入不足以缴税时，海关人员就要抄查这些人家或抄查店铺，抢走家具或所拥有的其他物品。我的作坊里的所有货物和设备都被拿走了，而且是根据任意征收的税拿走的。如果你缴不起税，他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使你一无所有。”（A / AC.145 / RT.545）

359. 证人还提到自起义开始以来被占领土上的保健制度的恶化状况：

“医生联合会一直在争取自费开设新的医疗中心，但当局不同意。如果他们知道又开设了一家新诊所，便会把它关闭。Dar Al taifa 医院和 Ahli Arab 医院都遭到过军队的袭击。……在加沙和西岸，我们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我们缺少血液或血浆。我们常常没有足够的血浆进行输血。我们需要大量的血浆。药品也不充足。你可能在当月第二天还看到有一些药，尔后库存就光了。我们决定，不让我们称为‘地方病患者’的病人长期住院，因为我们必须为伤员留有床位。由于殴打、瓦斯弹、恐怖和不安全感所致，精神失调病例增多。因此，加沙地带的医疗保健状况是极差的。缺乏足够的医生、男女护士和行政管理人员。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和救护车。”（一名匿名证人，A / AC.145 / RT.545）

360. 挪威助产士，Synne Holan 女士提到关闭护士和助产士培训学校一事：

“西岸的所有护理学校都被关闭，我不知道这些学校被关闭的确切时间，但都是在民众起义期间一直被关闭着。……当然，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如果三四年没有毕业于护理学校的新护士，那就会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而且，无论如何，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以前就十分缺乏护士和保健专业人员。”
(A / AC.145 / RT.544 / Add.1)

361. 有关被占领土上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证词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36 / Add.1 (Marwan Mahmoud Hamadeh 先生和 Riad Mahmoud Saleh Kassem 先生)；A / AC.145 / RT.542 (Youssef Ibrahim Abdelhak 先生；Jawad Nagi 先生)；A / AC.145 / RT.544 / Add.1 (一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4 / Add.1 (Synne Holan 女士)；A / AC.145 / RT.545 (3 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和 A / AC.145 / RT.545 / Add.1 (Ata Mohamed Hussein Abu Kersh 先生)。

2. 影响某些基本自由的措施

(a) 行动自由

口述证词

362. 一些证词中提到限制行动自由的权利的措施。教授 Fahmi Moustafa Mahmoud 先生提到在这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在西岸逗留期间，同其他三位讲师一样，只给了我一个月的签证，其他时间我们都没有签证，这就是说，一旦你在什么地方被抓住，就会立即把你递解出境。例如，有一次我曾在屋内呆了 17 天，因为有这种检查站，我不能到处走动。纳布卢斯时常有一些示威活动，我就住在纳布卢斯城外，而我的住处

与该市之间就设有一个检查站，距离我的房屋一百码左右。这样我不得不困在屋里，因为如果他们查问我的签证，而我什么签证也没有，我就得出境。一次，他们抓住了一位讲师，用一辆吉普车把他带到纳布卢斯军事当局那里，告诉他说，他必须直接去约旦。他争执并喊叫起来，因为无人知晓他在何处。最后，当局勒令他第二天离开。生活太艰难了。我呆了 27 个月，曾两次得到一个月的签证，其余时间则根本没有签证。在那段时间内，我要想购买所需日用品、食品等东西的话……，我就得弄清路上确实没设什么检查站，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麻烦，我必须快去快回，我得在半小时之内买回一个星期的东西，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一旦我被抓住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A / AC.145 / RT.540 / Add.1)

“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不得不离开该领土到国外去，但是，如果这些学生年龄不到 26 岁（现在是未满 36 岁），他们必须在外呆上九个月才能回来，尽管他们是被占领土上的居民。因此，如果某人出国，他就得在外呆上九个月。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假如一个学生走后却找不着工作，他就不能回来，而他又没有钱。因此，他只得呆在这里。有时，也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某人要走，他的旅行证件或护照上要注明三年期间他不得回来。他拿的是西岸旅行文件，而他却不许回来。原则上他想来就可以来。但是当局往往规定这一条，而一些学生却惊异地发现此条件要写入他们的文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回来时不能入境，告诉他们哪儿来回哪儿去。”A / AC.145 / RT.540 / Add.1

363. 一位负责人权问题的实地工作者，Raja' a Hannour 女士举例说到 Kalkiliya 附近的 Azzun 村的状况：

“该村居民在 1989 年期间有六个月的时间、在年底又加四个月时间被禁止外出。”A / AC.145 / RT.543)

364. 一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提到以色列当局颁发磁卡作为控制平民的又一

手段的情况:

“没有磁卡，你就不能在以色列境内或在加沙地带旅行，在颁发磁卡时，他们要检查你是否欠有税款。如果你欠缴税款，你就要交付欠款。如果你不缴税款，你就得不到这个磁卡。即使我有一个病人在以色列，我也不能探视他。”

(A / AC.145 / RT.545)

365. 有关限制行动自由的权利的证词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40 / Add.1 (Fahmi Moustafa Mahmoud 先生); A / AC.145 / RT.543 (Raja'a Hannour 女士) 和 A / AC.145 / RT.545 (一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书面资料

366. 4月15日，据 Al Ouds 报报道，纳布卢斯地区 Beit Furik 的居民仍被禁止前往约旦旅行。禁止旅行的规定已实施了 26 个月。(《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16 日)

367. 5月6日，五家巴勒斯坦人(共有 15 名儿童和父亲)上诉高等法院，要求允许他们在西岸与孩子的母亲重新团聚，这几位母亲是约旦公民，目前住在西岸，或者是以非法的身份与其丈夫生活在一起。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在上诉书上签了字。据该协会说，目前有 100 名约旦妻子及其 150 名孩子住在约旦或非法生活在西岸。其中一例是来自 Sinjil 的 Jihad Oashra，尽管他的妻子 Najah 怀有身孕，仍被迫返回约旦。据称军事官员没收了证明其两个孩子出生于西岸的文件。军方拒绝了 Oashra 要求家庭团聚的好几次恳求，并于 1989 年拒绝其妻子进入西岸，尽管她已获得探亲许可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7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14 日)

368. 6月5日，据报以色列国防军取消了它对西岸城镇和村庄实行的不得前往约旦的所有集体禁令。该禁令是在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和两个村庄的居民就这种

形式的集体惩罚上诉高等法院后取消的。检查官办公室为对高等法院接到的上诉做出答复，宣布取消禁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7日）

369. 6月7日，用灌满水泥的铁桶封闭了 Askar 难民营的一些入口，以阻止其居民向邻近的纳布卢斯-约旦谷公路投掷石块（《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8日）

370. 7月1日，据报民政部门禁止加沙律师协会主席 Freih Abu Meydan 前往美利坚合众国，他是应邀前去与犹太籍国会议员进行会晤的。以色列国防军一位高级人士说，之所以下此禁令，是出于“安全原因”。（《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1日）

371. 7月8日，高等法院发布了一项限期内无人提出反对则法庭判决生效令，要求西岸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在60天内就不允许两名巴勒斯坦人上诉军事咨询部，请求准许他们返回西岸一事，作出解释。该上诉是律师 Lea Tzemel 代表拉马拉的 Alfred Tubassi 博士和图勒卡尔姆的 Majed Salameh 提出的，他们以从事敌对组织的活动和是其成员的罪名，分别在1974年和1970年遭到驱逐。他们被驱逐后，都在获得访问许可证的情况下，访问过一次西岸。据检查官办公室说，Tubassi 仍在继续为巴解组织进行活动。至于 Salameh，该办公室证实，他曾于1987年探过一次亲，但又证明说，Salameh 持假证件进入了西岸，六个星期后便被驱逐出境。（《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9日）

372. 8月20日，3名巴勒斯坦活动分子——Faisal Hussein、Zuheira Kamal 和 Ata Khalil Kimri——都接到不许他们出国的禁令。对其中曾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犯人 Kimri，规定为六个月内不得离境。（《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21日）

373. 8月30日，据报两名巴勒斯坦活动分子、Al-Najah 大学的讲师 Ghassan al-Khatib 和妇女组织领袖 Baruda al-Bassir 也被禁止离开该国。据报这

些巴勒斯坦活动分子打算参加非政府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巴勒斯坦问题会议。另据报道，在过去两周内，有 10 名巴勒斯坦人被禁止出国旅行。（《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30 日）

(b) 宗教自由

374. 6 月 15 日，据报一些犹太教牧师，他们是一个叫作犹太教人权观察组的小组成员，最近访问了纳布卢斯和 Ein Beit al-Ma 难民营，他们注意到当地的清真寺已遭到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破坏。该小组主席、David Forman 先生，致函宗教事务部长，说他看到该清真寺的窗户和高音喇叭上大约有 15 至 20 个弹孔，以及向该清真寺投掷过催泪弹的种种痕迹。以色列国防军一名发言人说，未接到该营地有关当地清真寺被破坏的任何报告，但只要提出此类控告，就会对其进行调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5 日）

375. 8 月 21 日，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说，军队向纳布卢斯-清真寺发射 5 枚催泪弹。有几个人不得不接受治疗。（《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22 日）

(c) 言论自由

口述证词

376. 一些证人证实占领当局以若干方式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这些侵犯行为中，有人提及封闭报纸、对报纸的发行进行审查和制造障碍、捣毁报馆以及骚扰记者等。Ali Ya'ish 先生在其证词中说：

“我身为记者，但当我眼见某一事件在距我办公室五米之处，发生时，我却不能对此事件进行新闻报道。我必须等待，直到有关该事件的官方声明发

表。而且，我必须顺从官方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则是根据军方发言人的报告提出的。如果一位人士在游行示威中或在人们与军队的冲突中殉难，那么即便我能看见烈士倒下及人们受伤，我也不得不发表由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作出的声明。已发生了一些事件。我确悉一些人被打死；而军方发言人要么不承认这些人被杀害，要么对这些事件一无所知。唯一的办法是，我将所有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记者召集起来，不论他们是当地的、还是外国的、或是以色列的。我同他们保持电话联系，告诉他们某某事件已经发生了。然后，他们与该军方发言人联络。这样，当他发现有很多人已了解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就会被团团围住。他将不得不承认该事件的确发生了。现在谈谈对事件的定义。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有记者目击这一事件吗？”如果有记者亲眼目睹这一事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新闻意义来说，这一事件确有发生。但是如果记者未见此事，那么该事件便没有发生。情况就是这么简单。

“根据在以色列报纸上发表的紧急法，报纸登载的任何材料都要首先经审查员审查。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要我们把打算发表的每件事都送交审查员是不可能的。以色列报纸并不觉得受制于这种制度，但我们却处于压力之下，我们正在尽自己所能给予抵制。

.....

“过去，我们一向在西岸发行报刊。我们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发行量约占我们销量的 90%。为了对记者施加压力，他们企图在报刊发行方面，在西岸与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之间搞区别对待。这意味着阿拉伯各报必须从西岸军事当局那里获得发行许可证。这也意味着，即使他们发给我们许可证，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地撤回该许可证，而且他们反复使用这种伎俩。”
(A / AC.145 / RT.540 / Add.1)

377.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也是位记者叙述了他在行使其职责过程中所

受到的骚扰：

“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比其他记者对报道新闻更为小心，不管这种新闻是否涉及暴力。对以色列士兵来说，这种报道是一种挑衅。当有巴勒斯坦记者拍照时，以色列士兵觉得受到侮辱。他们把我们视为二等公民。这一实际事件发生在下午两点。那时，我并没有工作。我呆在家里。一支由 8 人组成的军事巡逻队就在我的屋前停住。他们下了汽车。其中有个留长发的人从他的车中跳了出来。我同我的妻子和两岁的孩子在一起。他说，如果我继续从事我的工作就杀了我。” (A / AC.145 / RT.536)

378. 被驱逐的记者 Jamal Ibrahim Farraj 先生叙述了同样的事件：

“我打算在伯利恒开设一个私人新闻社。占领军数次捣毁了我的新闻社。在民众起义开始时，我的新闻社被封了 6 个月，后来又续了 3 个月。这个新闻社的名称是‘伯利恒新闻社’。还有一个借口是，该社发表煽动反占领的文章。所发生的镇压记者的事件不胜枚举，有拘捕、软禁；在某些情况下，还有谋杀等。(A / AC.145 / RT.535)

379. 有关对言论自由的权利实行限制的证词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35) (Jamal Ibrahim Farraj 先生)；A / AC.145 / RT.536 (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0 / Add.1 (Ali Ya'ish 先生)。

书面资料

380. 6 月 11 日，来自拉法的记者、28 岁的 Sami Abu Samhadana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过去，他已被行政拘留一年。(《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2 日)

381. 6 月 26 日，据报道，卢德的军事法院判处耶路撒冷的法新社代表、41 岁的 Sama'un Khuri 3 年零 9 个月监禁，和同一时期的缓期执行。他被判罪行

是，图谋分发来自约旦的用于起义的资金和他是一个非法组织的成员。（《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0日）

382. 7月15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驳回了《Al-Fair》的编辑、Hana Seniora 就对其的定罪提出的上诉。四年前，耶路撒冷治安法庭给其定的罪名是，未将对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采访录送交审查。他被罚款 3,000 新谢克尔（1,500 美元），另加 3,000 新谢克尔（1,500 美元）作为他在三年内不违反审查条例的担保金。（《国土报》，1990年7月16日）

383. 7月29日，警察奉中部军区司令 Yitzhak Mordekhai 之命查封了 Fai Sal Hussein 的两个在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中心办事处，后又对第三个办事处实施了这项查封令。警方声称关闭这些办事处是为了“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该主要办事处自 1988 年 7 月以来一直被关闭。现在这项命令已被展期到第三个年头。这是对东耶路撒冷机构实施的为期最长的查封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30日）

384. 据报道，8月16日，安全总局关闭了来自加沙的一位名叫 Muhammad al-Mashwakh 的记者的办公室，期限为一年。其理由是，他在办公室装有传真机，并非法使用它。（《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8月16日）

(d) 教育自由

口述证词

385. 一些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在被占领土上教育自由的权利受到影响的问题的资料。人们对于长久关闭教育机构所产生的长期影响表示关切。一些证词强调了这种关闭导致的学习水平下降和对学生心理产生的不良影响：

“由于这些措施，教育水平正在极其迅速地下降，儿童及大专院校的学生

所处的环境导致学习水平普遍下降。例如，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不经任何考试，不对其能力进行任何测试就升入二年级，这种情况涉及到各级教育。还有，人人皆知，如果一个学生中断学习达两个月以上，那么他就会忘记他以前学过的东西。而今天，一些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至今竟对字母表一无所知。我们不得在家教他们。我家里有3个学生，我正在努力教他们学字母表。如果这被发现的话，就会把我送交警察。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因为这一切的意图在于降低学业水平。”（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0）

“一些学校被关闭了一段时期，然后又在1988年春季开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学（大约两个月），开学后，我非常震惊和伤心地发现我的学生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举止行为都变了，他们的智力发育也出现了弱点。我先谈谈学习方面，我想，对于我们中的任何人来说，如果使我们突然脱离像这些儿童所处的那种环境，没有智力激励、当然也没有与之并行的纪律约束，使你与这一切隔绝约6个月之后再要求你读书写字作学生，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中断一段时间学习，而且在此期间不受到智力激励，或没有读书写字的地方，那么，即使让你写个字母，实际上也变得不可能。对于处在智力开发的最重要阶段的儿童来说，这简直是个灾难。在我教学生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学生确有一些困难，但我能看到他们的进步，我能看到他们的成长。在那6个月以后，我不能管他们叫文盲，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用英语写出完整的句子；而且，这些学生都是主要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后果是灾难性的，并且使我这个教育工作者感到十分震惊。在那6个月间，他们基本上下降了两个年级。”

.....

我注意到他们养成了一种粗暴的行为，普遍好斗、课堂纪律差。我正在谈学习纪律，我指的是行为特点。我可以看得出来，恐惧和在孩子们意识到自己不受保护的情况下惯有的心理反应共同困扰着这些学生。在我看来，那种好斗

性便是由于这种恐惧和感到得不到保护而产生的。(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A / AC.145 / RT.534)

“使我感到可怕的是,这一代人,即我们所称为的以色列占领下的一代人正面临一场灾难,因为文盲,即这种强行造成的文盲正在对这一代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产生可怕的影响。而且不止于此。他们好像正在变成森林人。

.....

“他们不愿上学。他们想成为投掷石块者,似乎他们已不再是儿童而突然之间成为大人和勇士。他们会说,‘在以色列撤走之前,我们不要上学。我们不愿到被以色列人或士兵包围的学校上学’。

.....

“这些年青人的心理发生了极为残酷的变化。这一过程始于1967年,已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他们5岁,而今已经28岁,并为种种情结、心理上的痛苦所困扰。研究他们的行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存有在占领环境下长大造成的所有那些心理障碍,如果他们沒有确立诸如建设家园的理想的话,他们很可能变成极端危险的分子。如果你听他们之间的谈话或听他们与不是在被占领土上成长起来的人们的谈话,你会由于他们在谈论其想法时所用的粗暴、残忍的口气所震惊。好像他们的头脑中除了士兵、占领、不公平、压迫以外,一片空白。这便使他们产生了许多变态心理。”(Abdellatif Ataaqal 先生 A / AC.145 / RT.540 / Add.1)

386. 一些证词概述了以色列当局对学术研究活动进行干涉的各种方式。大学教授 Abdellatif Ataaqal 先生在其证词中谈到禁书的作法:

“过去我们每年都要收到一个禁书单。最后一个禁书单,即两年前的一个禁书单载有 3,000 至 3,200 个书名和一封军事总督的来信。信中说,不准学生看这些书、也不准将这些书在研究中心的图书馆保存。如果当局代表来到该

所大学、只要发现这些书中的一本，就将关闭该图书馆。但他们从未来过。我不能剥夺学生看这本或那本书的权利。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书中的一些书与政治、占领或以色列毫无关系。”(A / AC.145 / RT.540 / Add.1)

387.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谈及同样的问题：

“就书而言，有一系列书籍，许多书和许多约旦书完全被禁止在课程中使用。因为我们实际上正在按照约旦课程授课。所有准备好的书都要经过修改和删改，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类科目。他们不准我们教授任何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内容。在我们的课程中完全没有称为巴勒斯坦的这种内容或任何与之相关的内容。”(A / AC.145 / RT.540)

388. 某研究中心主任 Mohamed Taysseer 先生谈到在被占领土上妨碍研究项目的各种障碍：

“在我的研究中心，我们正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获得资料的问题。我们发行了一本关于教育研究的书。但我们发现在被占领土或在希伯伦管辖地区极难获得有关教育的统计数字。我们曾付出极大努力以获得一些资料和这类材料。

.....

我们在科研中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从以色列统计部门获得的资料的准确程度。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收集这一资料及如何对其进行编辑。如果我们想从实地获取一些资料，我们会在努力搜集这类材料时，面临大量困难。众所周知，在世界各国中，研究人员和他的研究课题之间总有某种程度的不协调。但是在被占领土上，由于许许多多原因——如缺乏信心、担心税收和当局的骚扰等，这种不协调的程度大大增加了。

.....

第四个问题是写论文的问题。研究工作人员可能会发现，当他正要分析一些变量时，他得说一些为法律所不容的事情。因此，他必须作出选择，是打算

说真话呢，还是保持沉默。因为他害怕受到当局的骚扰或被指控煽动民众或发表保密资料。

.....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研究成果得以发表。研究耗费了我们许多钱，因为收集资料要花钱，一些研究工作人员以及一些进行分析的助手也要收取薪资。而当我们要出版我们的书时，我们却发现我们被禁止这样做。一些出版社根本就拒绝出版这些书。因为这些出版社或印刷所已接到一项军事命令，其大意是，在事先获得军事监察官的批准之前，任何出版社不准出版任何材料。这个军事监察官可能不会批准这些材料。”(A / AC.145 / RT.540 / Add.1)

389. 一些证词也对材料和财务限制以及强加给教育部门的税收进行了谴责。Abdellatif Ataagal 先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旧校园外购买了一块地，它位于名叫‘Jneid’的地方。在约旦人统治时代，Jneid 曾经是个医院，但后来被改为一所监狱。我们买的那块地紧挨着那所监狱。我们要建一所工程学校。我们向当局申请建设许可证。我们的请求已被驳回一次。他们阻止将那块地作为大学的财产注册。三年以后，我们未得到任何有关该地注册问题的正面答复，也未得到兴建工程学校的许可证。然后，军事当局突然给我们寄来一封信。信中说，那块地的一半要充公，而且我们不能建校，我们不能扩大该所大学。他们认为，Al Najah 大学根本不应扩大，它的房舍够多的了。我去那儿同他们谈。我说，该大学的每个学生拥有的空间不足一平方米，因为我们有 4,500 名学生而该大学可供使用的空间不足 1,200 平方米。我们没有空间，我们没有院子，我们需要实验室。他们回答说：‘不用着急，这所大学正在被关闭着，而且将继续被关闭，所以你们用不着扩大和建设’。直到现在，这所大学仍未获准建设或购买另一块地。”(A / AC.145 / RT.540 / Add.1)

390. 大学教授 Fahmi Moustafa Mahmoud 先生强调了设备不足的问题:

“.....对于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的设备也进行了大量的干预。例如,生物课需要的一些设备、就像化学课的试管那样不可缺少。我们请求得到这些设备,我们等了好长时间,最终未能得到它。因为每样东西都需经过以色列要塞带到西岸。而且每样东西都要经过彻底检查,税收非常高,为了便于管制,仪器被拆成零件,结果全完了,你再也不能把它们装成原样。”
(A / AC.145 / RT.540 / Add.1)

391. 某个学校校长、Tarek Zaki 先生以其自己的学校为例说明教育机构所面临的财务问题。

“税收高达15%。以前并未强征这种税。只是在这个社会开始运转起来的两年以后才强征这种税。那两年我们被免税。其他象我们这样从事这种自愿工作的机构在过去免交这种税。但现在,它们增加了增值税。他们还对教师的薪金征税,尽管根据约旦法律,我们被免于支付这些薪金税。我们从阿拉伯国家弄来钱、进一步证实这些渠道,并提供必要的证明,说明这些资金是个人向我们提供的,但当这些钱到达约旦这里的银行时,他们仍然不准我们将这些钱带到西岸,尽管我们急需用这笔钱支付我们的开支。.....

“在学校我有三辆小汽车,我必需为这些汽车搞到执照。我需要用这些汽车为孩子们把食物送到学校。一个以色列公民为其车照要付多少钱,而我为自己的汽车执照要付多少钱呢?我的一辆汽车在耶路撒冷注册,一辆在西岸注册。我为一辆车付 200 谢克尔,为另一辆车支付 1250 谢克尔,换言之,是以色列公民所付钱的四倍。都是同样的车,同样的牌照,同样的政府税,干吗我得付这么多钱?他们告诉我,“因为你正在支付民众起义税。”

392. 几个证人谈到对教师和学生的骚扰和虐待:

我去了并发现村级小学的所有的教师和儿童都被召集到学校并受到审问。

因为以色列人得知该校挂有巴勒斯坦国旗，他们想知道是谁把它挂起的。…
…。我在这个村呆了两个晚上。直到他们的审讯结束。我没看见他们打小学校
的孩子们。但我遇到我亲戚的两个孩子。虽然他们什么也没说，但我看得出来
他们曾被毒打过。”（Abdellatif Ataaqal）先生 A / AC.145 / RT.
540 / Add.1）

“在15个研究工作人员中，有9个被拘留，其中一些人被拘留一年，他们
被行政拘留6个月后又续了6个月。其他人被拘留一年半，一些人被拘留了6
个月。”（Mohamed Tayseer 先生 A / AC.145 / RT.540 / Add.1）

“学生在通往大学的街上与武装部队遭遇。他们被逮捕、被命令面对墙壁
背对士兵，单脚独立，两手上举，枪口对着他们。学生被迫保持这种姿势达数
小时之久。”（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4）

393.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教育和高等研究部的 Osama El Sayeh 先生在他的发
言中谈及在阻挠教育自由的各种障碍后面隐藏的动机：

“占领者要我们的人民成为什么样呢？他们要使他们成为未受教育的人，
因为他们知道，巴勒斯坦人民象需要水和空气一样地需要得到教育，从一开始
他们就一直受着教育，几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的教育水平是非常高的。
他们知道，巴勒斯坦人民积极参加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教育机构的发展工作。
所以他們要巴勒斯坦人与其传统、与其国家的遗产及文化隔绝，进而与其未
来、与技术和进步隔绝。他们要这个民族成为愚民，以便易于摆布和统治。这
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以安全为口实关闭学校的原因。”（A / AC.145 / RT.542）

394. 关于限制教育自由权利的叙述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34（不披露
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36 / Add.1（Ma dah Khaled Sofan 先生）；
A / AC.145 / RT.538（BalalEzzedine Hussein Shakhshir 先生）；A / AC.
145 / RT.540（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40 / Add.1（Abdellatif

Ataaqal 先生, Fahmi Moustafa Mahmoud 先生, Mohamed Taysser 先生及 Tarek Zaki 先生); A / AC.145 / RT.542 (Osa ma El Sayeh 先生); 和 A / AC.145 / RT.544 (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书面资料

395. 4 月 11 日, 继向警察扔石块并与其发生冲突以后, 东耶路撒冷的 Rashidiya 高中被关闭三星期。(《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4 月 12 日;《黎明》周刊, 1990 年 4 月 14 日)

396. 5 月 14 日, 总理的通信顾问 Avi Pazner 先生宣布了西岸各大专院校不久将复课的计划。5 月 15 日, 据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部门的高级指挥阶层反对这些大学复课。各大学复课的决定是由沙米尔总理和被占领土活动协调员 Shmuel Goren 作出的。报道说, 各大学将逐步复课, 第一所大学可在几周内复课。其条件是, 遵守命令和无骚乱。(《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5 月 15 日;《黎明》周刊, 1990 年 5 月 21 日)

397. 5 月 18 日和 19 日, 位于 Tubas 和拉马拉的几所学校被命令关闭。(《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5 月 20 日;《黎明》周刊, 1990 年 5 月 21 日和 5 月 28 日)

398. 5 月 21 日, 民政部门授权 El-Bireh 的 Al-Quds 大学的一个分院复课。尽管被占领土的局势十分紧张, 而且, 大部分居民处于宵禁之中。该分院是阿拉伯医学专科学院。对此作出的解释是, 那里几乎没有发生煽动闹事和暴力的情况。复课的决定是在以色列的 7 名阿拉伯工人被杀害以前作出的; 而且, 尽管局势极其紧张, 但还是决定继续陆续复课。(《国土报》, 1990 年 5 月 22 日)

399. 5 月 31 日, 关闭西岸各大学的军令又延期 3 个月, 尽管已经宣布解除禁令和准许大学逐步复课的计划。民政部门宣布阿拉伯医学专科学院将于 1990 年

6月10日或11日复课。(《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日)

400. 6月16日，在El-Bireh的阿拉伯卫生专科学院开课。它是自起义开始时关闭了所有大学以来第一个复课的高等院校。(《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17日)

401. 6月27日，民政部门通知位于Abu Dis的Al-Quds大学附属理工学院院长说，该院可以开学上课。据一份报告说，纳布卢斯的Al-Najah大学也被获准复课。(《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8日)

402. 7月11日，据报道，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表了一项声明，抗议民政管理局不准它在图勒卡尔姆难民营的五所学校复课。民政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些学校必须遵守所有西岸院校不得在暑假期间开课的命令。(《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11日)

403. 7月21日，Al-Najah的社区学院经以色列国防军批准开学后复课。自起义以来，它是西岸获准开学的16所社区院校中的最后一个。(《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7月22日)

3. 关于影响平民的移民活动的资料

口述证词

404. Raja'a Hannour女士在证词中提到移民在Azzun村所犯下的暴力和侵犯行为：

“说到移民的行径，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典型的挑衅活动，如砍倒树木、烧毁庄稼以及向屋顶上的水箱开枪等。

.....

“这些移民利用宵禁加强对村民的骚扰。在最近的1990年5月21日的宵禁

期间，移民们焚烧了属于 Abdullam Muhammad Said Abdullah Ridhwan 的两杜南麦子。他们还烧毁了属于 Abdul Latif Said Hassan Khirman 的 8 棵橄榄树。该村村民不得不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违反宵禁以扑灭火焰并防止它向毗连的田地蔓延。在军队的配合下，移民们还把许多挂果树木连根拔起，或毁坏这些树木，他们烧毁它们或向其喷洒有毒物质，结果是那里的村民蒙受的经济损失估计达数百万美元。”(A / AC.145 / RT.543)

书面资料

405. 4 月 1 日，犹太移民强迫一些希伯伦的商人关闭他们的店铺。一辆移民的汽车撞倒了该城市的一位巴勒斯坦人，使其受伤。移民的另一辆小汽车撞伤纳布卢斯地区 Ain Beit Alma 的一位巴勒斯坦人。(《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9 日)

406. 4 月 23 日，道路安全委员会 Kiryat -Arba 分会组织了一次针对希伯伦的阿拉伯小汽车车主的报复行动。在这次行动中，许多小汽车被毁、汽车车窗和住家的窗户被打碎。有 80 名移民乘 15 辆车参加了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为 Kiryat Arba 的一位居民、一位埃德格公共汽车司机在前一天的枪击事件中负伤而进行的报复。在另一次事件中，一辆开往 Kyriat Arba 的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在遭到石击后下了车，砸毁了停车场上的小汽车以及过往的小汽车。这一事件发生在 Beit Umar 附近。(《国土报》，1990 年 4 月 24 日)

407. 4 月 27 日，据报道，希伯伦警方正在调查一起一辆卡车据说被移民烧毁的事件。该卡车停在 Beit Umar 附近。它被完全烧毁。在车内的 3 位 Tubas 的居民得以安全离开，未受伤害。(《国土报》，1990 年 4 月 27 日)

408. 5 月 9 日，据报道，在 Bani Na'im 村庄附近，以色列移民在其公共汽车遭石击后试图劫持一名小孩，随后在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移民之间发生了冲突。以色列士兵进行了干预，向青年们发射催泪弹。(《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14 日)

409. 5 月 15 日, Maaleh Adumin 的数十名移民为对遭到一枚汽油弹的袭击和遭到石击进行报复, 袭击了开车行驶在 Isawiya 村附近的工人, 并打碎了一户住家的窗户。移民们迫使一辆阿拉伯车辆停住, 并在工人企图逃跑时毒打他们。这些工人受了轻伤。在另一起事件中, 在一辆埃格德公共汽车遭到一枚汽油弹的袭击、两辆小汽车遭石击、一名司机受伤之后, Maaleh Adumim 的数百名移民封锁了该城外的道路。(《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5 月 16 日;《黎明》周刊, 1990 年 5 月 21 日)

410. 5 月 25 日, 据报道, 属于希伯伦南部山区的 Tarkumiya 村民的数十杜南的小麦最近被设在 Kiryat Arba 的“道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付之一炬。这是为了对有人在附近的犹太人田地里放火进行报复。(《国土报》, 1990 年 5 月 25 日)

411. 5 月 25 日, Kiryat Arba 的一个犹太学校的 6 名武装学生进入了 Hirbet Abaallah Ibrahim 的 Bedouin 村附近的一个军事区, 毒打几名村民并对空鸣枪。军队到达现场、拘捕了 4 名学生。警方对其审讯之后将其释放。(《国土报》, 1990 年 6 月 1 日)

412. 6 月 5 日, 据报道, 伯利恒附近的 Tubua 的村民说, 移民们于 6 月 3 日夜进入该村, 杀死 25 只羊。第二天清晨, 移民们返回该村, 进入当地学校, 8 名学生因遭到枪击、毒打和石击致伤。警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在另一次事件中, 来自纳布卢斯 Joseph's Tomb Yeshiva 的移民据说在一次石击事件之后, 绑架了当地一名 15 岁男孩并将其关押一小时。巴勒斯坦消息来源进一步说, 移民攻击了 Beit Jalla 的一栋房屋, 并开枪打伤 26 岁的 Ahmed alkurbi。他们还毁坏了当地的小汽车。(《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990 年 6 月 5 日)

413. 6 月 6 日, 在拉马拉地区的村庄中遭到石击的小汽车的移民用石击房屋

和小汽车的方式实施报复。在 Abud 处于宵禁时，其树木被连根拔起。（《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5 日）

414. 6 月 8 日，据报道，纳布卢斯附近 Rujib 的村民说，一个乘吉普车来的移民在一块田地纵火，毁坏 15 杜南的麦子。（《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8 日）

415. 6 月 17 日，据报道，纳布卢斯附近 Deir al-Hatab 的村民说，该村附近的约 1,000 棵橄榄树被来自 Eilon Moreh 的移民纵火烧毁。（《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7 日）

416. 6 月 24 日，据报道，纳布卢斯以南的 Burin 和 Urif 的村民说，来自毗邻的 Yitzhar 的移民打碎小汽车窗户、向居民开火并向小汽车射击。这显然是对石击的报复行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24 日）

417. 6 月 8 日，据报道，移民纵火焚烧一辆属于 Kalkiliya 一位叫 Tahsin a-shanati 的居民的卡车和 50 棵属于纳布卢斯附近的 Far'a 地方理事会领导人 Shukri Kassem 的橄榄树。（《国土报》，1990 年 7 月 8 日）

418. 7 月 20 日，其小汽车遭到石击的移民们对属于 Muhammad Awad 的、拥有 50 棵枣树的庄园放火。Muhammad Awad 65 岁，是纳布卢斯附近的 Awarta 的清真寺的祈祷主持人。（《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2 日）

419. 7 月 22 日，以色列国防军强行逐出占领杰里科一个古老犹太教会堂的一个移民核心组织的 35 名成员。他们中有 20 人被拘留，并受到指控。他们后来被保释。附属于 Gush Emunim 的移民两年来一直试图在杰里科或在其附近定居。他们认为杰里科是座“圣城”。（《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3 日）

420. 8 月 1 日，一个由 Kach 运动的成员及其同情者组成的移民团体企图在杰里科附近的一个地方定居。以色列国防军宣布该地区为军事禁区并将这些移民赶走。（《国土报》，1990 年 8 月 2 日）

D.被拘留者的待遇

口述证词

421. 在听证会过程中，特别委员会听取了有关恶劣拘留条件的大量证词。绝大多数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他们受到的各种形式的虐待，诸如，肉体摧残、毒打、剥夺睡眠、心理折磨以及羞辱、性攻击和单独监禁。人们强调指出，被拘留者在受审期间普遍受到最恶劣的待遇。在证词中还提到的问题有：牢房人满为患、没有卫生设备和足够的食品和衣服、狱方采用集体惩罚措施，如剥夺接受探访或阅读文化材料的权利，限制红十字代表探访等。证词还特别提及女犯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以及通敌分子对犯人的骚扰。人们提到，为改善被拘留者的待遇，曾发生过几次绝食。

422. 下面是这些证词中的一些摘录：

“最初，我在Sarafand监狱被关了35天，受到了各种折磨。我被吊在天花板上，被象钉十字架一样绑起来。我被上电刑、用香烟烫，我被埋在地下、被投到冷水中，我遭到毒打，受了各种形式的折磨。我被用一支由电丝做的鞭子鞭打。我的双手被吊起来，脚下是一个木箱。当我吊着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木箱挪走。另一种折磨方法是把人象钉十字架一样绑起来。

.....

“惩罚是集体性的。我们可因做任何事而换罚。例如，我正同我的同事下棋。这种游戏在监狱是禁止的。我们习惯用肥皂块下棋。当狱中官员看见我们玩时，就把我带到一间牢房，让我在那儿呆两个星期，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玩棋。有时因为我们藏起一支铅笔，就要全体受罚。一间牢房容纳25人。他们将把犯人单独囚禁起来并只能吃面包和水。从事体育活动或在房间行走，或在

白天睡觉，都要受罚。如果他们发现任何囚犯手中有一张纸，他们就把我们全体带到这些牢房，进行单独囚禁。我们借以自娱的任何事情都会导致他们用这些集体惩罚办法迫害和加害于我们。”（Khaled Rashid Alzebda 先生，A / AC.145 / RT.535）

“我于1987年9月再次被捕，所受指控也属极为一般的。我的审讯期用了18天。这里我可指出一种不同方式的审讯。这回行刑的办法很不同，虽然也有毒打，但主要是造成强烈的心理压力。例如，第一回他们要你选择打你用的棍子。你必须始终站立。有时甚至要你单脚独立。第二回，叫你坐在一个长长的过道里，把你的双手绑在背后并用一个袋子套在头上，叫你一直坐着，不让你睡觉。有个卫兵会防止我们合眼，即使是一秒钟也不能合眼。他会打我们的肩、打我们的头、腿和腹部，以防我们睡觉。我记得到了第四天，我几乎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我不再知道我在哪儿。我没想我正站在外面或者我的两眼正看到一个有水的地方，我试图站起来到达那个地方。然后，我注意到我又一次被打而我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士兵在打我。或者你会同你旁边的同伴说话，声音会变得越来越来高，突然间，你的声音会被打断，你遭到一拳。你不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你闭上了嘴。我进入了一种不再知道自己在哪里状态，只是在极少的时刻知道自己在哪里，即在受审的时刻，当你被传到审判员面前时，自己意识到正在受到审问。犯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睡觉。有时为防止他睡觉，会把他整晚绑在水管上。所有这些都是折磨犯人的办法，是为了为审讯作准备。等你到了审判员面前时，你已精疲力尽了。”（Helmi Moussa Ghaben 先生，A / AC.145 / RT.534 / Add.1）

“1989年5月末，在Talmond Hasharon监狱中犯人与监狱当局之间的紧张气氛加剧。狱方指控我们这些犯人要杀死一名通敌分子。这事我们从未做过，甚至从未想到过士兵们以惩罚我们为借口袭击了我们的房间，没收了所有的罐

头食品，所有的刺绣品、书籍、铅笔、纸张以至收音机。他们把我们全天关在牢房里。他们撕毁了红十字会送给图书馆的所有图书。饭堂被关闭。每个犯人必须带着自己的食物在牢房独自就餐。两个多月不准家属探访。一直禁止唱歌。任何因唱歌被抓住的女孩都要被罚至少一周的单独囚禁。”（Terry Boullata 小姐，A / AC.145 / RT.530）

“在狱中，我们被关在可容纳10人的一个牢房，但坐牢的犯人有25个。我们只有4条毯子、一个枕头和一个薄薄的床垫。我们不准在屋外讲话，不准睡觉。我们不能坐着，除了坐在没有毯子的地上。当我们到院里放风时也不准讲话。这是一块长7米宽5米的地方，没有一点儿阳光。在外面，不准我们站着，不准我们坐着，不准同其他犯人讲话。窗户被窗板封住。常常不准我们洗澡。数年来，由于这种不卫生的环境，我们患上了皮肤病。其中的一些皮肤病甚至是传染性的。水不总是清洁的，而且也不够用。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足够的水把肥皂冲掉就得出来。（Mohamad Ahmad Saleh Nazal 先生，A / AC.145 / RT.534 / Add.1）

“我记得如果有人向红十字会抱怨例如他曾遭到毒打，那么之后他还会被打。这样，红十字会的人来了也听不见任何抱怨。因为犯人很害怕。

.....

“我还被穿着衣服投入冷水中，然后又被带到边房的内部法庭。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1月底和12月初时.....。天气极其寒冷。”（Helmi Moussa Gahben 先生，A / AC.145 / RT.534 / Add.1）

“当我在那儿工作时，我采访了两个获释的妇女。她们中的一位来自汗尤尼斯附近的一个村庄，受到了行政拘留。她被捕时正在怀孕，而且在狱中出现了并发症。她得不到医疗，结果孩子失去了。最初她被鼓励去作人工流产。当她拒绝时，一位医务人员实际告诉她说，不管她同意与否，她都要失去胎儿。

而实际上，由于得不到医治她确实失去了孩子。”（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34）

“1989年实行了新的监狱政策，即活动积极分子在监狱系统内受到惩罚，即把他们单独囚禁，和关在特殊的惩罚间。现在，在 Ramla 监狱，有一个地下囚室。那里的犯人在牢房外的每时每刻都带着镣铐，甚至在亲戚探访和律师访问期间也不例外。那里没有放风的时间，没有书籍，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他们在所有的时间里都受到电子监视，在这个囚室约有 40 个犯人。在安萨尔 3 号监狱，有这种惩罚间，被称作笼子。这是在约一个月至 6 周以前才建立起来的。这些笼子实际上是用铁丝、用带刺的铁丝圈起来的帐篷，所以象笼子。这是为隔离那些被认为从事狱中活动的犯人而设的，例如，为改善监狱条件组织绝食斗争。巴勒斯坦人还向我们报告了当局越来越多地利用狱中通敌分子的情况。”（Anita Vitullo 女士，A / AC.145 / RT.543）

423. 有关被拘留者待遇的证词可见文件，A / AC.145 / RT.530（Terry Boullata 小姐）；A / AC.145 / RT.534（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34 / Add.1（Helmimoussa Ghaben 先生，Mohamad Ahmad Saleh Nazal 先生），A / AC.145 / RT.535（Khaled Rashid Alzebda 先生）；A / AC.145 / RT.536（不披露姓名的证人）；A / AC.145 / RT.536 / Add.1（Khaled Fahmi Merdawi 先生）；A / AC.145 / RT.538（Moussa Ezzedine Shakhshir 先生，Radwan Ahmed Mohamed Ziyadeh 先生）；A / AC.145 / RT.543（Anita Vitullo 女士）；A / AC.145 / RT.544（不披露姓名的证人）以及 A / AC.145 / RT.545 / Add.1（Ata Mohamed Hussein Abu Kersh 先生，Freij Ahmed Khalil Al Khairy 先生）。

书面资料

424. 4月4日, 一个名为“反对在以色列施酷刑公众委员会”的新机构的成员在记者招待会议上指控说, 警察、公安局以及军队在提审犯人期间用刑。被控使用的刑法有毒打, 剥夺睡眠、用冷水浸泡、把犯人的手脚绑成“香蕉”姿势, 把他们的双手绑在背后的金属杆上, 让他们蒙头站立许多小时。来自东耶路撒冷的 Ras el-Amud 的 22 岁的巴勒斯坦人 Ismail Al-Ghul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他在 1989 年 12 月 16 日因涉嫌杀害一名指称通敌分子而被捕。在审讯压力下他认了罪并重新做了杀人动作。但在一个被认为是真凶的人被捕后, 他于 1990 年 3 月被释放。Al-Ghul 说他是在被毒打、被冷水浸泡、被单独囚禁以及在手被缚在身后的一个金属杆上站立了许多小时后才招供的。一位警方发言人对这些指控反应说, 将对提交给警方调查官员的任何遭受虐待的控告进行调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5 日,《黎明》周刊, 1990 年 4 月 9 日)

425. 4月6日, 据报道, 拉马拉 22 岁的居民 Majid Zein 迫于威逼承认了一宗他没有犯下的罪行。他的律师上诉总理, 要求调查对其采用的审讯办法。Zein 于 1989 年 8 月中旬涉嫌对海关人员投掷汽油弹, 杀死一人和伤其他数人而被捕。最初他在拉马拉警察局受审, 后来在耶路撒冷俄国人大院的安全总局审讯中心受审。他在被捕 7 天后招认了这一罪名。Zein 后来指控说, 审讯他的人员对他严刑拷打, 不让他睡觉。在审讯他的 13 天中, 只有两天晚上准他睡觉。在他招供之后, 他的父亲被通知他的家将被拆毁。他在被拘留 13 天以后, 审问员发现他与投掷那枚汽油弹无关。他又被指控破坏治安。他的律师的信函的副本还寄给了国家主计官、民政部门的法律顾问、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以及最近访问过设在俄国人大院的拘留设施的议员 Shevah Weiss。(《国土报》, 1990 年 4 月 6 日)

426. 4月9日，据报道，以色列的公民权利协会的两名律师向高等法院对参谋长 Dan Shomron 提出上诉、理由是他们代表被拘押在 Ketziot 拘留营的人们的权利不断受到侵害。律师 Ilan Saban 和 Tamer Peleg 说，被拘留者每隔几周才能与其律师会面一次，时间只有 15 分钟。在会见期间，被拘留者和他们的律师间有双层栅栏相隔，以防他们向当事人传递文件。上诉人争辩说，被拘留者有由律师代表的权利，并有权在能保证他们的交谈不被他人窃听的情况下会见他们。（《国土报》，1990 年 4 月 9 日）

427. 5月6日，据报道，保卫儿童国际地方分部对在耶路撒冷的俄国人大院监狱拘押未成年者的环境提出了批评。在那里被拘押的大多数人是因治安罪而被拘禁的。年龄介于 14 至 18 之间的巴勒斯坦人。该组织在 1990 年 3 月探察了这些设施后起草了载有以下调查结果的报告：83 名被拘留者和被定罪者被关在只有 34 张床的 4 个牢房里。一个住有 39 名犯人的牢房只有 12 张床，一个淋浴喷头和一个厕所。两个犹太犯人就被分给一间牢房，而其余所有其他犯人则挤在 3 个牢房里。存在一些警官过分使用武力的情况（有两名因此已被暂令停职）；一些被拘留者不准由家人探视；通风设备极差，在狱中，人们难以呼吸或忍受恶臭。警方在 1990 年 4 月 13 日给该组织的答复中写道，只要在警方能够办到的情况下，将按照该组织建议的精神采取行动。（《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5 月 6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14 日）

428. 5月7日，据报道，Megiddo 监狱的囚犯控诉了前一周以色列监狱当局野蛮的骚扰行为。这些犯人在一封致 Hashem Mahameed 议员的信中说，约 90 名不满 16 岁的青年被关押在一间通常只容纳 18 人的牢房里。信中说，这些青年在被投入这间牢房前还遭毒打和催泪毒气的袭击。（《黎明》周刊，1990 年 5 月 7 日）

429. 6月26日，Betzelem 人权组织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被警方拘留的未成

年人使用暴力”的报告。它审查了在俄国人大院拘留所和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名 为 “Kishle”的警察分局的拘留条件。据该报告说，几乎被采访的每个未成年人都证实 他曾 被毒打过，包括用木棒和铁棍毒打以及被推倒在地。其他一些人证实，他们被 用大口袋蒙起来挨打，有时被几个人打。有些被拘留者报告说，他们双手被反绑在 其背后，又用锁链栓在露天院子中的一根管子上，让他们以这种“难受的姿式”在阳 光下和雨中以及在夜里连续呆数小时。有些人说他们在他们称之为“壁橱”的地方被 关押数小时，它是一个极窄的牢房，一米长。囚犯在里面只能站着而不能动。其他 证词描述了“坟墓”，即一个由一扇铁门盖在上面的低于地面的牢房。手被铐住的囚 犯在里面只能弯腰坐着。还有一些犯人指控说，狱中拥挤不堪，卫生状况极差，犯 人若不招供就威胁要拆毁他们的家、驱逐或逮捕其家人。在 1989-1990 年之间这 段审查期间，共有 1,814 名年龄介于 13 岁至 17 岁的未成年人被关在两个警察 设施中。一位警方发言人对这一报告反应说，对于 6 项遭受暴力的控诉仍在调查 之中。有关其他两个案例的卷宗已提交检察长办公室以决定是否对所涉警察人员起 诉。警方否认存在“壁橱”和“坟墓”以及据说栓犯人的管子。它承认存在过分拥挤的 问题，而这是由于“与前年相比，被拘留者的人数剧增所造成的。”但它补充说，监 狱的各种设施受到红十字会和以色列议员及官员的定期视察。（《国土报》，《耶路 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26 日）

430. 7 月 1 日，416 名囚犯，其中包括 323 名来自西岸的犯人和 93 名来自 加沙地带的犯人从以色列国防军的监狱中被释放。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将此举描 述为“善意之举”。所有有关囚犯都因投掷石块和在其居住地从事其他活动而被判短 期徒刑。（《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 日）。

431. 7 月 10 日，被关押在 Ketziot 的 200 名被拘留者被转移到加沙的安萨 尔 2 号设施，以便可对其进行审判。这些被拘留者均来自加沙地带。他们因诸如 投汽油弹和安放炸药之类的罪行已被关押一年多。转移的建议是加沙军事法庭的庭

长 Eli Zicherman 中将提出的，因为他发现被关押在 Ketziot 的被拘留者未受审讯，家属也不能探视。(《国土报》，1990 年 7 月 11 日)

432. 7 月 19 日，据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医生人权协会呼吁将囚犯 Yusuf al-Jubeh 从 Ketziot 释放，说他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他于 1990 年 2 月被捕，被行政拘留 10 个月。Tamar Peleg 律师写信给以色列国防军，援引了一名军事法官的建议：将该犯转移到一个他可以接受妥善医治的监狱。(《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19 日)

433. 7 月 23 日，据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医生人权协会发表一项声明，要求立即让被关押在 Ketziot 的行政拘留犯 Abdel Rahman Salibi 住院并作外科手术，该人的视力正在严重恶化。在监狱对其作检查的医生说，只有作视网膜移植术才能提高他右眼的视力 (Salibi 的左眼已失明)。(《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3 日)

434. 7 月 26 日，据报道，根据大赦国际的消息，一个名叫 Riad Shehabi 的东耶路撒冷商人于 1990 年 7 月 17 日因投掷石块和其他指控被捕后，遭到耶路撒冷警方的严刑拷打。据称他被用棍子毒打全身并被送到医院治疗。后来他被转送到俄国人大院拘留中心。他正式提出起诉，并受到警察控告部官员的会见。(《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6 日)

435. 7 月 26 日，在 Ketziot，一些犯人追赶一名被怀疑为通敌分子的囚犯，卫兵在向这些犯人开枪时误伤了被追赶的犯人。据军方报告，这些士兵是在同狱中的两个犯人显然是要杀死他们正在追捕的人的情况下开枪的。该人受到轻伤并被送进住院。(《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27 日)

436. 8 月 8 日，约 150 名妇女在位于拉马拉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外面举行示威，要求立即将 Yusuf al-Juaba 从 Ketziot 拘留营释放。Al-Juaba 只有一个肾，据说他的身体状况正在迅速恶化。(《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9 日)

E. 并吞和移民

口述证词

437. 一些证人提及以色列实行的并吞政策。Youssef Ibrahim Abbelhak 先生在其证词中谈到占领当局对土地的野蛮掠夺：

“……在没收土地方面我目睹的最重要的做法之一是人们所称为的企图愚弄划纯朴农民的行为。某个农民被以色列官员告知他必须在这个或那个文件上签字，因为这将使他能够免于交税，或这将可能解决村子里的某个特殊问题。不久，这个农民会发现他所签字的文件意味着放弃他的土地。这样，这块土地从他那里被抢走了，而他们建起了移民点。就没收土地这个问题所言，我还注意到，一些村庄的村民有时会惊奇地发现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盖起一些作为移民点的大楼。当他们试图去与占领当局核查时，他们被告知要证明其土地所有权，尽管本来应证明其所有权的人应该是声称对某块土地拥有所有权者，而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必须证明其所有权的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因为真正的地主已拥有这块地好多好多年了，自从鄂图曼帝国和英国委任统治时代就开始拥有这土地了。但是移民来了，他们把手伸向这块土地，而要真正的地主证实其所有权。”（A / AC.145 / RT.542）

438. 人权实地工作者 Raja' Hannour 女士特别谈到了 Kalkiliya 附近的 Azzun 村的情况。

“鉴于这个村庄位于一个重要的交叉路口，地处战略位置，占领当局在没收了它的大部分土地以后，在周围建满了移民点。这些在从这个村抢来的土地上建起的移民点由一条主要公路相连。因此，这一小小的村庄不断受到周围若干移民点的不可容忍的挑衅与压力，它的东面是 Emmanuel、Shormron、

Ginot Shomron 和 Maaleh Shomron, 西面是 Alfei Menasheh Tsofim, 南面是 Ariel。

.....

“Azzun村如巴勒斯坦的其他村庄一样, 通过没收被剥夺了大片的土地。1989年12月29日, 当局没收了它2,000杜南的土地, 既有山地, 也有平坦的可耕地。1990年1月27日, 以色列当局通知该村村民说, 将其850杜南的土地充公。村民向最高法院控诉, 但法院毫不理会。村民们引用了这方面的一个民间谚语: ‘如果你的对手是法官, 那你向何人投诉呢?’ 他们完全失去了从以色列法院那里获得补救的希望。

.....

“让我们考虑一下如下事实, 该村共有土地23,600杜南, 其中11,500杜南种有橄榄树, 起义前被没收5,000杜南, 起义期间被没收3,074杜南, 那么, 留给该村居民的还有多少呢?” 而这些剩下的地还有多少是适于农业生产的呢? (A / AC.145 / RT.543)

439. 有关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推行的并吞和移民政策的叙述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42 (Youssef Zbrahim Abdelhak 先生); A / AC.145 / RT.543 (Raja'a Hannour 女士); 和 A / AC.145 / RT.545 (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书面资料

440. 4月11日, 150名犹太人集团搬进耶路撒冷旧城的基督教居住区的建筑中, 而希腊正教主教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说自称为 Neot David 的移民隶属于穆斯林居住区的 Ateret Cohanim Yeshiva。据这些移民们说, 在1929年的暴动之前, 这些建筑一直归犹太人所有。但是希腊正教的一名官员说这些称为圣·约翰救济院的建筑物是该教的财产。1990年4月12日, 以色列议会的几名右翼成员访

问了这些移民，因为巴勒斯坦各界人士——既包括基督教徒，也包括穆斯林教徒——和以色列和平运动、对该移民点的批评日益激烈。希腊正教就该移民点向以色列地区法庭提出上诉。4月17日的报道说，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个移民点是因为 Ateret Cohanim 协会付了约 500 万美元以从前占有者手中接过其租借权，而该占有者此后便失踪了。4月18日报道，耶路撒冷地区法官 Ruthor 已裁决，这些移民必须腾空这些房舍，但这些移民的律师请求延期 72 小时执行，以便这些移民能将其案子提交最高法院。4月23日报道，为购买圣·约翰救济院的转租权提供资金，已动用政府资金。这些移民早些时候声称只使用了私人资金。住房和建筑部的一位女发言人承认，该部已从国家资金中划拨了 360 万新谢克尔（180 万美元）的款项，为购买该转租权提供资金。她补充说，该部“从事赎买旧城建筑物的活动已有多。”这些活动主要是通过附属犹太国家基金的一个 Heimanuta 公司承办的。4月26日，高等法院命令 150 名犹太移民于 1990 年 5 月 1 日中午前搬出圣·约翰救济院，但未就转租该财产的巴拿马公司的声明作出裁决，只说该公司将在里面留下 20 名维修工和保卫人员，直到这一建筑的法律地位得到解决。（《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12 日，13 日，17 日，18 日，23 日和 27 日；《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16 日和 23 日）

441. 4月15日，《Al Quds》报指出，在拉马拉地区的 Ras Karkar 村、Kfar Nee mah 村和 Kharbathat Bani Hareth 村的 1000 杜南土地已被充公。根据充公命令，该片土地归以色列政府所有。巴勒斯坦居民指控说，没收这片土地是为了修建一条通往邻近的以色列移民点的新公路。（《黎明》周刊，1990 年 4 月 23 日）

442. 4月17日，在加沙地带北部的 Beit-Lahiya 附近，地面平整工程正在进行，以便为建立 Dugit 新移民点准备场地。这将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第 16 个移民点。目前，在加沙地带的犹太人移民点，也被称为加沙海岸区域联合体或 Katif 集团的人口已达 5000 人。（《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4 月 18

日)

443. 4月19日, 据报道, 政府正在规划在 Kfar Adumin 以东大约一公里处建设一个叫 Alon 的新移民点。这一新移民区未经政府批准, 因此, 打算将其说成不过是 Kfar Adumin 的一个扩展区或是它的“新区域”。另据报道, 移民官员正在筹划在加沙地带建立另一个叫 Peat Saden 的新移民点, 位于埃及边界北部一公里处。据报道, 另一个称为 Eitan 的集团正在迫切要求移居杰里科附近的 Nahal 居民点。1990年4月25日, 首批活动住房被安置在 Alon。预计有10个家庭不久将移居那里。(《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4月19日和26日;《黎明》周刊, 1990年4月30日)

444. 4月22日, 据报道, Heimanuta 公司除购买了圣·约翰救济院以外, 还参与购买了耶路撒冷旧城的几处年房地产。在希律王门附近的穆斯林居民区的两杜南的非建筑区是从白俄罗斯教会那里买来的。据报道犹太人团体打算在那个地区定居。(《国土报》, 1990年4月22日)

445. 4月22日, 据报道, 总理的国防部移民活动协调员 Michael Dekel 已请求司法部编制必要的法律文书, 以便能使看守政府增加在纳布卢斯和希伯伦中心区居住的犹太人。根据官方消息, 这些法律文书一旦通过, 在纳布卢斯的 Joseph Yeshiva 之墓将成为一个移民点。(直至现在, 居住在附近住区的数十名学生白天上课, 夜间就得离开那个地方)。政府还打算增加在希伯伦的犹太居民。所用办法是, 在 Tel-Rameida 增设一些活动房屋和在市中心的 Hadassa 的大楼增加楼层。总理办公厅的官员为建立新移民区辩解说, 这是符合1988年的国家统一协定的。该协定准许兴建8个新的移民点(《耶路撒冷邮报》, 1990年4月22日;《黎明》周刊, 1990年4月30日)

446. 4月23日, 首批5栋活动房屋被安置在加沙地带北部的 Dugit 地区。不久以后, 还将有10栋房子迁入。该临时住区占地10多杜南。以色列国防军决

定设立一个临时军队哨所以保护这里的移民。(《国土报》，1990年4月24日)

447. 5月1日，占据耶路撒冷基督教居民区圣·约翰救济院的移民——约有100人——遵照高等法院的裁决离开了该建筑物。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就其转租的合法性作出裁定以前，里面只留了20个负责安全与维修的人员。(《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2日)

448. 5月21日，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为被占领土的道路与移民住区建设指定专项拨款4100万新谢克尔(合2100万美元)。议会中的两名工党成员对此决定投了赞成票。将拨款500万新谢克尔(合250万美元)增加现有移民点；拨款600万新谢克尔(合300万美元)在约旦山谷和阿拉伯叙利亚的戈兰建立移民点。(《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5月22日)

449. 6月13日，据报道，伯利恒南部的 Etzion 集团的定居点不久将大量增加人口并在现有的移民点中兴建新的住区。在 Efrat 将兴建一个新的住区。那里除了现有的420套单元房以外，另有200套正在兴建之中叫名。Givat Hazait (橄榄山) 的新住区已有420个家庭登记居住。但是对于这块指定土地的一些部分的所有权仍有争议。“宗教集体农庄”运动最近通过一个在 Etzion 集团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农庄的规划。它将被称为 Gevaot (小山)，将位于 Kfar-Etzion 和 Rosh-Tzurim 之间。目前，在这一地区有一个准军事核心组织。不久将有200个家庭首批搬进 Beitar 的正教移民点。另有500多套单元房正在兴建之中并将在两年期内竣工。(《国土报》，1990年6月13日)

450. 6月24日，新住房部长兼移民内阁首脑阿里尔·沙龙宣布，移民将不得越过绿线定居。他告诉犹太局的理事会说，以色列有在以色列境内的若干地区安置移民的政策，“但不是在 Judea 和 Samaria 的犹太移民区安置移民，尽管其战略位置很重要。”(《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6月25日)

451. 7月3日，据报道，预计在两周内，有10个家庭将首批搬入加沙地带

北端的新的移民点 Dugit。在接近埃及边界的加沙地带的南端，有 26 座别墅即将竣工。在该地带的另外 5 个村里，工人们正在建造 100 所房屋以“加强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存在。”这些新的移民住区的名字是：Rafiah-Yam, Atzmona, Peat-Sadeh, Neveh Dekalim, Elei Sinai, Gadid 以及 Ghanei tal。(《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7 月 3 日)

452. 8 月 3 日，据报道，民政部门即将在 Beit Sahur 的一所私宅中开一个新的办事处。这栋房子属于 64 岁的 Aziza Rishmawi 女士。据报道，民政部门为了建预制结构的办公室、一个汽车停车场和一个帐篷营已没收了这间房子及与之毗邻的 7 杜南的土地。1989 年，该房曾被军队占用一个月。据这一报告说，这是民政部门首次占用一所私房、而不是一个平房的屋顶或诸如一所学校或一个旧军营之类的公共建筑。Rishmawi 女士说，最初，她曾被告知只占用她的房子一个月，所以她没有起诉。但是现在，甚至都不准她进屋。她准备起诉，要求归还她的财产。8 月 6 日，民政部门进一步证实它打算在 Beit Sahur 开一个办事处，但否认其目的是恫吓那些居民；相反，它是为了免去他们与民政部门日常打交道的不便之处。民政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由于该房舍最初是由以色列国防军占用的，因此，应向该军队要求补偿。(《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3-7 日)。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资料

口述证词

45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 1990 年 5 月 24 日在特别委员会于大马士革召开的会议上所作发言中提及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的形势，他说：

“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所作所为继续反映

出，它日益严重地违反国际法准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198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1949年的《日内瓦第4公约》、1966年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实际上，已经宣布吞并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领土的以色列占领当局现在正在不断地改变其人口特征。根据所公布的数字，这些领土上的移民点的数目已增至43个。而且以色列当局正着手实行一些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改变这一占领区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特征，使其服从它的准则和法律，最终达到消灭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阿拉伯叙利亚属性、使其与其祖国分离的目的。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1981年12月17日第497号决议和大会在其1982年2月5日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通过的、又被大会以后的各届会议进一步确认的第ES-9/1号决议。在这方面，我们将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该报告将载有对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领土上的非人道主义行径以及它在诸如保健、教育服务、经济、社会事务、人身自由和移民之类的各种问题上违反国际法规则和国际文书的行为进行的全面调查。

“在这方面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尽管以色列占领当局为镇压我们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上的人民的斗志而采取了种种粗暴的措施，但后者继续顽强地、不屈不挠地向他们的祖国叙利亚和向其英勇的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例如，1989年12月5日，被占领的 Baqa' ata 村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打起叙利亚国旗以庆祝起义两周年，以色列当局立即出动人马镇压示威并逮捕了5名平民。1989年12月14日，占领当局的军队袭击了人们在停火线上集会的一个地方。他们用棍棒和毒气驱赶人群并逮捕千名平民，即 Sulayman Hasan Azzeddin Madah, Jamal Ash-sha' ar 和 Salen As-saleh。1990年2月14日，在被占戈兰领土上的我们的人民再次示威，为抗议实行以色列在1981年的同一天采用的以色列法而举行了遍及被

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各地区的总罢工。大量人群聚集在 Baqa'ata 村，并分发了 1982 年曾由被占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公民散发过的坚决反对以色列吞并和占领法的民族主义小册子。1990 年 4 月 17 日清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人民正值庆祝叙利亚国庆节之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中，他们扛着团旗和各种写有谴责以色列占领的民族主义标语。但占领军截住他们，用各种形式的暴力驱散他们。

“关于另一个问题，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犹太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促使以色列占领当局加速了在被占领的戈兰领土实行其建设新移民点的计划。1989 年下半年，以色列移民部长在巡视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的过程中批准了建立 3 个移民中心点，即 Katzrin, Khisfin 以及 Madkhal Al-Hama。此外，为在今后 5 年中将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领土上的犹太移民从 6,000 人增至 12,000 人，已从 1989 年 8 月初开始进行筹备工作。一个由 Betar 运动在被占领的戈兰兴建的名叫 Ahad sinin 的新移民点于 1989 年 10 月 31 日举行落成典礼。该移民点的最初人口有 12 户。” (A / AC.145 / RT.532)

454. 一位不披露姓名的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平民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证据。她在证词中谈及在该地区日常发生的事件：

“年青人正遭到毒打，老年人，宗教人士，乌力马也经常被痛打。当母亲们去护卫遭到士兵毒打的孩子时也被毒打。我家特别是在去年吃了许多苦。我的一个弟弟在屋外玩，然后就参加了在本地区的游行示威，最后，士兵们在家里抓住他。他遭到毒打。我父亲当时也在屋里，也被毒打。他 70 岁了。

.....

“发射催泪弹实际上是常有的事，打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只要有示威游行，就会发生这些情况。他们不能当场抓住某人时，就向他发射催泪弹，然后

他就会被捕入狱。”(A / AC.145 / RT.533)

455. 她提及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人们的生活困境:

“这里的情形极端困难,因为没有人能找到工作,除非你接受以色列身份证。他们实际上一直在把以色列身份证强加于每个人。现在极少数领取了以色列身份证的人已找到工作。对那些不接受以色列身份证的人来说,生活状况困苦之极。”(A / AC.145 / RT.533)

456. 她谈及在教育方面的问题:

“主席:对教学大纲有任何限制吗?

“证人:我离开学校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因为他们强迫我们学希伯来语。许多学生离开学校。”(A / AC.145 / RT.533)

457. 她还谈及在农业部门所面临的问题:

“他们不准我们再种任何农作物。所有的农产品都是进口的,我们必须按占领当局规定的价格付款。”

“主席:在你的村子里,还有没有农作物生产?

“证人:几乎没有什么,只有一些水果,苹果。”(A / AC.145 / RT.533)

458. 在这份证词中还提及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保健状况:

“我们没有免费保健服务。我们被认为是戈兰高地的阿拉伯居民。因此我们没有资格像以色列人自己那样享受保健服务。”(A / AC.145 / RT.533)

459. 证词还回忆了以色列当局实行的吞并政策:

“一般来讲,占领当局为了按其规定的价格从人们手中收购土地,并将这片土地用来建造移民点,总是施加极为强大的压力。”

.....

“去年至今,据我所知已建3个移民点。

“约万尼奇先生 (南斯拉夫):离你们村有多远?

“证人：在离Majdal Shams 居民的土地很近的地方，他们建起了3个移民点。

“约万尼奇先生（南斯拉夫）：这些移民是什么人？

“证人：住在这些移民点里的是犹太人。很显然，这些移民点是供以色列人居住的”（A / AC.145 / RT.533）

460.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情况的叙述可见文件 A / AC.145 / RT.532（Mohammed Najdi El-Jazar 先生）和 A / AC.145 / RT.533（不披露姓名的证人）。

书面资料

461. 8月16日，Majd al Shams 村的数百名村民参加了亲伊拉克的示威游行。警察驱散了示威者并进行了逮捕。（《国土报》1990年8月17日）

五、 结论

462. 下述结论是根据两份定期报告（A / 45 / 84 和 A / 45 / 306）以及特别委员会本报告所提供的资料得出的。因此，本结论所涉时期始于1989年8月，即通过其第二十一一次报告之日。

463. 这两份定期报告和本报告是根据大会1989年12月8日第44 / 48A号决议予以续延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而编制的。

464. 特别委员会自1968年成立以来，尽管为争取以色列政府的合作作出不懈努力，但由于以色列当局对特别委员会所持的消极态度，特别委员会一直得不到这种合作。在与本报告相关的这段时期内，以色列政府继续拒绝与特别委员会合作。然而，特别委员会得益于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三国政府以及巴勒斯坦各方代表的合作。特别委员会因不能对被占领土进行访问，所以于今年5月

和 6 月，在日内瓦、大马士革、安曼和开罗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在日内瓦、大马士革、安曼和开罗，它听取了对被占领土人权状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和有亲身经历的人们的证词。此外，特别委员会通过研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报刊登载的报道，天天注视着被占领土的形势。特别委员会审查了它在审查所涉期间收到的若干来自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有关被占领土情况的有价值的信函和报告。

465. 本报告所载结论是根据两份定期报告——一份所涉时期是从 1989 年 8 月 25 日至 11 月 30 日 (A / 45 / 84, 第二节); 另一份所涉时期是从 1989 年 12 月 1 日至 1990 年 3 月 31 日 (A / 45 / 306 第二节) ——以及本报告第四节所反映的资料写的。然而，必须牢记，鉴于在审议所涉期间发生的事件的经常性和严重性以及特别委员会所收到的和审查的有关人权状况的资料的惊人数量，不可能在这些报告中将其完全反映出来。特别委员会力求在联合国文件的篇幅方面特别规定所限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忠实地从它所收到的资料中抽出一些实例载入其报告，以便完全真实地表明在这些报告所涉时期内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的真实情况。

466. 特别委员会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展现出的总的情况，反映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趋势：对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平民的镇压日益加剧，他们已然不稳定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在注意到这一急剧升级的局势所涉范围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很想知道这种暴力究竟会导致哪一极端；它最后将达到何种程度。

467. 这些悲剧性的事态发展源于占领本身就是违反人权的。特别委员会从开展其活动之初就对这种占领进行了谴责。然而，以色列政府并不满足于一贯否认这一事实。它甚至比这走得更远，奉行以色列 1967 年所占领的一些领土构成以色列的一部分的原则，从而吞并了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并将以色列法律强加于这些领土。以色列的这种政策还导致在被占领土上实施各种并吞和建立移民点的措施，剥夺财产、将以色列平民迁移到被占领土，并通过各种手段诱迫巴勒斯坦人离开自己的家园等。这种政策公然违反以色列作为关于战时保护平

民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4公约》)缔约国所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该公约规定,应将军事占领视为一种暂时的事实上的状况,占领国对被占领土的领土完整不享有任何权利。说明以色列这种态度的各种实例可见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工业部长1989年10月16日在Kfar Paroun移民点的落成典礼上的宣言就是一例,其大意是:“以色列正在向全世界宣告,它打算在那里永久呆下去,并继续通过建设更多的移民点和扩展现有的移民点来开发这一区域。”(《国土报》,1989年10月17日;见A/45/84第289段)。《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在1990年5月22日报道的另一个例子是,以色列议会财务委员会于1990年5月21日专门拨款4,100万新谢克(2,100万美元)用于修建被占领土的道路和移民点,并为增加现有的移民点拨款500万新谢克尔(250万美元)以及为开发约旦谷和戈兰高地的移民点拨款600万新谢克尔(300万美元)(见上文第448段)。还可提到的是在被占领土安置到达以色列的移民的新趋势。1990年2月20日的《国土报》报道的资料列举了这种例子。据这一报道,来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52家移民最近到达Ariel;来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70家移民不久将在Maaleh Adretnim定居(见A/45/306第354段)。这两个移民点都是在被占领土上(见附件)。

468. 以色列当局顽固地坚持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而且变得更加一意孤行,其司法部长在1989年9月将这描述为“一场以色列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打赢的战争”(见A/45/84第12段)。为达到此目的,他们采用了日益严厉的措施。例如,据《耶路撒冷邮报》,1989年9月14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已向驻守在被占领土上的士兵下达了新的开火令。根据这一新命令,蒙面者被视为可疑分子,可向其发射实弹,即使他们没有武装也无妨(见A/45/84第10段)。以色列政策的这种强硬化也通过其他范围广泛的措施体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巴勒斯坦人权团体Al Haq在1990年2月20日发表的一个报告指出,在起义的第2年“对

被拘留者施加酷刑的情况有增无已……，而且集体惩罚现象也大量增加。”根据该报告，“各级都是无法无天。街上的士兵每天都无视各种指令和规章，……军队继续制定违反最基本的国际法律标准和司法准则的法律。高等法院继续批准根本就是非法的立法和做法”。（见 A / 45 / 306 第 20 段）这些日益严酷的镇压措施还包括对付巴勒斯坦未成年人的更为严厉的办法，如查封那些属于因投掷石块被捕一次以上的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房屋或居室；或对那些拒付因其子女投掷石块而对其征收的罚金的父母进行提审或没收其财产。（见 A / 45 / 306 第 11 段）

469. 被占领土当局诉诸这种严酷的镇压手段的后果之一是平民中的伤亡人员惨重。滥用暴力为镇压起义已造成各个年龄的数以百计的平民死亡（见载于 A / 45 / 84 第 20 段、A / 45 / 306 第 22 段和上文第 54 段的各表）。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儿童中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根据瑞典——美国的一份关于起义前两年 16 岁以下巴勒斯坦儿童伤亡人数的报告（1990 年 5 月 18 日的《国土报》援引了该报告），在这一期间，有 159 名儿童被打死，约 50,000 名儿童受伤。据报道，被打死的儿童中有 52% 未参加任何暴力行动，而且，当他们被打死时，也未在发生抗议行动的地点附近。有 28% 的儿童是在其观望或走过一支游行队伍时，或在挂旗、设路障等的时候被打死的。（见上文第 41 段）。

470. 一些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人提及由于这种滥用暴力所造成的恐怖和焦虑的气氛。关于这一点，一个当医生的证人说：“……我将作为一个在加沙地区行医的医生，同时也作为一个日复一日地经历了所有的事件的平民发言。我先向你们描述一下我在加沙地区每天都是怎么过的。当我早早起来要去工作和离开我的房子以前，我向我的妻子和孩子辞别，因为我从不敢断定我是否能够再回来。这就是在加沙地带和西岸的情形。我可能被以色列士兵打死，或被拘留，或者他们会打断我的骨头，或者我会成为“失踪”人员。所以我的妻子和我已开始计划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将如何照顾自己和孩子们。去上班时，我不觉得自己是上医院工作的医生，

而觉得自己像个上战场的战士”（见上文第 56 段）。另一名证人谈到同样的问题：“我可以回想起自己看到那些在街上，坐在自家房子门廊处的孩子们被抢杀的情景，一个头部中弹，一个腿上中弹。我基本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暴力是不分对象的。儿童如同任何戴面具的、不戴面具的年青人，任何人一样，都是合法的射击目标（见上文第 57 段）

471. 如上文第 98 段所述，1990 年 5 月 20 日在里雄莱锡安发生的对巴勒斯坦工人的大屠杀导致 7 人死亡，在由此引起的暴力冲突中，有无数巴勒斯坦人被杀，数百人受伤。这是被占领土上的残暴专横已达到何种程度的又一写照。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军官于 1990 年 6 月 12 日向加沙近东救济工程处诊所的院子里发射两颗催泪弹。《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6 月 13 日的报道说，在这场事件中，挤在候诊室的 66 个婴儿和哺乳的母亲都受了伤（见上文第 117 段）。在这个问题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注意到以下事实：该军官受审后被判处 10 天拘留，但即使这种惩罚也被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改成缓期 21 天拘留（见上文第 244 段）。

472. 如上文所述，这种不加区分地诉诸暴力的行为所造成的肉体痛苦表现在如下方面：无数人的生命被夺走，对平民的毒打常常造成骨折，将催泪弹扔到狭窄地区造成人员伤亡，受伤者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骚扰。除此以外，在审查所涉期间，这种不加区分地诉诸暴力的行为还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损害，它影响着每天面对恐惧和耻辱的平民百姓。正如一位在其证词中谈到在校儿童所受痛苦的证人强调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对儿童精神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她说：“……我可以看见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紧张。我们的学校在一个警察分局旁边。他们只要听见一声巨响或警笛声或任何一种意外的响声，全班就会几乎乱作一团。他们会说‘军队来啦！军队来啦！我们怎么办呢？’这些学生由于最轻微的刺激，比如最细微的声音所带来的恐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见上文第 263 段）。

473. 在审查所涉期间，人们还可以注意到司法领域存在的严重弊端。人们已经看到对在法院和法庭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的公然侵犯。如下两种判决之间形成的对比可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据1989年12月28日的《国士报》和《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两名年龄分别为19岁和22岁的巴勒斯坦人因向国防部长正在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而被判8年半徒刑和缓刑8年（见A / 45 / 306第137段）。而1990年5月1日对Rabbi Moshe Levinger作出的判决是5个月监禁，7个月缓刑，该人在1988年9月30日的一场事件中，在其汽车遭到石击后，开枪杀死Kayed Salah，给另外一个巴勒斯坦人Ibrahim Bali的身体造成严重损伤，还故意造成物质损害。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Rabbi Levinger在仅服刑3个半月以后于1990年8月14日获释出狱（见上文第239段）。在此期间，人们还注意到许多得到公平审判权利遭到侵犯的行为。在这方面可提及由人权组织Betzelem编制的关于被占领土的军事司法制度的报告。该组织根据《耶路撒冷邮报》1989年12月12日的报道说，由于西岸军事法院官僚主义造成的拖延，在起义期间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士在狱中被关押数月后才完成对他们的审判。极少有被告被保释出狱。法律诉讼期间的关押已成为得到认可的惩罚形式。该报告列举了以色列国防军其他一些被指控为非法的作法，如不通知家属其亲属被捕及其亲属被监禁的地点；在不向被捕者律师或家属发送任何文件或通知的情况下，将囚犯从一个拘留中心转移到另外一个拘留中心；禁止律师在军事基地内的临时拘留设施会见其当事人；在没有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大多数还押听审（见A / 45 / 306，第137段）。关于司法中存在的各种弊端，还必须提及如下做法：在不提出指控的情况就将人抓起进行防犯性和行政拘留；逼供；剥夺律师代表被拘留者的权利，这在Ketziot拘留营表现尤其明显；不让被告或其律师见到控诉他的“保密”材料以及任意拘捕被拘留者的家人以此作为对其施加心理压力手段。Muhammad和Yusuf Ankawi的案例清楚地揭示了被占领土的司法领域存在的弊端。这两个囚犯在被判

犯有若干治安罪并被分别判处 7 年和 9 年的徒刑之后，向拉马拉军事法庭提出上诉。他们在被捕两年零两个月后才被定罪和判刑。在他们被拘留期间，该法院甚至未对其案子进行过一次审讯；计划中的审讯因缺少证人或其他原因拖延了 20 次（见上文第 231 段）。

474. 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双重惩罚的情况。他们除了被从严判刑以外，以色列当局还拆毁其房屋。对 Salim al-Amudi 的惩罚便是一个例证。据《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5 日报道，他因谋杀一个指称是通敌分子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而他在加沙的住房于 1990 年 6 月 14 日被拆毁（见上文第 285 段）。在许多情况下，一些人仅仅是嫌疑犯，其房舍也被拆毁。Abdul Hakim a-shammar 的案例便是如此。他涉嫌谋杀了指称的通敌分子，他在汗尤尼斯的房舍于 1990 年 6 月 11 日被拆毁（见上文第 285 段）。还应指出的是，在这两个案例中，这一措施还影响到了那些居住在这些房舍中的无辜者，从而构成了《日内瓦第 4 公约》所禁止的集体惩罚。例如，在被拆毁的 Abdul Hakim a-shammar 的房舍中通常住有 12 人，在被拆毁的 Salim al-Amudi 的房舍中通常住有 26 人。

475. 因起义而被捕的巴勒斯坦人数之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并对囚犯的待遇产生不利影响。据被占领土军事上诉法院院长所说以及《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6 月 18 日的报道，那时，在 23 个军队拘留设施中有 10,416 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 1,031 人为行政被拘留者（见上文第 216 段）。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继续被关在以色列国内的监狱和拘留营里，这违背了《日内瓦第 4 公约》第 76 条的有关规定。被拘留者受到各种形式的酷刑或虐待，如毒打，剥夺睡眠，心理折磨和侮辱，单独监禁，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用冷水浸泡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进行性攻击。人们经常提及的问题有：牢房人满为患、卫生设施缺乏，食物和衣服不足，集体惩罚措施，通敌分子对囚犯的骚扰。为了抗议这种条件，被拘留者组织了数次改善被拘留者待遇的绝食斗争。女囚犯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和未成年者的被拘留

条件也是人们深感关切的问题。有关儿童被拘留者的问题可提及由 Betze lem 于 1990 年 6 月 26 日发表的题为“在警察拘留所以对未成年人使用的暴力”的报告。该报告审查了在俄国人大院的拘留所里和在耶路撒冷旧城的警察局的拘留条件。据该报告说，几乎每个被采访的未成年人都证实曾被毒打。有些未成年人被关在他们称之为“壁橱”的只有一米长的非常窄小的牢房中达数小时，其他证词描述了被称为“坟墓”的牢房，它低于地面，像盒子一样，上面由一个铁门覆盖，在里面，带着镣铐的囚犯只能屈坐。在 1989-1990 年的审查所涉期间，有 1814 个年龄介于 13-17 岁的未成年人被关在这两个警察设施中。（见上文第 429 段）

476. 在审查所涉期间，以色列当局继续对平民采用各种骚扰措施，包括扩大和强化违反《日内瓦第 4 公约》有关规定的集体惩罚做法。他们继续以所谓的安全理由或缺乏建筑许可证为借口大规模拆毁房舍。一份证词指出：“1989 年，有关拆毁房舍的安全理由放得极宽。所以，我们有些地主就失去了他们的房舍，因为他们把房子租给了因破坏治安而被捕的人。从来没有被捕的人发现他们的房子也被拆掉，原因是他们受到当局的通缉。有些实际上需要在精神病医院就医的精神错乱者的房子被拆毁。还有一些嫌疑犯的远亲的房舍也被拆毁……”（见上文第 283 段）。关于因没有建房许可证而房屋被拆毁的情况，《耶路撒冷邮报》1990 年 8 月 24 日报道，根据 Befze lem 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对西岸居民颁发的建筑许可证从 2,000 个下降到 400 个，结果大约有 13,000 栋房屋是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成的，因而面临着被拆毁的危险（见上文第 53 段）。

477. 在被占领土的若干地区继续实行长期宵禁。以色列当局还经常使用经济制裁办法，给本已生活在艰难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又增加了负担。有关这种制裁的一个引起国际抗议运动的著名例子是对 Beit sahour 的抗税斗争采取的镇压行动。在这一行动中，从拒不付税的居民手中掠夺了价值 300 万新谢克尔（150 万美元）的财产；约有 60 名当地商人被捕，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未提交税收

报告而被定罪和罚款。在这次长达 6 周的行动中，该镇同外界隔绝，处于断断续续的宵禁之中，而且所有的电话线都被切断（见 A / 45 / 84 第 217-229 段）。一位证人在其证词中提及这一经过周密策划的、对平民施加经济压力和骚扰的政策：“……在以色列士兵护卫下的税务官员们几乎每天都袭击这个村子，以用武力掠夺财产。一些居民在检查站被逮捕，而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外出未带身份证或因其名字出现在未交税款者名单上。”（见上文第 340 段）。

478. 占领当局在此期间违反《日内瓦第 4 公约》第 49 条的规定采取的一个措施是，以所谓的安全理由为借口，将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土驱逐出去。1989 年 8 月 27 日，又有 5 名西岸居民在高等法院驳回其反对驱逐的上诉后被逐（见 A / 45 / 84 第 237 段）。近几个月来，抗议的浪潮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成功地暂时阻止住了以所谓的安全为由驱逐巴勒斯坦人的做法。然而，在审查所涉期间，以色列占领当局又实行了新的措施并影响了没有有效居住许可证的妇女及其子女。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于被占领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后又嫁给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居住若干年并在被占领土生儿育女的妇女都被拒绝给予居住权并在不预先警告的情况下被驱逐，而且通常是在令人感到羞辱的情况下被十分粗暴地逐出被占领土的。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人之一以下述字眼描述了这种情况：“当他们开始驱逐人们时，占领军凌晨两点就来到我家。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到安曼去。我说‘你们能不能等到早晨？因为我有小孩，而且天气很冷。他们说不行，我必须即刻离开，以至于我穿着睡衣就出来了。我甚至不能体面地穿戴整齐。他们把我们带到村里的学校，把我们装上一辆军用卡车，在清晨 5 点钟把我们拉到拉马拉。我们在军事指挥官的办公室前从早晨 5 点呆到下午 1 点。然后他们把我们装上另一辆汽车，把我们带到桥边。他们带我们上桥，将我们逐出被占领土。”（见上文第 349 段）1990 年 6 月 5 日，军事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政策，根据此项政策，将准许约 250 名因没有获得居住地位而被迫离开西岸的妇女儿童返回。然而，至 1990

年6月20日，只有一行4名被逐妇女及其子女获准回归（见上文，第353段）。

479. 以色列国防部当局最近批准的另一个新惩罚措施是将据称的领导起义的活动分子“有条件流放”。根据这一措施，这种人物将在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被从他们的居住区域流放到被占领土的另一个区域度过一段固定的时期。在整个流放期内，这种人将被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而且，只能在流放期满后、在当局认为他不再是活动分子的情况下才能返家。否则，他将被流放到另一个区域（见上文第46段）。据报道，这一措施的法律方面正受到以色列军法署署长的审查。这项惩罚措施如付诸实施，将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如同从被占领土任意驱逐巴勒斯坦人一样，也应受到谴责。

480. 特别委员会关于审查所涉时期的报告还载有影响人们享有其他各种基本自由的措施的资料。在这方面已提及有计划地实施宵禁的做法。此外，以色列当局还利用磁卡来控制 and 限制平民的活动自由。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位医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没有磁卡，你休想在以色列内或在加沙地带旅行。发磁卡时他们要核查你是否欠税。如果你确实欠税，就要求你付税。如果你不付税，你就甭想得到这种磁卡。这样一来，即使我有病人在以色列，我也不能去探访他。”（见上文第364段）。对个人的专横无理的措施还限制人们行使自己迁移的权利。各种人士都被禁止到国外旅行。

481. 宗教自由的权利也受到若干事件的影响，如《耶路撒冷邮报》1990年3月6日报道的那一事件。据该报报道，Kifl Harith的居民指控说，拜访村里的“约书亚墓”的移民遭石块袭击后破坏了附近的穆斯林圣殿。据称，移民撕破了《古兰经》和印有古兰经诗句的布帘。（见A / 45 / 306，第310段）。

482. 言论自由也因各种措施被剥夺，如查封报纸、对报纸发行进行审查和设卡、袭击报社以及骚扰新闻记者。

483. 由于长期关闭教育机构，使教育自由受到尤为严重的限制。这种状况

的长期影响尤其令人不安。几个证人都强调了由此引起的学习水平下降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其中的一位在这方面指出：“儿童及大专院校的学生所处的环境导致学习水平普遍下降……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因为这一切的意图在于降低学业水平……”（见上文第 385 段）另一位证人强调了学校关闭 6 个月对学生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那 6 个月以后，我不能管他们叫文盲。但是……这些后果是灾难性的，而且使我这个教育工作者感到震惊。在那 6 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基本上下降了两个年级。”（见第 385 段）。另一位证人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使我感到可怕的是，这一代人，即我们所称的以色列占领下的一代人正面临一场灾难，因为文盲，即这种强行造成的文盲正在对这一代年轻的巴勒斯坦人产生可怕的影响……这些年青人的心理发生了残酷的变化……研究他们的行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不对劲的地方。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存有在被占领环境下长大造成的那些心理障碍……好像他们的头脑中除了士兵、占领、不公平、压迫之外，一片空白”（见上文第 385 段）。

484. 在审查所涉期间，以色列移民继续大规模地对平民施加暴力和进行侵犯。1990 年 5 月 25 日发生的事件可说明这一情况。在这场事件中，在 Kiryat Arba 的一个犹太学校的 6 名武装学生进入了一个军事区，毒打数名村民并对空鸣枪。4 名学生被拘捕，但在警方审问之后被释放（见上文第 411 段）。考虑到大多数移民对被占领土平民的侵犯行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是，据 1990 年 4 月 9 日《国土报》报道，中部军区司令决定将一支准备投入现役的移民后备役部队派到西岸。这项决定已得到参谋长批准（见上文第 39 段）。以色列平民侵犯巴勒斯坦人的行为的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大肆屠杀里雄莱锡安的巴勒斯坦工人（另见上文第 471 段）。这场大屠杀发生在 1990 年 5 月 20 日。这天，年轻的以色列平民 Ami Popper 拿着他兄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步枪，来到一个供以色列雇主挑选巴勒斯坦工人的集聚地。他命令这些工人出示他们的身份证。然后，他拦截了一辆有

加沙地区牌照的小汽车，命令司机下车，让汽车的发动机仍然开着。他扣动自动开火板机向工人扫射，杀死 7 人。他然后坐上拦截的那辆汽车逃之夭夭，但后来被逮捕。

485. 最后，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还载有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情况的资料。那里不断发生严重事件。这些报告提及占领当局逮捕若干人、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对平民进行毒打、闯入民宅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移民点（见 A / 45 / 84 第 295 段和 A / 45 / 306 第 357-359 段）。来自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一位证人在她的证词中谈及这些悲惨的状况：“青年人正在被毒打，老年人亦如此。宗教人士，宗教首领经常遭到毒打。当母亲们去护卫那些被士兵毒打的孩子们时，自己也被毒打，我家去年，尤其是去年吃了大苦。我的一个兄弟在屋外玩，然后就参加了当地青年们的示威游行。最后，士兵们在家抓住他，并毒打他。我父亲也在屋里，也遭毒打，而他已是 70 岁了。……发射催泪弹实际上是常有的事，打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只要有示威游行，就会发生这些情况。他们不能马上抓住某人时，就向该人放催泪毒气弹，然后他就会被捕入狱。……他们不准我们再种任何农作物。所有的农产品都是进口的，我们必须按占领当局的定价付款。……我们不享受免费保健服务。……一般来讲，占领当局为了按其规定的价格从人们手中收购土地，并将这片土地用来建造以色列移民点，总是施加极为强大的压力。”（见上文第 454、457、458 和 459 段。）

486. 这种事态发展使特别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从 1989 年 8 月 25 日至 1990 年 8 月 31 日的审查所涉期间，被占领土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现已达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以消除严重违犯人权的行为并确保有效保护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局势会在该地区导致重大的爆炸性局面。鉴于形势的极端严重性以及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十分危险的威胁；特别委员会再次强调需要在考虑到该地区所有民族的权利、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情况下，通过

磋商达成一项全面、公平和持久地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办法。

487. 同时,再也不能让被占领土上的悲惨状况持续下去了。因此,特别委员会希望再次建议,采取维护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基本人权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可包含以下几点:

(a) 以色列必须充分执行《日内瓦第4公约》的有关条款。该公约仍然是适用于被占领土的人道主义法律方面的主要国际文书,该公约对这些领土的适用性已得到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的反复重申;

(b) 充分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所有决议以及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其他有关决议;

(c) 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

(d) 以色列当局必须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充分合作,以保护被拘留者,特别是通过确保红十字委员会代表充分接触这些人对其提供保护;

(e) 各会员国必须充分支持红十字委员会在被占领土的活动,积极响应可能发出的要求更多援助的呼吁,包括,提供资金,资助由于被拘留人数的空前增长所需的额外活动;

(f) 各会员国必须全力支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被占领土的活动以使该处能改进对难民提供的一般性援助;

(g) 以色列当局必须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代表们全面合作,并充分尊重该机构作为一个向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服务的国际机构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

六、 通过报告

488. 特别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20条于1990年9月13日通过并签署

了本报告。

注

¹ 文件 A / 8089; A / 8389 and Corr.1 and 2; A / 8389 / Add.1 and Add. 1 / Corr. 1 and 2; A / 8828; A / 9148 and Add. 1; A / 9817; A / 10272; A / 31 / 218; A / 32 / 284; A / 33 / 356; A / 34 / 631; A / 35 / 425; A / 36 / 579; A / 37 / 485; A / 38 / 409; A / 39 / 591; A / 40 / 702; A / 41 / 680; A / 42 / 650; A / 43 / 694 and A / 44 / 599。

²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101，文件 A / 8237；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40，文件 A / 8630；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42，文件 A / 8950；同上，《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45；文件 A / 9374 号；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40，文件 A / 9872；同上，《第三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2，文件 A / 10461；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5，文件 A / 31 / 399；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7，文件 A / 32 / 407；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5，文件 A / 33 / 439；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1，文件 A / 34 / 691 和 Add.1；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57，文件 A / 35 / 674；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64，文件 A / 36 / 632 / Add.1；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61，文件 A / 37 / 698；同上，《第三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69，文件 A / 38 / 718；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1，文件 A / 39 / 712；同上，《第四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5，文件 A / 40 / 890；同上，《第四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1，文件 A / 41 / 750；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5，文件

A / 42 / 811; 同上, 《第四十三届会议, 附件》, 议程项目 77, 文件 A / 43 / 904; 和同上, 《第四十四届会议, 附件》, 议程项目 77, 文件第 A / 44 / 816。

³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届会议, 附件》, 议程项目 101; 文件 A / 8089, 附件 (三)

⁴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75 卷, 第 973 号, 第 287 页。

⁵ 同上, 第 972 号, 第 135 页。

⁶ 同上, 第 249 卷, 第 3511 号, 第 215 页。

⁷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1899 年和 1907 年海牙公约和宣言》,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15 年)。

⁸ 大会第 2200A (XXI) 号决议。